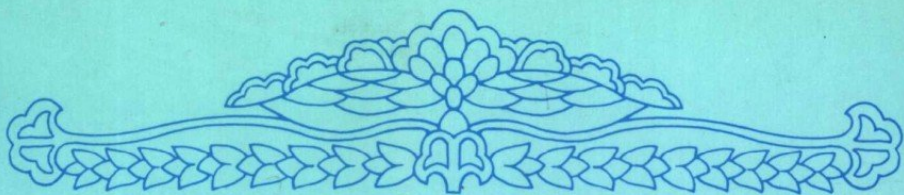


#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下)





禅定天眼通之实验(上/下)

SS\$42.50

C 923.445\* 144 207



EVERGREEN BUDDHIST  
#03-15 Pearl's Centre  
Tel : 220 6360

天華瓔珞叢書八五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下）

著作者馮馮

蘇平社

PDG



#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

## 目 錄

自序	一
怎得了？	一
靜坐與走火入魔	九
可否談佛教的神異？	一五
楞嚴咒的神奇功效	二一
普陀佛影之謎	二五
為濟公辯誣	三七
達賴喇嘛談轉世	四五
荔枝龍眼核	五一



有相皆妄·····	五七
佛寺尊嚴·····	六五
護生詩之英譯嘗試·····	七一
佛菩薩的形象·····	八三
時空、古戰場與鬼鬧營·····	九五
齊天大聖與哈納曼那·····	一〇九
喜見溫哥華籌建觀音寺·····	一一七
菩薩託生?·····	一三三
三昧真火的分析·····	一四七
須彌山在何處?·····	一六七
管窺佛教的宇宙觀·····	一七九
再窺佛教宇宙·····	二〇五

初探柏峰佛光·····	二三一
佛頂放光明的科學證據·····	二四五
揭開人體自焚成灰之謎·····	二六七
救救海豚！·····	二七九
念佛感應述異·····	二九三
念佛感應巧事與旋舞·····	三〇五
心力移物奇能·····	三二三
從「心力移物」談到佛力·····	三四七
佛力遍及宇宙無邊時空·····	三六一
文殊菩薩的靈異·····	三七三
有量世界與無量世界·····	三七九
管窺佛教卅字與蓮花之奧秘·····	三八三

心力與預感是否神通？.....	三九九
放大蒙山與遊魂.....	四一九
我聞神仙亦有死.....	四三三
土星千層光環之謎.....	四四五
摩訶曼殊沙華與紫色光焰.....	四五五
地球千層光環失蹤之謎.....	四七一
凌空升浮.....	四八九
我寫「空虛的雲」 （原名：虛雲和尚）.....	四九九
佛經中的龍.....	五一五
科學般若.....	五二九
從疑古談到因果律的科學淺析.....	五四三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	五五七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	五六三
禪定天眼通新實驗實錄·····	五九七
謗佛毀經罪孽最深·····	六五一
善有善報並非迷信·····	六六九
藥師如來的神奇療力·····	六八九
作者特別鳴謝·····	六九九

## 從「心力移物」談到佛力

近來，「心力移物」的奇能，引起全世界各國的注意。有些國家較為保守，但是有些國家的科學家能夠客觀地分析研究，並不武斷地斥之為無稽之談。大概最熱心於研究心力奇能的國家，首推蘇聯，次為英、美。這三個國家的科學家，比較實事求是，運用科學分析方法來研究心力奇能的現象，而不摻入神話迷信的成分。

另外，有些國家，例如印度、中國大陸、巴西，人們喜歡談論心力奇能，但是由於這些國家的科學較為落後，故此很少積極在研究心力，也不當它認真。民間的傳說則漸流於迷信神怪，以訛傳訛，牽強附會，甚至於流於粗鄙形式——例如：中國大陸盛傳的「腳板底可認字」「屁股可認字」「腋下可認字」「耳孔認字」……之類，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偽造的、沽名釣譽的，經不起科學的鑑定。

巴西的民間傳說心力奇能，則偏多於能夠憑空在手掌中「變」出金銀珠寶來。印度最流行的心力故事是偏重於能知道過去、未來——尤其是「過去」與「未來的財運」。而西印度羣島的心力傳奇，則多為巫術妖法的「復仇」。越南的心力故事多為「咒術」與「降頭」「下蠱」。非洲大陸的心力例子多為巫醫法術……。假如細心去整理這些資料，就可鑑別這些故事都不外是求名圖財的欺騙行為而已，並非真正的心力奇能。

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心力奇能呢？

有的，不過，可以說，凡是為沽名釣譽，為謀金錢而表演的心力奇能，十之八九都是假的，不過只是一些高級魔術手法。

舉例說：在美國，頗有名氣的一位心力表演家，當眾說他能令觀眾的手錶停頓，他喝一聲之後，叫眾人看錶，果然就有人高喊：「我的手錶停了。」他又說他的心力能叫觀眾的鎖匙彎曲，果然就有人舉手說鎖匙彎了。

這種手法，拆穿了一錢不值，這還比不上詹鍾士常用的手法。詹鍾士當年表演，從一個女病人身上抓出她體內的「癌」，說她從此就病好了！



於是感動得全場觀眾痛哭流涕，個個紛紛衝動地起立誓言「歸主」！後來，那個女病人還是因癌症死了，女兒告上法庭說詹鍾士欺騙。詹鍾士的一位助手後來揭發出來，是事先安排好，把一隻血淋淋的雞肝藏起，讓詹鍾士抓出來，說它是從病人肚內抓出來的「癌」，這麼拙劣的三流「魔術」掩眼法，居然也就有人信了他，跟從他到南美洲去，受他擺佈而自殺！

那個至今仍在美國拉斯維加各大賭場表演的中東某某「奇人」，能叫觀眾的鎖匙彎曲之類，把戲再簡單不過了。他先安插一批助手，扮成觀眾在下面，到時都紛紛起立出示他們的鎖匙已經被他的神力所彎折，那些鎖匙，都是預先彎折了的，那些手錶也是預先弄停了的。

這位自稱有心力的「奇人」，又能當眾表演彎曲湯匙、鎖匙，他只須用眼注視，物件就逐漸彎曲了。這把戲拆穿了也一錢不值，那些物品都是特製的，用鉛或其他軟金屬造的，由混在觀眾席上的助手遞出來，給他去表演，他用手指輕摩之時，只需很少的壓力，就可使它彎曲了。又有一種特製的鎖匙，是一曝露在空氣之中，大約數分鐘之內，就自然彎曲的，用

不用「心力」去折它，都無所謂，反正一定會彎，這些魔術道具，在好萊塢的魔術用品店有出售。

可是這位中東「奇人」，就靠此低劣的「魔術大全」上學來的手法，騙了成千成萬的人，他居然出版自傳，誇稱是上帝特賜的心靈能力，他因此賺了大錢。

像他這樣的「心力騙子」，像中國大陸那些什麼「腋窩可以認字」之類的新神話，多得不可勝數，都是利用人們追求奇能的幻想欲望之弱點，而製造出來的連篇鬼話，也都是地方的魔術把戲而已。我們若對心力有興趣，首先要排除這一類的垃圾！

有幾件實例，都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真實心力移物實驗。都是非牟利性質的科學實驗室實驗。

蘇聯的科學家，在一個嚴格檢查過的實驗中，拍攝了一位中年農婦的心力移物實驗。這位顧拉柯太太，注視桌面的細小物件，包括一些火柴、鉛筆、小刀等物，都是科學家們臨時供應的，她在注視幾分鐘之後，能夠使物件慢慢向她移動，她也能注視桌面的一隻手錶，使其指針移動到科學

家要求的時間讀數。

這位太太接受科學實驗數次，都有紀錄影片存案，被公認為真實無偽的。我曾看到這些影片。由於蘇聯不是一個自由國家，該婦的表演，並不能帶給她任何公開表演的金錢名利，相反地，她反而失去自由，成為蘇聯科學院的變相囚犯。給變相軟禁，長期成為科學實驗的白老鼠。此人的心力奇能，可能真實的成分很大。

蘇聯科學院研究中的「人類心力奇能」對象，除了該婦之外，還有好些人。蘇聯科學界研究心力，實際上還有軍事上的目的，在蘇聯的太空實驗船「敬禮六號」上住了幾個月的太空實驗員數人，從事的多種實驗之中，就有一項是「心力奇能」實驗，由他們在約定的時間之中，用心中的思惟力量，從太空實驗船敬禮六號向地面發出「電報」，同一時間內，地面的實驗室人員，用心中的想像力去接受這分「電報」的文字。有時則由地面人員向「敬禮六號」用心力發報，上面的人收報。這種心力拍電報的實驗，經進行了數百次，據蘇聯科學院的報導，說雙方收發的準確率達到了百分之七十。



如果說這是「猜謎」行動，那麼也「猜」得很不錯。本來，猜謎就是一種心力對於謎底的探索，只是我們不知道那也是「心力」。

敬禮六號的實驗，不限於心力收發電報，還實驗了天上與地面人員互相用心力指揮操縱敏感儀器。據報告書說，太空船上的人曾經成功地用心力使地面的一架電腦按鍵自動按下，地面人員曾經成功地使太空船上的自動儀器自開自關，使電羅盤的指針轉向，據說實驗數百次，成功率達百分之四十。

參加實驗的人員都必須先練習「靜坐」，以求心力集中。

這些報告，出自素來「大話夾無準」的蘇聯，當然不能盡予置信，焉知不是一種宣傳？但是，素來不信「上帝」的蘇聯人，並未講這些是上帝特賦的力量，也未扯到宗教上去，而且，並未大印暢銷書斂財，似也有幾分可信。蘇聯科學家能夠把心力研究放在太空科學與軍事目的上面去——也許是夢想有一天能用心力爆炸了美國的核彈——至少足證蘇聯這個無神論者國家的科學家，對於宇宙中存在的本體現象之一有相當的認識與重視，而非守殘抱缺於一貫的傳統的物理化學觀念。蘇聯的實驗成敗及動機，姑

且勿論，單在其觀念上，確是有其獨到之處。

我們在美國居住的人，大概都熟知這幾件實驗事實，這件事美國電視曾經多次放映過，這裏不妨再提。

美國 IBM 電子計算工程師六十三歲的霍高氏 (Marcel Vogé)，在加州史丹福大學物理系舉行研究性質的實驗表演，能夠用心力彎曲一枝金屬棒子，把它彎折成 U 字形狀。

史丹福大學物理教授史特洛克 (Dr. P. Sturrock) 證實此事無作偽。

二十九歲的男子拉維利 (S. Lavelle) 在加州蒙特里學院物理實驗室內，當著一批科學家面前，用心力移動了真空室內六千伏特的電子光束 (6000-volt electron beam)。

電子光束，是一條很直的電流光束，大小約等於鉛筆心，關在真空室內。除非在外面用電磁場，否則無可能使光束彎折的。但是，拉維利凝視，用心力使光束跳動彎曲了一陣子。

蒙特里學院物理系主任梅卡爾斯基博士 (Dr. G. Mekarski) 說：「他用心力移動了電子光束，雖然只有幾百分之一厘米，但這是事實。」

英國沙福大學 (Salford University) 的原子物理學家哈士德博士 (Dr. John Hasted)，最近擔任北壁學院 (Birk Beck College) 的實驗物理系主任，舉行一連串的「心力移物」實驗，公佈了一件完全真實無偽的實例。這一次的實驗對象是一個十六歲的日本男孩，名叫山科次郎，此童在日本因具有心力折物而出名，被哈士德博士接往英國檢驗研究。

哈士德博士說：「世上很多自稱心力移物的表演者都是假的、作偽的，不外是玩弄魔術手法，但是這一次實驗，防範極嚴密，該童沒有作弊的可能。」

哈士德博士與助手們先徹底搜查該童，使之完全無法夾帶任何物品，然後令之進入實驗室去用心力移動鉛片內的一些銫原子 (Cesium)。

鉛片的大小只有一平方英寸，是沙福大學物理系特製來供此項實驗的。銫原子裝入之後，絕對穩固不動，金屬學家證明此層銫原子在鉛片內絕對無可能自動移動。若要使之移動，除非使用實驗室內的高溫爐子，將之加熱，它才會改變位置。至於用一般打火機或火柴的火焰來燒它，是完全無效的。

在多位科學家嚴密的監視之下，那位十六歲的日本男童，獲准用手指去輕摸鉛片，他不斷地摩擦，大約有一個小時之久，然後，那些科學家們把鉛塊拿去檢查，結果是驚人的，那盒內的鉀原子居然移動了。

哈士德博士說：「我們發現鉛塊內的鉀原子移動了零點零零零五英寸（0.00005 inch），這細微的讀數，平常人看來微不足道，但是在原子物理學上來說，它是一個很大的空間距離了！這些原子，根本不應該移動的，而它竟移動了。」

沙福大學物理系電子科主任卡特博士（Dr. G. Carter）證實說：「我們在實驗室量度過它了，的確是移動了的。」

哈士德博士說：「男童絕無可能作弊，他事先不知道我們要用什麼來實驗他，那是一塊實驗室特製的鉛片，他絕無可能從任何來源獲得同樣的鉛片來調換它，他也不知道裏面含有些什麼？這件實驗，並非係一般表演彎折刀叉鑰匙那麼簡單容易調包弄鬼，這塊鉛片內已經嵌入細微的鉀原子層，不可能以任何魔術手法來調包的。若果要加熱，只有放入實驗室的真空高熱爐內才可使鉀原子移動，而且，那樣地用高熱改變後的鉀原子形

狀，是我們所熟悉的，而這一次，男童觸摸過產生的移動形狀却完全不似高熱改變的形狀，我認為這一次的實驗證實了確有心力移物能力的存在。」

這件真實的科學實驗例子，證明了心力確可改變金屬裏面的結構。

佛教經論，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經不時指出心力可以移物。現代稱之為「心力」，佛經稱之為「識」。佛經說萬法唯識所造，這句話，是對於宇宙萬物的一個很明白的解釋。

佛教認為宇宙的一切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真如」，永遠在活動。萬物俱有「生機」，既是物質，也是精神，物質與精神是真如本體的一體兩面的「相」而已。只是我們血肉之軀的凡夫，習慣了以我們自己的相來判別別的相，於是我們稱一切異於我們生命形態的東西為無生命，殊不知我們與動物是有情生，而木石沙泥，星體、氣體都具有生機，只不過是無情生。其實，有情無情，亦不過是從人類的感覺來分別。佛教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識來推動發生的，用現代的詞彙來說，「識」就是「能」，心力是能的一種。

佛教認為宇宙是相關相連的動態之網。華嚴經說：「……此華葉中，微細塵等，一切諸法，炳然齊現，於一剎中，一切國土，曠然安住，又於一毛端處，有不可說諸如來。」

此段已經很明白地指出宇宙的構成，有極微細的質點，電子，繞著核子旋轉，即使在此細微的結構之中，也有不可說的一切如來。又說：「此華葉微塵中，各現無邊剎海，剎海之中，復有微塵，彼諸塵中，復有剎海，如是重重，不可窮盡，非是心識思量境界。如天帝殿，珠網覆上，一明珠內，萬象俱現，珠珠俱爾。此珠明徹，互相現影，影復現影，而無窮盡，如因陀羅網世界等，亦如鏡燈，重重交光，佛佛無盡。」

這一段更明白地指出宇宙的萬物關係，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是一網的兩面，物質與精神亦是一網的兩面。諸相、諸識，像紗線一樣，互相交織，無窮無盡，互相影響，每一個原子之內都有核子，核子之內又可再細分，如是重重，不可窮盡……。而且，在這至微之中也有無盡的佛的智慧大能力，這個宇宙是一個多元複度的世界，都是不同的中心意識與不同階層的意識，綜合交織而成的。



佛所見一切萬物皆是幻相，不是實質。這可說明物質不過是「能」的一種相，核子分到最微，而且是有生機的，也並無確切的形態位置，只有暫時的存在傾向，也都與其他是相連的。

如果有佛力的影響，比方說，好像如微波或雷射光束那樣，射入某一物體，引起核子內最細微的質點或微波的變化。也不過就如水中波浪的傳遞，因為萬物核子中本已有無盡佛識存在，佛佛無盡。

質點或微波的變化，引起物體事物的改變，間接地影響人事的變化，於是「念佛求佛，可免禍難，可脫出苦厄。」

這些說得或者嫌不夠淺白，不妨舉一淺例來比喻一下，比方說：有人在狂濤怒海中遇險，自忖必無生望，虔心唸佛祈求觀音菩薩。菩薩的大能力，是一種輻射的能，就射入大氣層中空氣的核子內的微末質點內，射入海水中的核子之內，引起其連鎖的變化，漸漸歸於平靜，使該人脫險，這並沒有什麼難以瞭解。

又試再舉一淺例：比方說，兵荒馬亂之中，有人虔唸佛號佛經，獲得佛力的輻射能力引起亂兵的心理狀態迷惑混亂，或者人事有大變動，或者

有天然因素與人事的連鎖影響，結果使某人得免於難，平安逃出，這些佛力不可思議的事例，多得不可勝數。

舉了此兩淺例，也許就較易於分析瞭解佛力之不可思議，並非迷信，並非神怪，而是很科學的，而所謂科學，必須擺脫傳統的物質世界觀念！須知道，宇宙中一切都本無固定的基本定律公式原理，不幸，歷來的物質觀念科學把自己禁錮在狹小的籠子裏！我們擴大了新的科學觀念，接受佛教的科學觀，那麼就比較能夠明白宇宙中的現象了，也不難窺見佛力的奧秘了。

話說回頭，上面舉的幾個奇人心力移物之能，實在不過是識力中的一種表現，他們心中的意念的微波，進入了物質的內部的核子內，引起若干變化。

凡人尚且有可能做到心力移物，何況佛力無邊不可思議呢！



## 佛力遍及宇宙無邊時空

法華經「序品」第一說：「……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諸善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是故當知，今佛現光，亦復如是，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故現斯瑞。諸善男子，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演說正法……。」

我們讀之得益至多。我讀此經此品之時，最大的興趣之一，就是那句：「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這是印度古代數目「無限」「無窮」之意，無邊阿僧祇劫就是無數的年代的一個代表數字。

這引起我對佛經內時空觀念的更大興趣，首先我去翻查經論和參考書，追尋「阿僧祇劫」，其次我要用太空科學時空觀念來與佛經的時空觀念互相印證。

阿僧祇 (ASAMKHYA)，在大智度論中，第四卷「釋初品中菩薩」之中有下列的一段：

「問曰：幾時名阿僧祇？」

答曰：天人中能知算數法，極數不能知。是名一阿僧祇，如一一名二，二二名四，三三名九，十名百，十百名千，十千名萬，千萬名億，千萬億名那由他，千萬那由他名頻婆，千萬頻婆名迦他，過迦他名阿僧祇。如是數三阿僧祇：若行一阿僧祇滿，行第二阿僧祇，第二阿僧祇滿，行第三阿僧祇，譬如算數法，算一乃至算百，百算竟，還至一。如是菩薩一阿僧祇過，還從一起。初阿僧祇中，心不自知我當作佛不作佛，二阿僧祇中，心雖能知我必作佛，而口不稱我當作佛，三阿僧祇中，心了了自知得作佛，口自發言無所畏難，我於來世當作佛，釋迦文佛從過去釋迦文佛，到闍那尸棄佛，為初阿僧祇……從闍那尸棄佛至燃燈佛，為二阿僧祇

……從燃燈佛至毗婆尸佛，為第三阿僧祇……。」

大智度論又說：「阿，秦言無，僧祇，秦言數。」

阿僧祇亦名阿僧企耶 (ASAMKHYEYA)，是古天竺計算數字十進位的第五十二個位數，即是十的五十一次方。

根據「俱舍論」說，天竺古算法有六十個位數，從最小基本數「十」開始算起，一路乘十上去，第三位就是「十」的平方（即是一百）；第四位是「十」的立方（即一千）；第五位是「十」的四次方（即是萬）；第六位「洛叉」是十的五次方（即十萬）；第七位是「度洛叉」，是十的六次方（即百萬）；第八位「俱胝」，是十的七次方（即千萬）；第九位「末陀」，是十的八次方（即萬萬）；第十位「阿庾多」，是十的九次方（十億）；第十一位「大阿庾多」，是十的十次方（百億）；第十二位「那庾多」是十的十一次方（千億）；第十三位「大那庾多」是十的十二次方（萬億）；第十四位「鉢羅庾多」，是十的十三次方（十萬億）；第十五位「大鉢羅庾多」，是十的十四次方（百萬億）；第十六位「矜羯羅」是十的十五次方（千萬億）；第十七位「大矜羯羅」，是十的十六次

方（兆）；第十八位是「頻跋羅」，是十的十七次方（十兆）；第十九位「大頻跋羅」，是十的十八次方（百兆）；第二十位「阿芻婆」，是十的十九次方（千兆）；第二十一位「大阿芻婆」，是十的二十次方（萬兆）；第二十二位「毘婆訶」，是十的二十一次方（十萬兆）；第二十三位「大毘婆訶」，是十的二十二次方（百萬兆）；第二十四位「嚧蹭伽」，是十的二十三次方（千萬兆）；第二十五位「大嚧蹭伽」，是十的二十四次方（億兆）。

如此類推上去，第二十六位「婆喝那」（十億兆）；第二十七位「大婆喝那」（百億兆）；第二十八位「地致婆」（千億兆）；第二十九位「大地致婆」（萬億兆）；三十位是「醯都」（ $10^{30}$ ）；三十一位「大醯都」（ $10^{31}$ ）；卅二位「羯臘婆」；卅三位「大羯臘婆」；卅四位「印達羅」；卅五位「大印達羅」；卅六位「三磨鉢耽」；卅七位「大三磨鉢耽」；卅八位「揭底」；卅九位「大揭底」；四十位「拈筏羅闍」；四十一位「大拈筏羅闍」；四十二位「姥達羅」；四十三位「大姥達羅」（ $10^{43}$ ）；四十四位「跋藍」；四十五位「大跋藍」；四十六位「珊若」；四十七位「大

珊若」( $10^4$ )；四十八位「毘步多」( $10^4$ )；四十九位「大毘步多」( $10^4$ )；五十位「跋羅攬」( $10^4$ )；五十一位「大跋羅攬」( $10^5$ )；第五十二位是「阿僧企耶」( $10^5$ )——即是在十之後有五十一個圈，或是在一之後有五十二個圈，寫出來就是：

在「阿僧祇」之上，還有八個更大的數，但從阿僧祇開始，依次而升的數字，是每自乘一次成為高一級的數。

新華嚴經四十五品「阿僧祇品」內說：阿僧祇阿僧祇為一「阿僧祇轉」；阿僧祇轉阿僧祇轉為一「無量」；無量無量為一「無量轉」；無量轉無量轉為一「無邊」；無邊無邊為一「無邊轉」；無邊轉無邊轉為一「無等」；無等無等為一「無等轉」；無等轉無等轉為一「不可數」；不可數不可數為一「不可數轉」；不可數轉不可數轉為一「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為一「不可稱轉」；不可稱轉不可稱轉為一「不可思」；不可思不可思為一「不可思轉」；不可思轉不可思轉為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為一「不可量轉」；不可量轉不可量轉為一「不可說」；不可說不可



說為一「不可說轉」；不可說轉不可說轉為一「不可說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就是現代數學的「無限大」（用一個 $\infty$ ——類似阿拉伯8字的橫置形狀——作為代表）。

「阿僧祇阿僧祇為一阿僧祇轉」，此句即是說阿僧祇自乘 $(10^{51} \times 10^{51} = 10^{102})$ ，名稱為「阿僧祇轉」，如此報算上去，那麼「不可說不可說」的數字就龐大到成為：十的後面有三百四十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個零了 $(10^{3407872})$ 。

其次，談到「劫」(KALPA)。

劫就是一般時間年月日所不能計算之「大時」，「大劫」是宇宙「成住壞空」一次的「大時間」。

阿僧祇劫就是宇宙「成住壞空」 $10^{51}$ 次！

法華經化城喻品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是諸國土，……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

千萬億阿僧祇劫。」

佛經其他經典中，也很多類此的記載，都說佛是從「無限大」的時空就存在再來的。

不懂得太空時代太空科學的人，往往只知用其有限的時空觀念來衡量一切，他們所知的只是地球的「日出日沒」為一日（地球自轉），地球環繞太陽一次的時間為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次自轉合成「公轉」為三百六十五天）；他們所知的國土只是地球上的五大洲，他們只知道紐約、倫敦、東京、莫斯科、北京、臺北、三藩市，不知地球之外還有無限的世界，他們就妄自批評佛經所講的年代「阿僧祇劫」和「無邊國土」是「荒誕」的「神話」，這種「井蛙」之見的人，今日比比皆是，真是愚昧不可及！

他們不知道，地球僅是太陽系中一個很小的「行星」，「太陽系」亦只不過是「銀河系」四千億個大大小小的「太陽系」之中的一個很小的「橙色星」（橙色光是因為它已在衰老過程之途）。「銀河系」的中心帶著四千億個「太陽系」在旋轉，而銀河系又只不過是宇宙中億億萬萬個類

似它的，大小不同的「星雲漩系」之一而已，而宇宙又是多度空間的，包括物質宇宙與非物質宇宙……各種不同的宇宙，互相交織在一起。

以現代最先進的美國太空探險船「航行者」一號與二號，飛向土星尚需時數年才可到達，若要飛向銀河系中心，至少要四萬年（地球年）才可到達。

太空深處的星球，其光芒被我們看見之時，實際上它已經以「光」的速度行走了數百「光年」（光行走一地球年的時間所經的距離），甚至數萬「光年」才射到地球給我們看見，可知宇宙之遼闊了！單是我們的「太陽」環繞「銀河系」一轉，也需數十億「地球年」之時間（很多人都以為太陽是個不動的「恒星」，事實上，它是以光速不停地週行的）。

佛經講的「時間」，是整個宇宙的「太空時間」，所以數字都是「天文數字」，佛經講的「空間」，是整個宇宙的「多度空間」，所以提及「無限」「無邊」的「國土」，並非指地球上的「國土」為限。

在這無限無邊不可說不可說的「無限大」宇宙時空之中，佛是永遠存在的，佛經歷過無限大的「宇宙成住壞空」時空，佛是一種不可說的不可

思議的無形無限的「大能」而並非「物質」。佛現人相，是為度眾生而來現出人類之「色」「相」，開示我們眾生脫「生老病死」的法門，只要勤修精進，亦可脫出生死而成為佛之一，我們不可以「牛羊眼看眾生」，亦不可用狹窄的「人眼看佛身」。

佛教講的阿僧祇劫，就是指的：佛是存在於「無限大」的宇宙時空的，是一種無限大的「能」，他的能是輻射的，也射到了地球來度地球眾生，也射到宇宙中其他空間的不同世界去度化不同形態的眾生。所以法華經及其他佛經說來聽佛說法的有：「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釋提桓因……二萬天子俱；復有明月天子……與其眷屬萬天子俱；自在天子……三萬天子俱；娑婆世界主……萬二千天子俱；有八龍王，難陀龍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羅睺阿修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

這些聽佛說法的，是宇宙中多度空間及「大時間」內的各時空的眾生，不僅只是地球上的人類。所以有「人非人」，有「天龍夜叉」等等奇

形怪狀的「天外」與天外神，也有物質世界與其他「星系」的「人」，也有非物質世界的「精靈」，有欲界眾生，也有其他空間的「意識」。

明白了這個無限大的宇宙多度時空結構與佛的萬能能力，我們就不難了解為什麼佛經都是講「阿僧祇劫」與「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佛經內記載的是以無限大的多度時空宇宙為主體的時空觀念呀！並不是局限於我們小小的物質世界裏的「銀河系」內小小「太陽系」內的地球時空呀！

當代太空科學剛剛才起步去探討宇宙的奧秘，已經發現了宇宙的「無限時空」，天文數字的「光年」尚不足以表達宇宙時空的「無限」，這不是越來越印證了佛經的超越時空觀念嗎？幾千年前的佛經已經揭示了宇宙的無限時空了。那時候又還未有「太空科學」，佛徒們怎麼知道這些宇宙無限多度時空的秘密呢？而他們竟能記錄下來成為佛經。我們只可推想：因為那是宇宙的真理，因為那是事實，因為那是事實的紀錄！

世人多數不肯去研究，而喜歡以其有限的知識來衡量佛經，正如拿皮尺去量大海太空！甚至有些在大學講佛學的教授也摒除佛經的超越時空及超自然現象，甚至有些佛學者還寫文章來說這些是「迷信」「玄學」，也

有些學者硬指佛經是「偽造」的。這些人，根本就未用過功夫去作深入研究，又受到狹窄的形而下哲學之類與物質觀念的奴役，更不懂得宇宙的構成，他們就像「蜀犬吠日」般地詆毀佛經佛教了，我只覺得他們幼稚無知得可憐！他們博覽羣書，學富五車，也不過只是鑽入了自設的牛角尖而已，我這個失學之徒既不是學者不是博士，但是我很慶幸我能夠從研究宇宙構成而悟出佛經所講佛法的巨能縱橫輻射於宇宙，包括物質與非物質的多度多元時空宇宙。是的，佛經是包含有宇宙科學的，新科學越來越可印證它，可惜下愚者總是執迷不醒！



## 文殊菩薩的靈異

生活在這個混亂與動盪不安的時代，不可避免的是災難與煩惱。災難是外來的，煩惱是內心的。這兩項都使我們痛苦，叫我們難以應付。

佛菩薩再來，是為了度化出苦，佛菩薩以其大能力、大智慧，促使事物因緣的變化，使信佛念佛的人，脫出苦厄，佛力是不可思議的，能夠使事物變化於無形之中，奪造化之功。

佛的大能力，是輻射線一般的，是一種超微波，是無形的，存在於宇宙太空之間，無所不在，無所不達，源源不絕，我們看不見它，就像我們看不見X光射線、紫外線、紅外線一樣，但是我們可以在念佛虔誠時感覺得到佛力加被。佛力是宇宙中的大智慧，不是物質成分，它能進入非物質與物質世界之內，促使非物質的因緣與關係的變化，使物質世界的核子電子起變異，兩者的遞變，改變了事與物，所以能出世人於苦厄。



我們信佛，須要虔誠潔淨，恭敬勤念，我們的心念，才可接通佛力，才可獲得感應，使我們脫出苦厄，我們的心力，也是一種微波，皆因物欲與煩惱太多，使我們的心波散亂了，無從接觸佛力大智慧大能。如果我們虔敬潔淨，心力集中，就好像射線般地上達於佛菩薩，說得再淺顯一點——就好像是拍電報給佛菩薩向之求救一樣，我們心若不誠，又半信半疑，或者當作兒戲，或者姑妄試之，這求救電報就拍不成電碼出去了。

所以，我們唸佛，首先就是要虔敬潔淨身心，而且必須「篤信」！不可半信半疑，更不可當作兒戲。否則唸佛也難達佛所聽的，我們若不肯打開心扉，也是不能獲得佛力感應的，若是不打開電視機怎麼能收到電視放映的畫面與聲光？

我們俗人，色蘊煩惱太多，災難也太多。

在災難之中，我們虔念觀世音菩薩，必獲得大士的感應，他會以其無限無窮的大能，使事物發生內部的變化，使我們化險為夷，脫出危險，脫出苦厄。觀音菩薩的靈異濟度事蹟，自古以來，多得數不完數不盡，他或者使事物在無形中變化，或者化遣化身援救，他的大能力，是尋聲救苦難

的，他的大能是無窮盡的輻射線般的，無所不在，既存在於宇宙太空，也存在於地球的任何角落，從未停止過輻射，他能夠同時救助各地的許多眾人出苦，如果我們誤以為他是一個肉身菩薩，說「他怎麼忙得過來呢？」

那我們就是大謬了。說他託生為法王，就更荒謬了！

佛菩薩的大能力，拿淺近的比喻，就是好像核子能似的，可是比核能更大更無窮盡，佛能存在於多度空間之中，是一種現階段科學仍未知的「非物質大能」。

我們在災難苦難中念求觀音菩薩，這是人人均知的，可能還有些人不知道，我們在內心煩惱之時，虔唸文殊菩薩，就可立斷煩惱！

文殊菩薩的大智慧之劍，最善斬斷煩惱，當我們煩惱得無法靠自己的定力去消除之時，我們只須虔念「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就一切色蘊均雷震般加速消除了！

虛雲老和尚曾說：「一念文殊菩薩，心中立即清涼。」

我自己也有此經驗，我每當煩惱魔擾之時，首先我自己去找尋解決的方法，若要消除煩惱，先須消除其源。但是，人力到底有限，我往往無法

自拔於煩惱，我於是虔念文殊菩薩，只須念幾分鐘，心就清涼光明了！有人時常心煩失眠，我教他虔念文殊菩薩，他今已不再因煩惱而失眠了。

文殊菩薩的大能力，與觀音菩薩同樣是不可思議的。當我此時揮筆恭寫文殊菩薩佛號之時，我心中也湧現無比的安詳清涼安泰！

文殊菩薩，是九代之祖，法華經序品言：「往昔日月燈明佛未出家時有八子，聞父出家成道，皆隨之出家，時有一菩薩，名妙光，佛因之說法華經，佛入滅後，八子皆以妙光為師，妙光教化之，使次第成佛，其最後之佛，名燃燈，其妙光即文殊也。」

據此，則文殊菩薩居八代之首。燃燈佛是釋迦之師，故文殊是釋迦如來九代之祖。

文殊菩薩為助釋迦弘法，故此不計名位，居於釋迦之左，專司諸佛慧智德。文殊菩薩司一切如來之智慧，無相之智德不染著法，故此，胎藏界之文殊菩薩左手持香蓮，金剛界之文殊菩薩，右手持利劍。

大日經疏曰：「青蓮華是不染著諸法三昧，以心所所住，故即現實相。」

真實經曰：「我今右手執大利劍，能斷一切眾生煩惱。」

文殊菩薩乘猛獅，是代表智慧之威猛。

我們必須首先篤信文殊菩薩這位大能力，那麼，當我們在煩惱不可自拔之時，虔念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就必然立斷煩惱心生清涼了。

有一種六字文殊真言，若有人每日持誦，絕可消滅罪業。



## 有量世界與無量世界

佛經常說這個世界是「器世界」，也說娑婆世界，是「有量世界」，不是「無量世界」。

器世界或有量世界，都是說事物一切都有極限。

無量世界是說沒有極限的宇宙。

佛經講的，都是符合宇宙法則的真理。今世現代的科學越昌明，越能證明佛經的真理是符合科學的，隨便摭取「有量世界」「無量世界」這兩個名詞，就可以窺見佛理的科學化是多麼深奧，多麼超越時空。

現在我們居住的地球，是一個有極限的世界，我們從北極飛到南極，已經看到了地球的兩個盡頭，我們從三藩市向西直飛，經過遠東、歐洲、越過大西洋，又回到美國來，可以測量得出一共多少英里？飛行了多少小時？都是有限的，可以計算得出來的，無論怎樣飛來飛去，總脫不出地球

的範圍。這就證明了佛經講的這是一個「器」世界。

在生命的過程來看，人生七十古來稀，就算挺長壽的，也不過是一百多歲。縱然把傳說中的彭祖算在內，他也不過只活了八百歲。太古時代，很多民族以月為歲，一月為一年。某些中東民族的宗教說他們的祖先誰活了九百多歲，誰一千多歲，其實是九十多歲和一百多歲。就算真的是活了一千多年，也免不了是個有極限的生命。

拿岩石來說，它的生命比人類長得多。「有情生」的人類和其他生物，生命極其短促。「無情生」的萬物，像岩石、像土壤、金屬，它們也有若干的生命形態和特性，雖然我們仍然稱之為「化學形態」或者「化學活動」，這是因為我們仍然不甚瞭解它們。

在大自然界，在化學活動中，含有我們當前科學仍未明白的生命活動，雖然我們多數都已知道，生命形態之中都有化學活動。

化學活動與生命活動（或稱生物活動），是非常難以分界的。

最初，宇宙之中，存著氫、氧、氫、碳、氮……這些氣體，它們活動，混合，旋轉，匯聚成巨大的漩渦，產生熱能，密度加重；不同的密

度，不同的原子數目組合，逐漸形成了不同的原子價的元素，成為具有巨大輻射能的團團旋轉星雲，離心力使它們從旋轉的中心向四方八面拋出去，成為多臂的旋轉星雲，為數億億兆兆。每一小組又自成一個旋轉系統，無數的小旋轉系統環繞著巨大的旋轉系統運行，而在這運行旋轉過程之中，有一些元素形成了化學活動的形態，成了生活較悠長的金屬和岩石，而另一些元素形成了較短促但是較敏感活躍的活動形態，而且能夠複製繁殖，即是所謂生物。

從宇宙的構成來看，生物與非生物，化學與生物，都無區別；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却有很大分別。

佛經顯然是很瞭解這些宇宙的成住壞空過程的，故此把一切都視為有生命的，而以「無情生」和「有情生」來區別。

「無情生」的金屬岩石，它的原子構成是具有若干生命形態的，它的壽命比有情生長上幾千幾萬倍，但是終於會到達它的極限，只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太短促，而且它們的「壞」「空」過程階段很緩慢，所以我們不能覺察。



佛陀的智慧是無限深遠宏大的，告訴我們這世界一切都是有限的，佛陀也早就知道宇宙的無限無窮，佛在幾千年前早就告訴我們宇宙是無限的了。現代科學却才剛剛開始認識宇宙。

地球不過是太陽系裏的一個小小行星。太陽系也不過是被誤稱為「銀河」的星雲漩系四千億的小小漩體之一，甚至於「銀河系」也僅僅是這一層宇宙當中的億億兆兆的類似的星雲漩系之一，而這一層的宇宙之外，還有無窮無盡的層次，無窮無盡的宇宙，無限的時空。這還不過是物質的宇宙。

另外還有「非物質」的宇宙，存在於物質宇宙之中及之間。

佛陀老早已經知道了這些，所以把宇宙稱為「無量世界」。佛經是先知先覺的科學，然而我們却要太空科學進展到現今階段，才漸漸悟出佛理的科學先見。

## 管窺佛教卍字與蓮花之奧秘

——以前蒙「內明」發表過拙文之中，有兩次提及過卍字，我曾指出卍字是宇宙旋轉的奧秘象徵。不過我並未詳加推論，此次我想再進一步予以討論。此乃愚者之一得，須請教大德及讀者指正——

卍字，梵文英譯原音是 *Srivatsalaksana*，英文將之縮短成為 *Swastika*，中文音之為「萬」。

北魏菩提流支於「十地經論」十二卷中初譯此語為「萬」字，可能就是此字音「萬」之由來。羅什、玄奘等法師，則譯之為「德」字，但顯然並未普及，今人均讀為「萬」字，似未聞讀之為「德」字者。不過，「德」譯得甚好。

卍字是古代相傳下來的吉祥標相，非僅在印度古代已知此卍字，就是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中亦有此字。

卍字，實乃宇宙旋轉及星雲光漩之象，我曾如此說，今仍堅信鄙見無謬。未談天文太空之先，讓我們來看看佛教經論中的說法。

華嚴經四十八卷說：「如來胸臆有大成人相，形如卍字，名吉祥海雲。」

無量義經曰：「胸表卍字師子臆。」

楞嚴經一卷曰：「即時如來，從胸卍字湧出寶光。」

觀佛經三卷曰：「於卍字印中說佛八萬四千諸功德行。」

華嚴經三十九卷曰：「皆於金剛莊嚴『臆德』相中，出大光明。」

菩提流支譯之十地經論十二卷曰：「經曰：於功德莊嚴金剛卍字胸出一大光明，名壞魔怨。論曰：於菩薩胸中有功德莊嚴卍字相，名為無比。」

佛教的卍字，現代皆作右旋，古代右旋左旋均可（看你從哪一方向看宇宙）。即是順時針方向，亦有左旋（反時針方向）。納粹竊取古代

「卐」字左旋斜形作為其標誌，污辱了卐字。

佛教的正體右旋與左旋卐字，都是正善的，吉祥的，納粹把左旋斜形萬字弄成惡的，真正可惜可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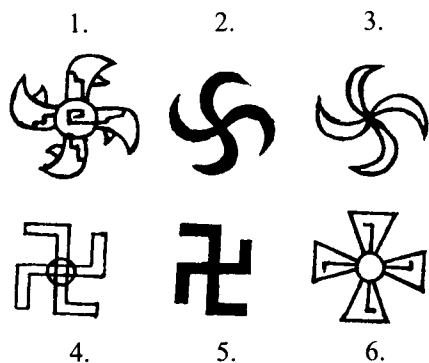
右旋的卐字，在極遙遠的古代，初記為一個右旋的漩渦形。後來演變成卐形。我在定中所見印度太古經典及可能是不丹或尼泊爾古寺經樓內，拉薩普陀洛伽宮藏本，均作右旋漩渦形（旋轉方向，以其直角方肘為頭，臂為尾）。

慧琳音義二十一卷之華嚴音義章，亦說卐字古時記為右旋之漩渦形。高麗本藏經亦說為右旋渦形。如此，則不可謂我定中所見為妄相（我是多年前已在定中見到古經右旋漩渦，又神遊太空，乃悟出卐字是宇宙旋轉之象。最近才有機會讀書看到此段華嚴音義說它是右旋漩渦形狀。我數年前在內明已講過我的定中之見，不贅）。

右旋之漩渦，「吉祥海雲」，「大光明」。這些字眼，很明白地指出了卐字乃是燦爛光芒萬丈的星雲漩系！只是一般人未加以研究細察而已。上面我說不只是印度古代就採用了卐字作為吉祥瑞相，其他地區也自

古有之，茲列舉數項：

北美洲大陸，從美國到加拿大，到處都有狀如小山的隆起圓丘，稱之為墓堆（Mound），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對之極感興趣，測出很多具有四五萬年的歷史。這些人工建成的丘形墳堆是太古時代先民之墳墓，內有遺骨殘跡，有些發掘出來發現有文化遺物，其中有些形如卍字又似中國小孩玩的紙製四葉旋轉風車的標誌（見圖），考古家視為古族的宗教標誌。



圖一：墨西哥古代馬耶族陵墓石刻之卍字形狀。

圖二：加拿大古代民族「墓堆」發現的卍字形狀石刻，測定時間在一萬年以前。

圖三：美國古代民族「墓堆」發現的卍字形狀，測定時間在萬餘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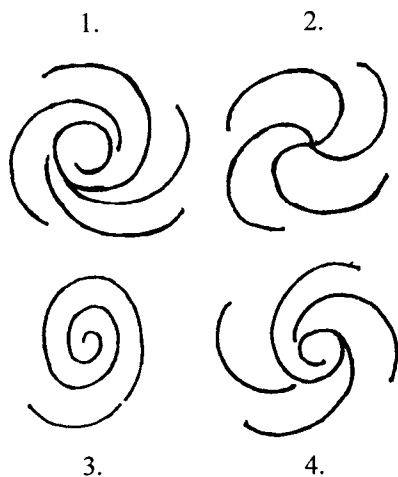
圖四及五：南太平洋復活節島與東加島發現卍字形狀石刻，時間在萬餘年前。

圖六：南美洲古代民族卍字石刻形狀。

以上各圖是本文作者抄畫自尼雲氏 (Nivens) 蒐藏圖片第一二二二一號，一四五二號，一二六四號等之照片。

墨西哥古代民族的平頂四方形立錐體墓陵（俗稱金字塔）與埃及古代金字塔，形狀近似，其內亦發現有類似之宗教標誌（見左圖）。墨西哥東北角半島的馬耶族 (Maya) 金字塔，歷史已有六千年到一萬年以上，馬耶族的天文臺遺跡，今仍矗立在彼處，馬耶族的曆法，推算到六十萬年前，馬耶族雕刻有很多「青龍」，形似中國及印度的龍。馬耶 (Maya) 音似佛母之名。

（註：因原圖攝影不佳，不便製版，乃筆描如左。）



圖一：我們的「銀河系」，其星雲漩系旋

轉的形狀，天文學稱 SC 型。

圖二：天文學編列為 NGC2525 號的一個星雲光漩的旋轉形狀。

圖三：古代經典所記錄的卍字是作漩渦形，名為「大光明吉祥海雲」。

圖四：天文學編號 SCIM101 號的一座星雲漩系形狀。

佛母之中文譯名為「摩耶夫人」，英譯梵文之音為 Maya。  
馬耶族崇拜一位全身光明之慈愛女神，謂其族之文化知識，均是此位慈母所教化。

馬耶族是否供奉佛母摩耶夫人？視其雕像，近似原始佛像，我猜測可能就是佛像，馬耶族之神話，似都近於佛教。慈母女神之傳說，可考者只

有兩千多年歷史。也許該族就是崇拜佛母而以佛母之名為族名，在這方面，我尚未有深入之考古研究，這裏講的，僅是我個人的推測，若要詳論，我須大下功夫研究。

不過，我不由不聯想到可能如此。因為我見到馬耶族陵墓內有卅字形的宗教標誌。如果它確是佛教標誌，則可信佛教早已在美洲傳播。如果它是釋迦之前已有，那麼可能就是亙古以來古佛弘化的遺跡。佛教不始於釋迦，而是由釋迦發揚光大。自有人類以來，古佛就無時不用來濟度教化了。

南太平洋，有一處已沉沒的太古大陸，位於現今的澳洲之東，爪哇之東北，菲律賓之東，中途島以南，墨西哥及美國加州之西，秘魯智利以西，這一個大陸，面積很廣，大約等於四個澳洲大小。它的範圍，包括今天之夏威夷，卡洛琳羣島、東加島、復活節島等地作為邊緣。

這個已沉的大陸，在拉薩普陀洛伽佛宮的經藏中有記載，稱之為「母」。我曾於神遊時翻閱見到。醒後總覺可疑，研究地殼形狀，發現此一範圍果有地裂痕跡，走向近似上述範圍。



地球地殼硬化形成之初，五大洲的地殼本來聚在一起，歷經數百億年，逐漸飄流分離。美洲向西移動，與太平洋地殼相撞，於是拱起了今之洛磯山脈，及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脈；非洲從南北美洲中間，即今之西印度羣島，向東移動；歐亞大陸向東北移動；澳洲脫離南極洲，向北移動；印度大陸向北行，與西藏相撞，拱起了喜瑪拉雅山脈。

普遍說來，各大陸都向北飄流，當初的西伯利亞與加拿大，接近今之赤道，氣候炎熱，後來才北移向北極，變成寒冷。所以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掘出有古代巨象之遺骸，而中國大陸也掘出犀牛與巨象骨骸。

這些都有地質學、地球物理學、磁場、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海底地殼裂隙作為證據，並非我一人之神遊幻想，這裏不能細談。

今之西伯利亞到朝鮮、日本、中國的亞洲大陸邊緣，與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到南美洲的美洲邊緣，當初有一塊地殼是陸地，夾在兩岸之間，這就是「母」陸，後來下沉成為太平洋地殼，等到其他各大陸向北移動，這塊「母」陸地殼之遺跡，却並無向北移動，故此至今仍滯留在太平洋中心偏南。

地殼形成之初，沒有理由在此一塊空出來「空無一物」，此一「母」陸之存在，合乎邏輯。

「母」陸之說，六十年前，初由英國學者冊次華（James Churchward）著作提出，深受攻訐，但於今地質學研究發現，「母」陸之說並非無稽，從太平洋地殼之地裂走向及海底火山帶形成，及礦石中磁場南北互異的情形等等來判斷，可能太古時代果有此一「母」陸。

英人冊次華的學說，據他在著作中說：是在西藏聽到一位佛教僧人初次提及的，那位和尚說太平洋中曾有此一大陸，古代佛經有載。

我在年前偶然入定時見到各大洲大陸裂開移動（曾刊在「內明」），見到太平洋地殼陸沉，後又見到普陀洛伽宮藏經皮卷內繪圖，醒來後即致力於尋覓西方論著資料，終於我找到英人冊次華之六十年前著作，內容有提到「母」陸，他將之稱為「MU」。

我又查了很多最近的科學書籍，發現不少抨擊其說的言論，也有少數認為值得深入研究的。

那些科學家的辯論，且不去管它。我的定中神遊，也不去管它，不能當真，只可算是幻覺。但是，冊次華所說的西藏佛教僧人，用漢語告知他說古代佛經載有此一個「母」陸，此說却與我的「幻覺」吻合。佛典若真有此記載，豈非奇事？後來冊氏到南太平洋研究了多年，搜集很多物證以證確有此一「母」陸，我看了他的百萬字研究報告，他將證物一一攝影製版刊出。

證物之中，赫然有卍字標誌！

冊氏搜集證物的卍字，都是石刻，經碳十四測定，各標本從一萬餘年歷史到五六萬年不等。有人非議碳十四為不可靠，但是到目前為止，仍是較為可靠的測定年代方法。

假如冊氏在南太平洋各島嶼採集之卍字標本年代測定為可信，至少，我們就可推斷，在一萬多年以前，甚至更遙遠時代，已有民族信仰佛教，使用卍字作為吉祥護身之物。彼時之宗教，未必名為「佛教」，或有其他名稱，但其內容，極可能是亙古以來，古佛所傳的宇宙真理。

冊氏見到有卍字史前石器之地點，包括下列數處：關島、馬紹爾羣島、吉拔爾島、夏威夷羣島、大溪地島、復活節島、東加島乃至在秘魯古物之中亦有發現（多為安地斯山脈上發掘）。

冊氏之目的，在於要證明確有「母」陸存在，這些卍字標誌的發現，只是其研究蒐集的部分資料。冊氏是一位基督教徒，不是佛教徒，他推論說可能十字標誌亦與卍字有些淵源，他說在埃及的萬年古墳中亦發現有近似之標誌。

古埃及「太陽教」以十字架作為標誌，時在一萬二千年前，顯然十字架非基督教始創，可能是由古代聚居在埃及的猶太奴隸帶回以色列，後來演變為後世之十字架形狀及衍化出十字架的故事——此節待考證，不在本文談論之列。

總之冊氏的發現，我看來是很意外的驚喜！更加強了我對佛教是億萬年代以來就存在的信心！「母」陸的沉沒，顯然是遠在史前，不知是幾十億年前？下沉的力量，影響到南北美洲向太平洋西進，今仍在西進之中，每年前進一寸的幾分之幾。「母」陸遺跡火山羣島列島所出土的卍字石

標，當然不會是幾十億年前之物，頂多只有幾萬年，但是我們不妨推想，它們是太古人類一路傳下來的文化遺跡。

佛典怎會先於近代科學而知有「母」陸之陸沉？這是一個謎！我只有一个推論，就是佛教的前身，亙古諸佛曾經親見「母」陸才傳記下來，所以西藏才有人知道而告訴冊氏，啓發了一個「母陸學說」的研究與創立。

當然，「母陸」之說，尚待更多的科學研究，但是我們又怎樣解釋美洲太古民族的卍字標誌？

「佛」是覺悟，是智慧之意，這是一種大智慧的宗教，佛的大智慧，是與宇宙同一體的，是宇宙的基本構成力量。阿賴耶識，就是這種大智慧，由大澈大悟及戒定而得，佛經說一切唯心造，又說真如自性，從我的譴陋悟見，竊以為此是指與宇宙間一切相通的「大智慧」，本來就存在的。大智慧是宇宙一切的原動力，是促進一切事物因緣生的原動力，佛家又稱之為種子識。攝真實經上說：「一切虛空極微塵數出生金剛威德大寶三昧。」我領略為：「佛的大智慧是推動宇宙太空極微（原子）生出各種相的原動力。」佛的大智慧，就是永遠存在於宇宙的一種原動力，不生亦

不滅，不可以已知數字計算其數，故此佛經都說有幾百億佛，亦不可以已知之時間計算其長久，故佛經均謂「無量阿僧祇劫」，有佛若干若干億。這些智慧，不是物質的，以後我當另文再論複度宇宙，詳論此點。

當今西方很多科學家指出，宇宙中有許多形態的「智慧」存在，這是可喜的新見解，逐漸接近認識宇宙中有大智慧「如來藏」「真如本體」「法性身」了。

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說一切眾生皆有智慧，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佛陀所悟得的大能力，就是阿賴耶識，通於宇宙的原動力，也是與宇宙間一化為億兆，億兆合一的諸佛是相通的。不生不滅，無古無今，它原是宇宙的本體之一。

故此，佛家自古以來，採用卍字來作為標誌。這一個卍字，早已透露了佛家與宇宙的最深奧秘！

這是我個人的愚見，將來仍要再多加詳細的討論（此稿趕著付郵，以避免加拿大將即發生的郵員罷工阻滯，匆匆趕寫，未曾細查書籍）。

宇宙是不停地在旋轉的，佛家的大智慧是宇宙的原動力，不停在旋

轉，所謂「法輪常轉」我認為含有此種意義在內。

宇宙由複度空間構成：包括非物質的成分（其中最重要者是大智慧）、物質成分與反物質成分；物質成分的空間，是我們凡夫之識所可見的存在，物質空間與非物質及反物質，是交織存在的。但是我們凡夫識並不知道。

一般人也不知道這複度空間交織的宇宙受大智慧推動不停旋轉——卍字所揭示的奧秘。但，至少應該知道，可見的物質宇宙之中是像卍字這樣不停地永恆旋轉。

就拿物質宇宙來說吧！我們凡夫所居的地球，自轉著環繞太陽。太陽帶著十個行星及其它衛星與大批最外圍太空「飛石帶」（狀如土星之光環），也在自轉著，並參加其他最少四百億個大大小小「太陽系」，繞著此一「銀河系」星雲漩系的中心而旋轉不停。此一「銀河系」不過是宇宙中的一個中等大小的星雲漩系，它與太空中無數億億萬萬座大大小小的星雲漩系，又環繞著一個「中心」而旋轉飛馳；那較大的「中心」，又與其他「中心」系統，環繞著更大的「中心之中心」而旋轉……。

古佛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原動力，將這些非物質與物質宇宙的不停旋轉之奧秘，用一個卍字形狀象徵出來。

物質最小（已知的最小單位）是原子，原子的構成為電子圍著中心的核子飛轉。

物質宇宙，由最大至最小，都是不息地永恆地旋轉。佛教的卍字，在宇宙意義方面，就是揭示出這種相，可以說，卍字是有多重含義的，它不但揭示佛的智慧就是宇宙的永存不生不滅的原動力，也揭示物質宇宙的星雲漩系與原子的旋轉！

至於蓮花，佛家為什麼採用蓮花作為象徵？依我愚者一得之見，是因為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象徵性淨，佛經以蓮花喻妙法，又說：「蓮花藏世界。」佛像多趺坐於蓮花之臺。我認為我發現了另一奧秘，就是：蓮花盛開之形，是最複雜的輻射性原子「鈾」的形狀！

鈾二三六與鈾二三八，是同位元素，而含不同數目之電子。一粒鈾原子，有兩百三十六或兩百三十八粒電子圍繞著核子飛轉不停，各電子的軌道交錯，成立體形，有些斜立，有些平面，這兩百多道不同角度的電子光



圈，交織成一朵「蓮花」！

這需要在電子顯微鏡下，我們的肉眼才可看到鈾原子形成的「蓮花」。

我認為古佛採用蓮花為佛教標誌之時，必定已知道這一點：原子的動態是「蓮花」形的。

較單純的原子，如「氫」，則呈一圈旋轉形，多荷電子的原子，就有多圈交錯，形成蓮花形。鈾原子的核子內的中子，恰似蓮花心中的蓮子，真是奇觀！

這是我的愚者一得，我猜想古佛選取蓮花為標誌，必曾經將此列入考慮，以暗藏宇宙的玄秘於內，是大智慧推動原子的一種暗示。

但願讀者有機緣觀察，予以分析！無論如何，凡此皆是我個人的愚見，未必正確。不過，我總是不能自禁地用我的愚者之「悟」來看佛法。我又不喜歡講「禪話機鋒」的謎語，我要講就講個大透大徹的。禪話機鋒「悟」了多少人，也「誤」了多少人！講明白，對與不對，都可討論，是不是？

## 心力與預感是否神通？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四日夜，美國ABC電視播映一件真事：芝加哥的一位小學校長魯慎先生（Fred Rosen），十年來平時每晨勤修佛家瑜珈功，在入定時時常見到過去未來的事，最近他在入定中看見紐約開往波士頓的一班火車的一節餐車車輪有裂，將會引起出軌傷亡。他通知芝加哥警局，他說：有裂痕的餐車是紅色的，車名叫做安德（Antrak），車次九三二。警局局長不信，姑且打電話一查，結果，鐵路局查出果然有此餐車，不過車次號碼是「九五」，而不是「九三二」，而餐車名字及顏色完全符合，檢查後，果然發現車輪一隻內裂了，鐵路局趕快停用該車，挽救了一次大車禍。這是一件真事，警局局長及鐵路局官員在電視上親口作證確實，魯慎先生也接受訪問，詳述此事，引起千千萬萬觀眾莫大興趣。

加拿大郵政恢復以後，我收到內明雜誌主編沈九成居士最近函示：有不少護法、大德、讀者，非常垂注我，問我的「花粉過敏症」好了沒有？又建議我公開發表一些預言。我非常感激各位大德的愛護，賤恙已經痊癒了，秋風一起就自然而癒，不用吃藥打針，這是我每年難逃的「劫數」——櫻花與玫瑰花兩大關——我想這也是對於我戒定的一種魔難考驗，好在花季一過就沒事。

關於「預言」，我感到非常惶恐，我並無預言能力，怎敢亂說呢？我若有神通，就不會害病了！

雖然我由於念佛而偶能入定，略有所見。大概是佛憐我癡誠信佛，故此佛力加被，許我略可一窺佛法大海中的點滴，使我增信和鼓勵初學佛友一同增信吧！

二十年前，初會星雲法師，上人一見就說：「將來你要多寫向青年朋友弘揚佛教的文章。」

五年前，在三藩市初拜宣化度輪法師，長老第一句話就問：「馮馮的本來是誰？你記得嗎？」當時我一下愣住，無法回答。

宣化長老微笑道：「好好想想看！」

我望著長老，心中漸漸浮現許多前塵幻影。長老與我素昧生平，我却感受到似曾相識，漸漸我憶起了好些事。

長老微笑道：「記起來了吧？」

「不完全。」

長老說：「你是為幫助弘揚佛教而來的！」

後來金山寺的一位美籍青年比丘說：「三年前，我師父在羅省已經預言，關於開水井的問題，將來從北方會有一個人來……這似乎應在你身上。」

我當時還不知道我對佛教能做什麼弘法的事。我不曾研讀佛經，除了念觀音菩薩和阿彌陀佛之外，什麼都不會，我怎能參與弘法呢？

這兩位法師的期許與預言，多麼使我感到惶恐！

這四五年來，我漸漸的走上寫有關佛教的隨筆，多蒙「內明」雜誌不嫌譴陋惠予發表。我念佛的境界，似乎也略有進步，偶然會在定中神遊，得以管窺佛法與宇宙的關係，也偶然看見一些過去未來的事，使我確定了

立志為佛法而寫作。「一瓶不搖半瓶搖！」我毫無修為，不自量力，妄言一番，難免錯誤百出，不過我想到，佛法高深，似海浩瀚，哪有學到合格六十分的日子？不要等到學到四十分，恐怕人都老了！若要參加佛教的弘教工作，哪能等到有學問才開始？我就不妨一面學一面寫吧！

於是我寫出我的譚陋觀察所得，再求證於佛典，往往驚訝於我所見業已載於佛典！我又發現，現代新太空科學的許多新發現也多已為數千年前的佛典所揭示！於是我形成了我的佛教太空科學觀，我發現了佛學原是宇宙本體奧秘的知識！

我這種「悟」，幫我進一步較深入的觀察宇宙，於是我更能記述所見的宇宙與佛法的真理。其實我並非始創者，佛教千百年來，不時有人著述闡明佛典之中的宇宙本體原理，可惜年代久遠，湮沒太多，以致殘缺不全，又有摻入了違反科學的外教邪說與愚民閉智的學說觀念，加以佛教人士秘不示人，或者寄託於謎語、禪語、話頭，漸漸就弄得沒人懂了，也使原是合乎科學的佛教，被人視為迷信了！

我覺得，我們處於這太空科學的時代，我們宣揚佛法，除了注重闡揚佛經佛語的真理，我們還得兼及於研究佛教的宇宙本體，我們必須把已湮沒泯失的佛教宇宙科學觀念重建起來，使世人明白，因而生信，向佛學習修行及行善濟世，實行佛心的悲願！那麼這世界也許會減少一些戰禍災難！

基於這些觀念，我所以不畏被譏幼稚，我也不再因怕講錯話而畏首畏尾，我就不揣譴陋地公開心路歷程，來與初學佛友研究，也希望佛友人人都公開修行的路徑和境界，大家互相切磋，將來都同證佛境，都行佛心悲願！我們大家不要怕講錯，人人都是會有錯誤的，我們在彼此交換心得之時，就可以得益，我說錯的，請大家指正。

我想我這樣已經說明白了我愛亂說的緣故，也說明了我殊無預言能力，我只是極其凡庸的一個在家修行者，有時亂說，動機只是為了拋磚引玉，以冀略助於引導青年朋友起信，我殊無自炫「奇能」之意，我亦無「奇能神通」。

真正的重大預言，佛經裏都已經說了，佛經早已預言世界的毀滅，宇宙的成壞同時，所以佛有慈悲心，要度盡眾生成佛脫出生死，永存於宇宙中，不生不滅。宇宙的成壞同時，另文詳論，這裏簡言之：星雲漩系都會衰老而毀滅，爆炸成為氣體，氣體又逐漸旋轉滙合凝重而演變成星雲漩系，經過的時間，是不知幾千幾萬阿僧祇劫。

我們在這渺小的太陽系內，這樣渺小的地球上的人類，肉體無論有多少萬世子孫，將來也都是難逃太陽系與銀河系爆炸而同歸於盡的，只有我們信佛和念佛修行，靈念脫出肉體，也脫出這地球，進入宇宙之中，成為佛——即是成為一種永恆的大智慧，才能脫出毀滅。

我們在這地球上的一切都是那麼渺小，我們的事物變化，也都是極渺小的，假如跳到外太空去俯視地球，一切都不過是微生物般罷了。

假如我們現在心神跳到外太空俯視，就可以看到地球在自轉。一架噴射客機從香港飛紐約的過程，乘客的感覺是有昨日在香港今日在紐約的時間觀念。但是，我們跳在外太空來看，地球上的昨天，明天，今天，都可同時在目；這架客機飛往東方，必然會飛到紐約，必然要經過什麼？遭遇

什麼？我們都可看到的，也可知道那些事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是將發生的！……於是我們知道，這架客機將在洛磯山脈上空通過噴射氣流，機內的壓力失去平衡而忽然下墜了！

這就是「預見」的一個很淺的說明，「預見」並非什麼「神通」，也不是什麼「超自然的能力」，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只不過是心力微波發射出去反映的現象。

人人都有「佛性」，也就是說人人都具有潛在的智慧心力能力，我們來自宇宙，我們原是一些非物質形態的「智慧」，只為地球的環境條件限制了我們所附著的肉體，也因物質而限制了本來智慧的發展。於是我們只能看見身邊周圍的事物，物欲與煩惱使我們失去了先天的潛能，我們不知道我們本來就具有佛性的潛能，反而指斥略現潛能者為「迷信」、「妖」什麼的。

偉大學者如胡適先生，以他治學之嚴，學問那麼淵博，尚且不免在其著作中批評佛教的「五神通」是「迷信」，胡適先生精於考據之學，依我這個晚了三輩的小子來斗膽說幾句：胡適先生並未深入研究佛教大乘與小



乘，又站在他的初反孔家店，後來又投降給儒家的功利觀點來看佛教；他又未曾研究太空科學，也不知當代日新月異的科學，甚至連人體的潛在精神力量都不知道，人體生理學構造也不清楚，他就那麼武斷地大捧韓愈的原道是「大學正心修身……積極的，不是出世的」。他說佛教是出世的，而不是「治國平天下」那麼「偉大」。他錯看了佛教是出世的，他也小看了佛教大乘，他不知道佛並不要「治國」「平天下」，只要度脫眾生出煩惱苦厄，他甚至於不知道佛心是入世的。他在各處圖書館查了些斷簡殘篇，就斷章取義地說：「釋迦牟尼是妖怪，達摩是騙子。」他的考據學似乎不錯，可惜他凡事從針孔看，不從全面觀察！他不知佛法的高超目標！我無意批評一位人人尊敬的已故學者，但是，儘管我也很欽仰他，却難以禁止自己認為他的見解是很局部的，而且不科學的！

佛家的五神通，並非迷信，當今越來越多科學家承認人體具有精神潛能，在一種澄清定靜的情況之下，人人都能復甦或發揮潛能，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這些都是可以從「定」中得到釋放的潛能。關於這方面，我以前在「內明」也提過不少，但是真正要引用起來，

隨便俯揲，我也可列舉出數百位現代大科學家的言論及著作來予以證明——從已故的愛因斯坦到當今最紅的美國太空科學家沙岡博士——恐怕五百萬字也寫不完。

預見預感，不但人人都有，連貓狗也有，貓狗動物預感地震，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海豚預感暴風雨而在海面跳躍，向船隻示警，不幸地，漁人迷信，以為是海豚不祥帶來洶湧，而予以捕殺。螞蟻也能預感風雨……難道這些也都是「迷信」？蝙蝠能放射雷達波，而可夜飛，這也是迷信嗎？

的確人人都有潛在能力，在心境澄清入定之時，就可復得，這並非「迷信」，你必然也有過很多小小的「預感」經驗，比如說：你無端突然想起某一個人，那人就來到你面前；你心想著好像某人會打電話來，那電話就響了；你心想著今天出門要倒楣，果然就被腳踏車撞倒了……這些小小的日常預感，就是你的潛能的微露，不過是千分之一而已。如果你能修鍊到入定，心中虛無，一塵不染，你就一樣可以從定中生慧，可以神遊太空宇宙，可以窺見過去未來！最好的途徑，乃是念佛信佛，從戒得定，

從定生慧！蝙蝠都能放射雷達波，人當然也可放射心波！

有人說：「不用念佛，不用打坐，隨心所之就是禪。」又有人說：「佛法尚可捨棄，何況非法？」不錯，佛經中有此類句語，但是，我要反問一句：你沒有獲得佛法，就如未得舟楫渡海，你要如何去「棄舟登岸」？你要登了舟，上了對岸，才可以捨棄渡船呀！在我認為，佛法是渡船，尚未登船，就侈言棄舟，侈言已渡到彼岸，這是自欺！就等於在天星碼頭，不登過海輪渡，却說大話：「我不要再坐輪渡，我已經自己過海到九龍去了。」其實仍然站在天星碼頭。飛過去嗎？

不過，打坐，我認為是不必一定硬性規定坐多久的，有時，一分鐘內已入定境，有時坐太久反而不好。入定，不一定就是在打坐之時，個人的經驗是，隨處皆可念佛，說不定隨時就會入定，潛能迸現，只要虔心念佛！

虔心念佛，固然最要緊的是虔誠專注，但是多讀佛經和多聽法師講解佛經也很重要，如此我們才更加明白佛法道理，才能更加有效地念佛，念佛主要在內心虔敬專注，不一定要唱唸出來的，要看情形而定，視場合而

靈活運用！比如說，我們有時不能避免地出席於外教的教堂——朋友們的婚禮什麼的，人家唱人家的詩，我們心唸我們深信的佛，毫不可受人影響，也不必唸出聲來引起爭端。

可是唸佛出聲，有很多好處，首先，它幫助我們專心，它減少外來擾心之聲音，更重要的是，佛號的音響，有它不可思議的力量！我認為佛號的音響是有某種超音波的科學作用的，有些佛號的音響發出的音波使人寧靜安詳，有些有降魔的力量，有些有保護我們的力量，我們斷不可視聲音為毫無意義而完全放棄唸佛出聲！

我個人的經驗是：在苦難中虔心呼喊觀音菩薩，必有奇驗感應；在煩惱時，一聲「南無文殊師利菩薩」，煩惱自然漸漸消去！你不妨試試，文殊菩薩是以大智慧來斷人煩惱的，當我們自力不足以解決煩惱之時，向文殊師利菩薩禱求，每有神奇感應！

話說回頭，在我，是依靠念佛來尋求入定的，定中偶有所見，也就是佛力釋放了我的潛在精神能力，所以有所見，我若平時不念佛時，則依然是個物欲封蔽的「蠢貨」！什麼也看不見，連看路都看不清呢，休說神視

五千里以外的香港了！

我仍未到達收發自如的定境，求之不可得，來時不能拒！所以各位大德及讀者，千萬別誤以為我有「神通」！我是毫無「神通」的，也沒有能力說要看見過去未來就「立時可見」。你千萬別過分期望於我，也許你的預感比我的更佳！

說到「心力」，我承認我曾經有過幾次下述的實驗，也僅是實驗而已，未有肯定結論的。

有一次，我心中念佛，眼睛注視馬路上的一排螢光街燈，我忽然在念佛中希望求證佛力之存在，我禱祝佛力助我使最近我家門前的一根高高螢光燈熄滅，我向之注視大約兩三分鐘，螢光燈突然黯然變成暗紅，終於熄滅，其時同街的其他燈均不滅，我心中大驚，不敢相信，再注視第三盞燈，不久它又熄滅！

我慌忙注視前燈，希望它重光，以後兩燈都再亮了！這些巧合，很鼓勵我更深信佛力。

後來又有一晚，我在永懺樓後窗遙視海面的輪船，其中一船燈火特強，我測此船距我大約在一英里之外，我又想再拿它來實驗一下。

於是我念佛，非常虔誠，到了心無雜念的境界，然後我眼指船上中央的一盞最大燈光，要它熄滅！

說也奇怪，那大燈突然熄了，其它燈都不熄。我耳中甚至聽到船上水手嘩然發喊！跑上跑下去查為什麼船橋頂上的大燈熄滅，我於是就希望那燈重亮，果然它就亮了。

我還不相信，我隔了十多分鐘，又希望那燈熄滅！它又熄了！然後我又希望它再亮。

這是我一向不敢外宣的秘密，至今我仍不敢自認是我的力量，我認為若非偶然就是佛力！再不然就是我「自我催眠」，自己以為做到。總之難以解釋。

有一樣事——自從去年那夜之後，我至今不敢凝視電視機或家裏的燈，生怕萬一燒掉！或者是我的過慮吧！——我至今也未再實驗過了。

我有時也會頑皮，凝視叫鄰家的狗，鼻子癢打噴嚏，或者指定一張樹葉，叫它無風自搖，但是，至今我仍不敢確定到底是不是由我的注視引起這些變動，也都是我自以為是吧？

前星期天，我到海邊海軍碼頭去散步，看見許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華人孩子，小部分是洋人——在浮臺上釣魚為樂，釣上來的小魚，長不及一寸，活生生就在浮臺上剖腹割頭，我心中慘怛，十分不忍！我念著佛，希望小魚都逃出厄運，奇怪得很，我發現一大羣小小魚兒，好像在水中跟著我走！在我走向木造碼頭的另一邊時，成羣的小魚，有幾百條，成羣也到那邊去！我回頭注視浮臺，我說但願波浪來叫你們搖擺才好！不久那浮臺底下暗湧來到，搖得釣魚人都站不穩，大家就散走了。

這種偶然巧合，令我十分驚異，我不相信我有任何能力，不過我不怕人笑我附會穿鑿，我願意講出來，供大眾研究，我想這可能與念佛有關，不過，我可不能控制自己這些事，不能做到要表演就表演，我一方面認為是偶然巧合，同時也怕是「妖言惑眾」，我姑且將之存疑吧！

那麼說來，你可以真的相信我尚無任何超自然能力吧！你只可相信我是極其虔敬誠心念佛的，內明刊出筆名「由我」大德的大作，承其嘉許過當，我在此合十叩謝，愧不敢當！我確不敢自掠佛力拯救海狗而冰封拉巴多狂風吹冰之功！我豈有能力？那若非偶然巧合就是佛力！斷非我念佛的力量所致，可能也是佛教人士許多人與我大家同心念佛懇求，佛菩薩亦有悲願救生吧！佛力不可思議！我是如此卑微凡俗，豈敢妄掠佛功？

「由我」大德謙稱無修持力量，不能藉心念挽救魚兒，這事，我認為，不是修持問題，而是其中還有因果輪迴循環種種問題，劫數難逃的，我們怎能挽救！「由我」大德為之唸往生咒，使牠們能往生，就是救了牠們了，這也是無量功德啊！

我不是也眼見小魚被人釣殺嗎？我也只有為牠們心念往生咒，我認為我們但求盡心罷了！

我上面說的心力實驗，我想，人人都可做到，不妨先從輕微物件做實驗，例如：心中念佛，目注紙張，使之動盪；或：凝視燭光，使之升漲；凝視書頁，使之翻動；凝視牙籤，使之移動；如果我們不斷實驗，久之必



有成效，由淺入深！至少也會碰上「巧合」！

我這樣提議，不過是要說明，念佛是入靜入定的最佳法門！是釋放我們被物欲物質肉體禁錮的潛在智慧力量的最佳路徑！

假如有人罵我這是「妖言」或「迷信」，不妨就請其多看些佛經，多讀些新科學知識再說。人們常常以本身的無知與愚昧來衡量批評他所未知，這是很不幸的！

神通不過是潛能釋放出來的表現，並沒有什麼神奇怪誕不經！

釋放人體精神心靈潛能，正是當今世界科學先進國家紛紛爭相研究的，而佛教老早就有釋放發揮潛能的方法了！其中最簡便的捷徑，就是「虔敬念佛」！勤持不懈！

說明白了：預感並非神通，只是潛能。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都不是神通，也只是人人應具有的先天潛能！人們一定要用物欲煩惱來封死了這些先天潛能，反而視之為怪異！等於一個人，自己不去學走路，自禁於籠內，反而指外面的行人說：「你們都是妖怪，你們怎麼都會行走呀？」

好了，我已說清楚了「預感」不是神通之一，這才不妨談談「預感」吧！

大德與讀者們由沈九成先生賜問我定中見到什麼？我這裡姑且妄言一番，聊供一哂！我絲毫不敢以預言自居，我的天老爺！預言家在美國、加拿大，多得一毛錢可以買一百個！多少個職業預言家，「某某博士」，「某某夫人」之類的，每年在電視上、報上，大講「預言」，人人都自稱是「先知」，講的預言，或靈不靈，那又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靠此賺了大錢。

我還不夠資格講什麼預言，我們佛教裏也不主張有人亂講預言的，我想我今次在此亂講，必然有悖佛教的原則，不過，我不得不違規亂講一下，作為敬答讀者，可千萬別誤會我是在招搖撞騙哪，以後我也不敢再多亂講。

我定中見到的，四個月前有函敬述給沈居士的，有十餘則，其中有些已經應驗，可說是「童言無忌，亂說亂中」，我這個老猴精，曾在函中說的，包括有中國大陸空前大水災，死亡數萬，臺灣上空飛機爆炸死亡慘重的

等，幾件均不幸言中，我因不願妖言惑眾，所以不敢公開發表該批預言。

這裏我姑妄再亂講幾條未來兩年內的預見，若將來應驗，則請大家同心多念佛行善，若不應驗，你不妨就罵罵我這猴頭胡說吧！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所見是真境是幻！

我看見中國大陸與非洲蝗蟲成億為災。我看見大陸空前奇旱為災。我看見北部強烈地震，山崩地陷。我看見崑崙山脈發現鈾礦。珠江三角洲河口發現巨大海底油藏。海南島外海發現油藏。香港外海也發現油藏。

我看見大陸核爆空前大核雲，可是也見到慘劇。我也看見臺灣海底發展採鈾。我看見天文界發現新星。醫學界宣佈發明治癌新藥。

我看見教廷選舉新教宗。我看見僧王臥病。我看見伊朗霍梅尼的大殯行列，伊朗全國大混亂引起大戰危機，美蘇正面捲入。

我看見蘇聯在黑海海水中提煉鈾。蘇聯的心靈能力研究有突破的新發現，將實用於軍事與科學醫學上。中國大陸有很重要人物逝世。非亞地帶戰爭。印度瘟疫。孟加拉灣颶風洪水淹沒陸地十數省，死人數萬。喜馬拉雅山強烈地震，震波連綿至雲南、越北、廣東、香港與臺灣。香港下冰

電！十二月初一左右香港被奇臭大霧封鎖。我又看見曼谷王宮御河流血兵變，泰王出走外國（上次我亦曾見到政變與楊夫人言及，已說中）。我看見大陸邊境戰爭，港海撞船。

我看見大陸很多很多人潮擁至九龍。我看見臺灣一位很重要人物住院開刀取結石。

我看見遙遠的將來，香港爭取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像星加坡一樣，我看見港九數百萬人投票獨立！

日本的熊本縣附近火山，明年將會爆發，這都不算是什麼預感了。世界有史以來最慘重大空難——七百多人罹難，飛機之一有一個號碼「一三四七二」，又有一個「P」字。三藩市地帶大地震……。

我想我亂說幻象也說得夠了，俗語云：不說不錯，多說多錯。我原不是預言家，你千萬莫當真才好！好在你已見慣了假預言家，多見一個一笑不妨！

我常這樣想，只要我們虔心念佛，未來現在過去，發生什麼，我們又何須憂慮於心？我們常心念觀世音菩薩，必可脫災厄，心念文殊菩薩，可

斷煩惱，我們多宣揚佛法，助人行善，助人斷煩惱，不就夠好了嗎？何必常懷千歲之憂？

## 放大蒙山與遊魂

溫哥華的佛教活動，越來越蓬勃了。佛教的法師與居士不斷在此努力播種佛法種子，他們的不懈奮鬥已經開始有良好的萌芽了！本來溫城信佛的人不很多，過去上佛教會去聽經的人數屈指可數。但是經堂上「小貓三隻四隻」的情況，如今已經大為改觀了。今年第一次觀音聖誕那天，就有一千八百多人擁到溫哥華佛教會拜佛聽經；盛況空前！來的人固然是華人佔最多數，西洋人也不少。

前些日子，佛教會舉辦溫城首次的「普渡大蒙山」三天，由竺摩老法師主持，馮公夏居士羅午堂居士等多位大居士護法，一連三天，超度加拿大的無主漂遊野鬼孤魂。這是一件莫大的功德！此地野鬼遊魂，到處滋擾，淒苦哀啼，情狀可憫！

竺老主持此一大法事，轟動了全加拿大，很多人都懷著敬仰及好奇前來觀看，報上也有報導，英文報的報導雖然很簡短，至少已經使洋人讀者初步知道佛法可以超度亡魂，佛教會做這件大法事，對於加拿大社會具有未來的深遠教育意義。

那一次首次「大蒙山」施放之時，每天晚上都有數以萬計的野鬼孤魂來領受，包括土著印地安人的先人鬼靈，白人的先人及近人亡魂，華人在此的已故靈魂……都圍在佛教會大殿外等候，領得佛法超度的指引，歡喜而去。我在家中遙遙亦可見佛教會此種盛況。

說也奇怪，自從首次放大蒙山之後，溫哥華一帶的車禍案件及加拿大的車禍死亡人數驟然下降了！數月以來，很少有車禍死人，本來，年年夏季，加入趁著天氣好，都駕車出遊，車禍特別多，今夏却特別少，說是附會也好，巧合也好，這却是一件事實。官方公佈的車禍紀錄資料顯示今夏比去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

佛教會於孟蘭節前又施放一次一連三天的大蒙山，再次超度。這一次，溫城的人，無論是否佛徒，是華人西人，都爭先來參加供設已故祖先

親人的牌位附薦，多得不夠地方安置！其中甚至有人附薦「愛貓菲菲」、「小狗比比」之類的牌位來超度牠們。此次因竺老已返馬來亞檳榔嶼本寺，溫城的法事由其高足繼聲法師主持，眾位大居士護法。亡魂來領法的依然很多，有許多不遠千里而來。

佛教會此時正在增建大雄寶殿新殿之中，工程未受當地建築工人罷工之影響，不久將建成巍巍的大雄寶殿，巨大佛像也即將啓程從臺灣運來，將來開光後，大殿可容數千人參拜，不至於像現時那麼擁擠到站在殿外草地佇候了。回想佛教會當年創始之初，各位大德居士的辛苦籌營，經歷幾許艱辛，才有今日的成就，他們的葦路藍縷苦幹精神，真令人敬佩！  
案：現在大雄寶殿已落成開放了。

同時，溫哥華觀音寺也已經破土動工，建了地基，預定半年內就可建成了。觀音寺的地點在市郊，綠野遼闊，又有河川遠景，海天在望，無車馬之喧，十分清靜，將來是靜修研讀佛經的一個理想所在地，可惜工程被罷工的建築工人工會攔下來了一陣子。年年罷工一拖都半年，令人擔心，可是這一次，罷工為時不長，豈非也是奇緣嗎？

案：此書出版時，觀音寺已落成。



說起野鬼遊魂的事，不能不提及幾件真實情況：卑詩大學的大門進去，有一條長達三英里的林蔭大道，行人不多，車輛却很多。時常於黑夜有一個西洋女子在路邊出現，伸姆指向駕車人求附載，她上了車，轉眼就消失了。這是溫哥華西報不時提及的最著名的「大學女鬼」，她名列於靈魂學會的檔案之中，許多作者都提及她。這一陣子很少聽到她的新聞了，是否也去領了大蒙山的超度，則不得而知。

溫哥華市區在八十年前很狹小，周圍才幾方里，後來市區不斷向外增拓，至今已擴及長十多英里寬七、八英里的遼闊市區了，把八十多年前郊外的兩三處墳場都包括了進入市區之內。當年南郊的「山景墳場」，如今已四面被住宅與高樓商店等等包圍，它附近的軍人墳場亦然，另一處在東南角上山坡的「海景墳場」，則還較為偏僻，但牆外也是主要交通要道，車水馬龍了。「山景墳場」是舊式的墳場，密密地豎滿了各形各式的墓碑與十字架，又有石雕的有翼天使像，石雕花圈，耶穌十字架受難像，又多座希臘式石柱的小亭子壓在墓上，華人的墳場在其中的一角，墓碑林立，中英文同刻。那景象就是白天大大太陽之下，望之也覺得鬼氣森森，更

不用說晚上。『海景墳場』是較為新式的墳場，不許豎立墓碑，只許平放墓碑銅板，故此遠望不似是墳場，倒似是一座私家花園。它較為開朗一點，又有遠遠的海天景色，沒有那麼恐怖。

山景墳場的數千華人墓碑，早幾十年在加拿大排華風潮時期，被白人惡意搗毀，至今仍是面目全非，有些墓穴甚至被白人掘開，屍骨被拋出地面，任由野狗啃咬。後來，有子孫的，有人來重修，無子孫親人的就任由得人畜作賤了。最可憐就是這些無後無親的孤魂，他們時常依戀在墓邊啼哭悲歎，聲聞於路人！這些無依孤魂，都是幾十年前飄洋渡海來加謀生的，那時華人不得入籍，不得接家屬來加；這些勞工，又不能結婚，辛苦賺了幾元血汗錢，都寄回貧苦的故鄉去贍養父母妻兒，他們自己在加國做牛做馬，流盡血汗，鬱鬱以終，含恨難消，幾十年來都在墳邊哭泣。這些先民遊魂，此次有一些去接受放大蒙山的超度，但是，依我所見，仍有不少不去接受，仍在戀屍不去，憂苦啼哭。

此地時常有人駕車深夜路過山景墳場，看見有人從墳場內走出來，橫越馬路，駕人慌忙剎車以免撞倒他，可是緊急剎車後，馬路上空無一人！

山景墳場的攔路鬼影，非常出名，不過近兩、三月來，自大蒙山施放之後，已經很少出現了。

山景對面，過了四十一街馬路，就是軍人墳場，都是大戰期間戰死的軍人墓穴，周圍今已是公寓林立。冬天午夜，淒風慘雨之時，不時有住家聽見出操聲音，望之看見軍人墳場內有士兵排隊出操，士兵或無頭，或無四肢，或血淋淋；有時則炮火隆隆，子彈呼嘯，視之則不見人影（英文「加拿大的真實鬼故事」收有此一段實錄，提供出現之日期時間）。但是今年亦未再聞此類新聞了。

我時常勸告朋友勿於夜晚駕車經過山景墳場，免招陰氣。

海景墳場葬有好友兩人，一位是源醫生，十多年前駕車夜歸被一青年駕車撞死。源醫生當時才卅一歲，青年有為，前途無量。他是一個孤兒——在中國大陸戰亂中，他的父母死於戰禍——他流浪到臺灣，半工半讀，居然讀完了醫學院，成績優異，繼而出國深造，在溫哥華實習方告完畢，剛開始租了一處寫字樓開業。那夜是耶誕，他受友人邀請去大學舞會，夜歸罹難。他死前一夜，臉色慘白可怖，忽然對我說起他在聖保羅醫院實習期

間，因趕功課，晚間獨自在解剖室解剖屍體，時值子夜三時許，他突然看見室內十多具躺著的屍體紛紛坐起來！嚇得他奪門而逃！

他當時問我這事是什麼預兆？我當年未曾恢復前生的天眼通，不能知道因果。而他是基督徒，我怎樣去勸他呢？我只好說：「這不是吉兆，明晚的舞會，你最好別去了！」

然後他問我：「一個人死了，有沒有靈魂？」

我說：「有的！」

他陷入沈思之中，坐在椅內，良久不語，我猶記得此一神情，當晚我勸他改信佛，他說他覺得佛教太迷信，他說信主耶穌才得永生，我就不便再跟他談下去了。

後來他葬在海景墳場，完全沒有人去看他，只有我每年送花給他，送了很多年，後來才不去了。記得每次我把一束花放在他的平放的銅板墓碑之時，總感覺到銅牌上發出強烈的磁力吸住我的手，拉我用手按著它，好像有人用力拉我一般，被他一拉，我的淚就流下來了。我會哭叫：「源醫生！源醫生大哥！你好苦啊！」

那時我仍未能見異物，只可感到他的影子，只可感到他的力量。他其實與我相遇才幾個月，他因讀我的小說而感動，自願做我的好友兼兄長，我身在異國，也是孤苦淒涼，舉目無親，得此好友，方慶有伴，怎料甫相逢又生離死別？

後來有一年我病了，住在醫院，半夜看見他登樓來探視我，殷殷問好，又安慰我：「你就快好了，不要擔憂。」我醒來，病房中只見眾人都睡熟，燈光下那有他人影？我癒後出院，送花去他的墓，哭了一場，他的銅板墓碑緊緊吸著我的手，久久不肯放開。

這兩次大蒙山，我盼見他去受領，却總不見，他仍然依戀著骨骸！只有希望他有一天覺悟而去往生吧！

在海景的另一個好友，是西人。他是我認識的一位西人醫生的愛子，自然也是基督徒了，他名叫史提芬。我初來加，曾受他家招待住過幾個月，他兄弟多人，只有他與我最合得來，我們一同去採蘋果，一同去玩，他的父母常說我可算他家的又一兒子。

我不願久擾他們，所以另外租了房子與我母同住，後來較少來往。史提芬却時來探我，大家在一起很開心，他那時上大學唸地理系四年級，有一天來我家吃了午餐，他說他要到北方去做暑期工作，自工自給，不再拿父親的津貼，我勸他別去，我叫他安心唸好學位，將來才自立的，他不聽我的勸。

他到了北方，做開馬路測量工作，薄暮時分，開路的壓土機開到，沒看見他，把他壓在重達數噸的壓路機下，不到幾分鐘就死了，可憐他全身被壓扁，全都壓爛了！

史提芬那時才二十二歲！長得十分高大清秀英俊，却變成了一團肉醬，棺木運回溫哥華，他的父母兄弟從美國趕來辦理喪儀，西方人習俗由好友親人擡棺，他有五個兄弟，擡柩需六人，還欠一人，他母親請我亦以義兄弟身分參加擡柩，於情於理，我都應做的，因為我一向很愛這個朋友，除了上面說的源醫生之外，史提芬算是我最好的好友了。

我與他家五子合力擡著靈柩，擡出殯儀教堂門口，當時並不覺得它很沈重，因為五兄弟都是高大雄壯有力氣的。擡放在靈車上，開到海景墳場

之後，我們六人又合力擡他下車到墓穴。那知此時，六個人都擡不動那棺木了！我感覺到棺木十分沉重，好像有幾十噸重，壓在地面，怎麼也擡不起來！而那時五兄弟都沒有哭，事實上，除了大哥最疼愛這個史提芬之外，其他四個平素都和他合不來，此時都不悲傷，反而最傷心的是我，我的感情一向很重，此時我已哭得淚流滿面，他的母親早已哭倒在地上。

我感覺到史提芬不願離開他母親，我就說：「伯母，史提芬是捨不得您，您來勸勸他吧！他終該入土為安！」

他母親哭道：「你替我勸他吧！……我……。」

於是我手撫棺面祝道：「史提芬，我們都捨不得你，可是，你終歸要下土才好，別叫你母親太傷心啊！史提芬，我們愛你，你乖乖地做個好孩子吧！我會為你唸佛經！」

然後我聽見棺內一聲歎息和啜泣，五兄弟也聽見了！四個不睦的哥哥嚇得就跑，大哥哭倒在棺上。我變成唯一能拿主意的人，我命令他們回來，他父親也支持我。之後，六人合力擡棺，此時，那沈重的重力全都消失，依然輕輕可擡，我們把他送到穴邊。

後來我每年獨自去送花，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已遷居美國，只有我年年去探視他。他葬處距源醫生不遠，我一去就看他們兩人，史提芬的墓碑也同樣發出磁力吸住我，不肯放我走。這幾年我專心學佛及修行，又搬家遠了，沒有再去探望他們兩人。這次大蒙山，我見到史提芬去聽了，不過他沒有接受超度，我寫此文時，他在望著我癡笑。

上面說的沒有半句虛假，您以為我是發了神經嗎？您以為我編造出來胡說嗎？您不相信人死後仍有知嗎？

美國加州有兩位有地位的科學家，一位是物理學家，一位是心理學家，兩氏携了錄音機，到墳場去錄音。他們把錄音機放在墳墓上開了機，在大白天，在電視公司派出的大隊攝影人馬拍攝錄影之下，他們把錄音十五分鐘的結果，當場立即播聽，那沙沙響的錄音上出現一個男子的微弱聲音說：「這兒好悶氣啊！」

這一段實錄，曾於最近在美加的電視上映，這家是美國兩間最大電視公司之一，聲明全屬事實，毫無作偽。美加幾千萬觀眾都看到此段不可思議的實況錄影，真乃轟動一時！



那兩位科學家，聲言並不相信有靈魂存在，故此特別去墳場研究，以證實有無靈魂，怎知錄下了很多鬼魂講話、歎息、啼哭……種種鬼聲！後來科學家也只好說：「無法解釋此種超常的情形。」

這段「難以置信」的真實錄影，亦在香港及世界各國放映過，很多人看過，並非我杜撰！

一般人把死者埋葬，密封於棺木，其實對於死者是等於囚禁了他，固然，靈魂是可以出入物質的。但是，土葬往往使靈魂變成「戀屍鬼」，更不要說是死者色身被細菌噬吃腐化，或者被野狗啃吃，或者被人侮辱踐踏，如果腐菌傳出，就造成病疫，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都不如接受佛教的火葬為乾淨妥善，火化之後，靈魂又得解脫，又得佛法助之往生，他就是不肯去往生，至少也自由逍遙。

美國又有一個科學家，是個業餘的靈魂學者，他常到荒野的山巖去拍照片。他使用的紅內線軟片。時常從空無一物的巖洞或山石上拍攝得相當清晰的人形，面貌清楚可辨，有印地安人、有白人，也有動物，無不栩栩如生！這也是美國電視上映過的「真人真事」特輯之一，並非我臆造。這

位科學家說：紅內線能看見非物質的「能」，人及生物死後，肉體已化，但是其靈魂仍存在，故此紅內線可攝得鬼影，有些是幾萬年前的先民鬼影。他又說，到處都有這些靈魂在飄流，他已攝得無數的鬼影。

佛教各地的寺院大德們都在中元節施放大蒙山超度亡魂，香港、臺灣、美國、南洋……都在大做超度法事，這是功德無量的。從上述的事實來看，佛教超度亡魂是有效的，有必要的，不可視之為徒然安慰活人的心理儀式，更不可視之為迷信！作者案：紅內線，英文 *Infrared*，是指光譜上紅光以內的邊緣短光波。一般人常將它與紫外線混淆，誤譯為紅「外」線，這是未經過細心研究過光譜的粗心大意。



## 我聞神仙亦有死

溫哥華多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天陰，煙雨濛濛，雲掩羣峰，詩情畫意是有的，可是那分陰暗，真叫人心頭憂悶！

美國西北角上的首府西雅圖，也是如此。從華盛頓州北上，經溫哥華，沿著太平洋岸邊，一直到阿拉斯加首府朱諾與空運樞紐安哥拉治也都是這樣，終年陰陰沉沉，烟雨濛濛的。

傳說楊貴妃在馬嵬坡並未身死，是以一個宮女化妝為貴妃代死，楊玉環本身改扮民婦，逃出四川，後來經過東北，西伯利亞，浮海東渡，來到阿留申列島，最後定居於阿拉斯加的柯迪亞克島，託言已到了蓬萊仙島。

今日的柯迪亞克島，是盛產皮貨地氈之地，島上居民大多數是以漁獵為生的土著印地安人，面貌很像中國甘陝一帶的人，言語之中，頗有接近中文發音的單音字，例如：他們稱烏魚（梭魚）為「Thok」，接近廣東人

稱為「梭魚」中的「梭」字之音。他們說話中的一個副詞，其音為「kar」，意為「很」，則其音又似臺灣話的「很」字的音「卡」，拿一句來研究，土著說：「烏魚很好」，音是：「Thok kar lok」（梭卡樂）。另外還有很多很接近中文古音的字，他們的生活習慣、風俗、道德倫理觀念，都很接近保守的中國鄉村居民。如果說他們的遠祖來自中國，也不無可能。

「山海經」稱中國的東北方遠處有「大漢國」，依情形判斷，似是今日的阿拉斯加與加拿大，大概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不斷向北美洲大陸移民，古時在北美洲的漢人很多，多到稱為「大漢國」，可能有一部分的子孫已經與土著通婚，漸漸忘記了來源，也可能有許多土著根本就是漢人的遠代子孫。

阿拉斯加灣與加拿大的卑詩省，風浪洶湧，海岸的海底，積有沉船數以千計，最近發現了一些是古代的中國木船。又發現土著墓地中出土了中國式的陶瓷與物件。推想中國人在古時已常常由西伯利亞航行到阿留申列島，到阿拉斯加與加拿大，或為貿易，或為移民，或為逃難。西伯利亞

（鮮卑）東岸本來是中國疆土，直到清代璦琿條約才割出去給蘇聯。在古時，海參威可能是一個華人聚居之港，大批的中國船從海參威開航上柯迪亞克島去，帶回大批熊皮、鹿皮與「黑鑽石」和卑詩的綠玉。

阿拉斯加與加拿大間的 Yukon 河，實是土著語兩字拼成，其意為「玉江」，可能原是中文漢字；「玉江」盛產碧玉與黃金，今人譯音為「夭礦」，實未究其原！

今日的柯迪亞克島土著，仍然流傳著一段傳說，說他們的祖先娶了一個來自東方的絕世美女公主。這位公主在島上住在一座特為她建造的東方宮殿，當然今日已無遺跡可尋，是否這就是楊貴妃呢？

白居易的「長恨歌」中說：「……忽聞海外有仙山，山在虛無飄渺間。」正似今日的柯迪亞克島的情形，我記得當年經過該島，看見山峰高聳，浮懸在飄渺的空氣烟雨之上，真有一點仙境的味道，但是已無詩中所言的亭臺樓閣，更難考證是否「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了。

大概楊貴妃出奔來到柯迪亞克島蓬萊仙境，也只是一種傳說而已。日本也有一座楊妃墓，想來亦是美麗傳說的附會。其實楊貴妃就算能夠從馬

鬼坡逃出了日本或阿拉斯加，其時也必至少五、六十歲，又兼早已肥胖得「侍兒扶起嬌無力」，可能是一位龐然大物的三百多磅的「超級肉彈」了吧？怎樣美呢？美色青春，不過只是紅粉骷髏，佛家早就看透了！然而俗人總喜歡沈湎酒色之中，並不知自己是臭皮囊，不知美人是紅粉骷髏，不知酒是穿腸毒藥，俗人將「意淫」寄於幻想的美色上面，於是臆造出怎麼怎麼美麗！又怎麼到了日本，到了阿拉斯加成為仙女！誤以為仙女必然是美麗青春不老的。可知仙女未必就個個都美麗？可知仙女也未必就是少年青春呢？

劉伯溫詩：「舊花欲落新花好，新人歡笑舊人老，佳人見此心相憐，舉觴勸我學神仙，我聞神仙亦有死，獨我與子不見耳，昔人壽高惟彭祖，八百載後又如何？」

從此詩看來，劉伯溫也有一些悟得人生之無常了，可惜他仍悟得不透徹，只告病而退隱學道家辟穀煉氣，到底叫那位殘酷的朱元璋不放心，卒賜毒酒把他處死！把他的一切道術著作全燒掉。劉伯溫只有一首「燒餅歌」流傳下來：「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休！」這些名句，傳誦

至今。其實，燒餅歌只是後人託名的偽作，並非劉伯溫自作。

假如劉伯溫當年從初機之悟，進修佛學，遁入空門，做了出家之行腳僧參學四海，而不住居於家鄉安享那魚米膏粱的儒隱生涯，也許就不會也淪為被朱元璋所烹的「走狗」之一吧！

神仙是有的，但是神仙也不是永生不滅，神仙的生命也是有盡時的，只不過神仙的生命比凡人稍微長一些，神仙有些可活到幾百年，有些幾千年，但是沒有不死的神仙，這道理連劉伯溫都明白的。

而且，神仙有許多種：一般而言，還居住於人世的是些仍然具有人身的肉體的「地仙」；已經肉體死亡，成了鬼魂仍不忘修道得氣候的是「鬼仙」；另一些已修成了可以出入太虛的能夠變化的是「天仙」；再進一級的是「大羅金仙」。道家的修行與佛家不同，道家有道家的成就，道家修成道術神通也很可觀，修成的壽命（肉體及精神兩者的壽命）都有很長的時間。但是佛家修的並不刻意求肉體生命之延長，佛家參透了無常，幾百年的生命，幾千年，也不過只是彈指間而已，終歸於幻滅的，不信嗎？請出神到太空深處再俯望地球吧！地球的自轉與公轉其快如電，多少生命在



一閃之間出生，在一閃之剎那又歸於滅亡，當我們進入外太空深處之時，回首望塵世，彈指一切已成空！富貴榮華，億萬金錢，名利地位，妻子，美色……一切，無非都是春夢之無痕，那裏有實質？就連那些人仙、地仙、鬼仙、天仙、大羅金仙，也只不過是略為較長的生命一閃之光而已！有何可羨？有何可戀？

佛家並不刻意追求生命之延長，佛家尋求的是進入無餘無漏轉識成智的，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就是進入與宇宙化為一體的永恒的「意識存在」。

或者正由於此緣故，佛家修行者，大多數只修「性」而不修「命」，或則太注重修真性，而太忽略生命！

溫哥華東南有一條大河，名叫「飛沙河」。河中沙泥甚多，經年混濁，如不能與黃河相比，也可比長江了。河水急湍，處處都有流沙，十分危險，河的上游在溫哥華東北的一百多英里，有一處險峽，兩岸是峭壁懸崖千尺，河水最湍急，據河流專家報告，這一段河水的流速急達每小時一百二十五英里，比汽車還快！是全世界最急湍的一段河流，此地被土著印

地安人稱為「地獄門」(Hell's Gate)，談之色變。

每年，都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划艇運動家，要來「地獄門」河流接受急流考驗，以人力划橡皮艇向上衝！但是至今從無一人成功越過那像瀑布般的狂流！年年都有許多挑戰者被急流捲去喪生，有些連屍體都失了踪！

總之，「地獄門」河段，比長江三峽更險更兇，時常有人在此喪生！現在旅遊當局在兩崖之間設有高空纜車，可供遊客在空中俯視狂流，加拿大東部有著名的奈亞加拉大瀑布，在西部則有「地獄門」，兩處都不是好惹的險地。

在纜車未設以前，約在二十年前，土著時常看見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在急流中出現，此位裸體巨人，皮膚灰色而略帶銀白鱗光，頭髮淡金，眼睛烏藍，閃著好像魚眼的光澤，他每每在狂流中向航行的橡皮艇發出警告的呼喊，使不少划船者得以避開水底尖如刀鋒的亂石而獲得安全生還。

那一段河道的河底是尖削的礁石，河水又急，常常有船隻被石戳穿下沉。沒有人能夠在急流中游水而不被石刀石斧割得遍體流血！但是這位全身赤裸的銀灰色偉丈夫，能夠履險如夷，毫無傷損。

這位神秘的銀灰皮膚的偉丈夫，突然在河流中間出現，突然在狂流中消失。許多划艇運動員見過他，沒有人知道他來自何處？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叫的是什麼語言——既不是英文，也不是土著的土話。

土著稱之為「飛沙河之神」。

十七年前，在飛沙河的下游，有幾個白人垂釣於月夜，看見銀灰皮膚巨人出現於洶湧河心，一個白人携有獵槍，開槍射中巨人，那巨人狂喊著，隱沒在混濁河流之中。

幾天以後，在更下游的漁人，網獲一尾巨大罕見的鮫魚 (Sturgeon) 重達一千七百三十多磅，魚身有子彈傷痕，送到溫哥華水族館，請專家鑑定，說此魚已經壽高三百五十年至四百年之間。

巨鮫不久死去，被水族館製成標本，我去看過，牠巨大如白鯊魚，又有些像小鯨。最近幾年我沒去逛水族館，聽說巨鮫被暖氣薰腐了。

自從巨鮫被捕，飛沙河的地獄門一帶不再有人看見銀灰色巨人在河水中出現向划艇人示警了。如今，「地獄門」河水中有更多人覆舟沒頂了！

這是一段真事！飛沙河以前盛產巨鯨，在文獻上，就載有捕獲重達兩千多磅的巨鯨。土著先人常捕獲巨鯨為食物，由於巨鯨生命力特別強，土著把牠縛住養在江流內，隨時在牠身背上割一塊肉來烤吃，這魚至少可支撐十天八天才死去。有最長命的，牠在被逐日割肉之後，仍能支撐到三個星期至一月之久（土著的殘忍難以想像）。

由於後來濫捕，飛沙河的巨鯨已於三十年前絕跡了，如今再也見不到巨鯨了。

這位銀灰巨人，就是曾經逃過巨劫多次的巨鯨，修鍊成了人形，不過還未到地仙的地位，牠心存善良，出現於險流示警救人，不幸被兇殘的獵人射殺！幸而牠一生為善，其精靈已經轉入另一「空間」去修行了。

不過，這些「仙」，都是有生有滅的，只是具有一些神通，通靈，能變化，能預知，但是仍是有生命限度的，只不過是比我們長久一點

人類修成的地仙，有活到一百多歲，兩、三百歲的，終究還是會死，肉體是必朽的。不要祈望肉身可以飛昇，煉丹煉汞並不能真使人長生不老。不過，性命雙修確可使人延年益壽老當益壯，使人在這百年的短暫生

命過程中對社會提供較長時間的貢獻。

佛教修行者多數只修性而不修命，是以很多出家人與居士仍然多病體弱。能修成虛雲老和尚那樣高壽的，想不多見。

這個五濁塵世，本無可戀，可是，學佛為了什麼？真的要只做自了漢嗎？

如果學佛是為了自度度人，又為了行佛心慈悲濟度眾生，那麼，修行人就應性命雙修，有了健全的體魄、充沛的精神，才可以多擔當濟度及弘法利眾的大業啊！

我所以奉勸出家人苦行不可太注重「守午」，又不吃早餐，又不吃晚餐，又要夜坐「不倒單」，那樣苦行，苦到健康壞了，怎有充沛的體能精神來濟度弘法揚教呢？與其苦行自苦，還不如多做廣大普及的慈善濟度眾生的苦工吧！

學佛人多半修性不修命，學仙道者多修命而不修性，各走極端，給我這麼多感想。

神仙亦有死，所以並不值得羨慕，還是多學慈悲佛法濟度眾生，但求無負此生吧！



## 土星千層光環之謎

土星為什麼會有千多層美麗的光環？是什麼構成的？

「航行者一號」與「二號」宇宙探險船先後拍回了土星照片二十多萬張，也帶來了一千個謎。

全世界全人類驚歎著，觀看電視上的土星傳真。暫時忘却這一個地球上的諸多煩惱——什麼石油危機、中東戰事、伊拉克伊朗戰爭、能源荒、地震、火山爆發……一切都顯得太渺小了。讓我們擴展視界，看看外太空的偉大宇宙吧！

人類為什麼那麼狹窄心眼？為什麼有些人就要非迫害他人不可？為什麼非互相殘殺不可呢？

人類為什麼不團結起來，集中力量，一齊向外太空發展？



單是美國獨力發展的太空科學，就已經可以把人類的眼睛帶到土星上空去了。假如全世界各國都聯合起來發展太空科學，不是更能深入探討宇宙的奧秘嗎？

看，土星多麼雄偉壯麗！地球人類從未這樣接近地觀察過土星，從來未發現過土星有那麼多的神秘！

三百七十年前，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用原始天文望遠鏡發現了土星有光環和四個衛星月球，伽利略的望遠鏡只有三十二倍，只能望到土星光環是三、四層。

這一次，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旬，美國太空署和許多科學研究機構合作的宇宙探險船「航行者一號」（Voyager I）和「航行者二號」已分別先後抵達土星上空。

「航行者一號」向地球拍發回來的電子攝影密碼，由美國的管制站收到後，用自動的電腦，將密碼數字所代表的顏色、形狀，一微粒一微粒地砌了出來。放射在電視螢幕上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美麗無比的土星真面目。

美國加拿大兩國的科學家，數以百計，每天在電視上舉行土星座談會，為我們分析土星的一切。

「航行者」宇宙探險船兩架，兩年多之前從美國先後發射，「二號」發射較晚，但是抄了捷徑，反而比一號先到木星、土星上空。真正驚人偉大的接近照片，則是「一號」所拍發回來的。

美國瑪利蘭大學的生物學家龐諾培魯瑪博士 (Dr. Cyril Ponomperum<sup>28</sup>)，遠在數年前，已經實驗成功了創造人造有機體，他用電流通過氫氣、二氧化碳與海水與阿摩尼亞等，成功製成了原始的氨基酸有機體，有生命的活動特性。這段新聞曾經轟動全世界，博士說：火山爆發的熱岩漿，在海底與海水發生作用，形成原始的氨基酸有機體，是地球上生物的起源。此說當然受到某教的抨擊。

科學逐漸推翻了神權，而且逐漸啟發智慧，使人明白其與宇宙的關係，這當然是神權宗教所畏懼而不容的。

佛教並不是一種神權宗教，相反地，佛教是一種科學的宗教。信佛修行，是從自我約束中尋求宇宙的真理，由覺悟而恢復本來的超越時空的大

智慧，回返永存於宇宙之中。這種大智慧，是由心力凝聚而成，它有生命的許多形態，但是它是超出於有限的物質生命的，如果一定要用生命的字眼來形容，可以稱之為非物質的生命。它被禁錮於物質的生命形體之中，須要直到釋放出來，才不受成住壞空的影響。

太空宇宙之中，本來就充滿大智慧，即是所謂佛！

這些非物質的智慧「生命」，却不是用有機蛋白質探測儀可以測出的，但是，可以經由心力的接觸感覺得到，也有些特製的放射線接受儀可以收到（以前在「內明」已講過實例）。

阿當斯基飛往土星，並非他的肉體飛去，乃是他的心力飛去，他在土星所遇的，也不是物質的「人類」「外太空人」，實在是「非物質的」「大智慧」——佛。他並不自知，也沒有人知道，就都說他的書是「妖言」。

阿當斯基書中說，他在土星上見到許多全身有形無實質，頭有五彩光圈的「人」，非常慈祥和諧，他又見到這些「非人」在金光的宮殿中，又見到來自各星球的「非人」聚會舉行會談。

阿當斯基的書，在一九五〇年代，是一場大風暴，說他怎麼「妖言」。他書中所述的土星許多特點，當時未有科學發現，如今在一九八〇年代，回顧此書，却都證明確有那些情形，例如土星上的光環有千多層，土星上有極強烈的旋風漩渦……等等。

阿當斯基說：那些「非人」講了很多話，叫地球的人類要慈悲，要互相扶持，不可屠殺以趨滅亡，那些「非人」告訴他宇宙「成住壞空」的原理。

阿當斯基沒有說這些「非人」是「佛」，但是，這是他無知而已，事實上，他見到的是眾佛。

土星，是毘盧遮那佛與觀音菩薩的道場之一處！

唐代瞿曇悉達所譯佛書，已有此記載。

太陽也是觀音菩薩常駐所，月為勢至菩薩與千手觀音常往處，火星為寶生佛與阿魯迦觀音時至地，水星為微妙莊嚴身佛道場之一，木星為藥師佛傳法地之一，金星為阿彌陀佛說法地之一（你可由此知「西方」的又一意義了吧）。

唐代的「梵天火羅九曜」也有此說。

佛教諸經說：生有四類，一曰胎生，二曰卵生，三曰濕生，四曰化生。此四者，三界受生之差別也。天與地獄唯「化生」。

金剛經內有曰：「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其中已經很明白指示了：生命的形態，不僅限於「肉體」「物質」，也不局限在於此一空間，四禪天外的無想天，生命無色（無形），非想非非想天，就是宇宙深處的另一空間，也都有無色的生命存在，佛是大智慧，皆將度之進入永恒不生不滅！

這些話題，詳談起來，要好幾百萬字也談不完，我們以後慢慢再一點一點討論吧！

世界科學家現在才開始逐漸注意到宇宙的複度空間與廣義的「生命」！也還有那些無知又愚昧的人仍然堅持只有物質世界肉體生命！

阿當斯基曾兩度被「非人」接往土星、金星，他一共寫了三本回憶錄，至今仍被某教當局視為「妖言異端」，使他含恨以歿！但是我相信他的精神心力已經回到土星那邊去了。

我數月前曾在另一處預言：「航行二號」企圖進入土星千層光環拍照片，將遭到光環的力量使其機件失靈！

當時我的根據有三：第一，我預見它。第二，我知道土星的千層光環是佛光之一，不可侵瀆！第三，從常識判斷，光環必有極大磁力，又有無數億萬粒點飛馳，必會影響航行者太空船的機件。

我的預言，又不幸而言中，航行者二號在八月份穿過光環時，機件失靈，鏡頭指向著太空，不能拍發光環內的照片，直到飛出了光環外而遠去，才恢復功效。飛船已飛向冥王星途中，土星千層光環的真相，人類始終不得逼視。

太陽系中，土星與木星有光環，其他行星均無。行星構成基本大同小異，從物理上來分析，很難解釋為何如此，只有土星與木星有光環，我入定所見若不妄，則千層光環實乃佛光！由佛的大智慧促成微粒環繞而成千

層光環，其光七彩，並非假借自太陽之光！

有一年，我乘飛機，適值狂風暴雨，氣流急湍，事實上，我們是進入颶風圈內，飛機狂搖急墜，窗外但見黑沈沈雲霧，不見日光，機上百餘乘客慌得驚叫，我慌忙合十高聲唸「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我並教眾人跟著我唸——只有些外教徒不肯唸，我周圍的人都跟我唸。

不久，黑色雲霧中出現了淡淡的七色千層光環，飛機漸漸平穩，飛機全身被光環罩住，機身底下的雲上，映出圓形的千層光環，把飛機影子套在圓光之內，不大也不小，恰好套住！也投射在下面的山脈阡陌上！

眾人見狀，方才信服，人人都更加誠心唸佛，直到飛機飛出了颶風圈外，重入陽光底下，那千層光環才漸漸消失。

後來有人說：這是太陽曬了飛機，溫度變化，引起了光圈。但是，我們當時非在陽光下面，而是在黑灰色重雲之內。

由得人家怎麼說，我總深信那是觀音菩薩顯聖的佛光，就算說我是附會也罷，我也不在乎。

前數月我函普陀山某法師（未得他同意，未便發表法號），我述及見到普陀山海上將現佛寺形象，俗稱為「海市蜃樓」（孫中山先生當年亦曾目睹，著作有提及此類奇事），一般人稱之為折光作用產生的虛影。

不錯，是地面折光折射現象之一，但是，為什麼普陀山海面上空，單單只出現佛寺佛境？却不折現摩天大樓？也不折射上海大都會的景色？又不折射長崎景色？

最新的科學，已發展到可用「雷射」（Laser），向空中放射立體的形象——一座空虛的樓宇，完全立體的——是為人造「海市蜃樓」。

佛大智慧大力，是一種輻射能力，就在普陀山上空射現佛寺佛境，有何不可？

土星的千層光環之謎，我認為並不難解！

那是佛光的一種！我無法提出物質性的證據，但是，我確知它是佛光之一，我確知佛菩薩存在於宇宙之間，我確於定中見到過觀音菩薩在外太空，也在土星，而當時我尚不知古代佛籍已載土星是菩薩的道場之一。後來的發現，頗使我驚訝。



有誰一定要將佛菩薩擬為血肉凡軀，那是我沒法子的事！當然，佛菩薩也常以法力現出種種化身來濟度眾生，只因眾生凡愚，不見已相不生信心之故。

## 摩訶曼殊沙華與紫色光焰

上篇拙文「土星千層光環之謎」，似乎引起一些讀者興趣，有些大德很客氣，說該文是揭開宇宙神秘與佛教奧秘的一種新觀念。另一些讀者反應不同，有人說：這是「奇文共賞」的「大膽假設」。也有人說：土星光環是自然奇觀，峨嵋佛光是山谷中的沼氣與磷光作用，凡此皆是自然現象，何得謂是佛光？有人又說：寫佛教文章，仍以闡揚經論為是，不可亂拉科學妄加附會。

這許多寶貴的指示，我都非常感謝！對於大德們的過譽，則愧不敢當！感謝各位鼓勵我繼續研讀經論與科學，對於反對我隨筆胡說的先生們，我也同樣感謝指教：我知任何指教都是善意的、客觀的。不過，我仍將繼續胡說亂寫下去，我的觀點，儘管是「奇文共賞」，任何人均可視之為「邪說」，我却覺得我們為了求知，我們必須對事物作為學問的探討研

究。我們學習佛理，當然首重研讀佛教經論，也當然是以佛語為基本，但是我們要曉得，佛經與佛語的內容，不但是針對人生，不但包含哲學、心理學等學問，也包含了科學在內。

假如我們學佛理，只注重佛理的哲學內涵及修行方法等等，而不談佛理內的科學意義。我們就是自我禁錮了！我認為學佛必須也研究科學新知識，才能夠幫助我們瞭解佛經當中的許多「超自然」大能力現象。

比如說，妙法蓮華經序品中說：「……是時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是經已，即於大眾中，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普佛世界，六種震動！」

假如我們不從現代最新科學知識去研究此一段經文，假如我們仍舊只從落後的觀念去衡量，視一切我們無知的現象為「怪力亂神」，認為「子不語」就否定一切未知，我們就難免不懂這一段說什麼，而以為它是「神話」了。

我們試分析這一段是不是荒誕的神話：

現代科學已經證實了人體是一座磁場，我們人人身體內都有靜電與磁場（以前我在內明發表過多次），即使是最無修為的人，他的身體內也有電磁，因為人體內有各種可以產生電磁的金屬元素——雖然分量不多，論起分量與金錢價值，還值不到一元美金——這些在我們體內的細胞、血液及各細胞與液體中金屬礦物元素的原子，與外界天然的原子一樣，並無差別，也一樣是由電子繞著核子旋轉的，也一樣產生磁場。人體內的許多金屬物質元素原子的許多磁場，不停在閃動，連結成為較大較繁複的磁場，人體是宇宙的縮影。

科學也成功地拍攝得人的手指放射著火焰靜電（內明已刊出過拙文），人體全身都有這些靜電磁場的火焰閃閃，隨著體力與心力的強弱而增減其明暗；生病的人，身體的電磁火焰就微弱散亂，忽明忽滅；健康的人，火焰強盛，焰光平均穩定。

人體的火焰，大約可歸納為七層：頭頂上一個圓形光環，兩肩各一個光圈（我也已在內明發表過科學照片），胸際一個大光環，臍部一個小光圈繞身，膝部各一個磁場光圈，兩足各踏一個光圈，兩手各有一個光圈。

這是人人都有的，佛說眾生均有佛性，此又為一旁證，佛說一闡提人等均可成佛，此語除了哲理之外，實在仍有科學真理在內。

科學證明，我們在靜定之中，腦波的八線波動的峰谷較小，換言之，腦波較為平穩平均。平時，我們腦波的波浪，忽高忽低，忽速忽慢，忽而狂奔，忽而短促，這都是由於我們心中欲念、煩惱、痛苦、不安、煩躁之類的諸蘊在作怪。使得我們的心力腦波動盪紛亂而不能集中，假如我們能夠靜下來，摒除七情六欲，去了諸蘊，我們的腦波就會較為平均穩定，成為有一定節奏前進的有用的超微波。

腦波，是體內生命力與各元素電子產生的一種超微波。腦子內的以億兆計算的腦細胞，是些神經細胞，神經細胞的微波電磁閃動交流，真是快速閃電。一座人造的電腦（電子計算機）的電磁神經已經是人所皆知的複雜，人腦比它更加複雜，人腦就是一座最精微複雜的電腦，它的億兆神經細胞閃著電磁（科學證明：神經的顫動，有一種含有鉀化合物的微細內分泌產生微弱電流及磁場的傳遞），人腦億兆細胞產生的電磁場，匯成火焰光圈，用紅內線攝影機，可以拍攝得出來，我們的腦袋上有閃閃的火焰，

大致是紫色的。

這就是今天迷惑了科學界與西方宗教人士的「紫色光焰」！西方一般人不知道有這些紫色光焰，但是研究東方神秘學的人知道，三、四百年前，法國的神秘學家聖日耳曼伯爵（St.Germain）已在其著作提到過，他的大意說：

「你們當中很多人跟了我多年，在修行上都沒有進步，你們忽視了你們各具有紫色光焰，你們不知道紫色光焰的意義，你們應該用鍊金的毅力去鍛鍊紫色光焰，它是通往宇宙的道路。」

聖日耳曼伯爵的身世難以考據，他只留下了幾本修道及鍊金鍊丹的著作。傳說他曾在天竺學習佛法，回到歐洲另創學說，一面仍企圖把普通金屬鍛鍊成黃金，傳說他已經成功，他能變銅為金，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怎樣「變」。他說過不可能用鉗鍋煉成黃金，只有用心力可以鍊銅為金，傳說他出入法皇宮廷，揮金如土，黃金來源始終是謎（也許他能用心力改變電子數目原子價）。

聖日耳曼伯爵的故事，這裏不想講太多。總之，他是一個歐洲傳奇人物。撇開他的身世傳奇不談，我們只談他所講的「紫色光焰」，可知他已經了解人腦袋上的靜電磁場會產生紫色光焰，或者他也知道佛陀頭上的金光，他講的紫色光焰是通往宇宙之路，這句話，很有一點意思！

我們知道，心力平靜，腦波集中之後，產生的超微波，可以連續射出，這些超微波，比什麼光波、音波都細微，當它射出，就像現代的雷射光束似的，可以引起很多的作用。

佛家注重修行，六度萬行，從戒得定，從定得慧，身心不動，腦波從凡人的紫色光焰鍊為金光燦爛，金色並非黃金財富之謂，而是最大的純淨和最大的光明也，日月燈明佛，因有大光明而得此名，他在禪定之中，進入無量義處三昧，即是空中不空的境界，腦波發生極強烈電磁作用，放射大光明，輻射向四方。

電磁光焰之為物，是具有很大擴散作用的，並非一定要有五百一千支強光燈管才照現夜空，北極磁光，有多少分量？只那麼微末的一點點，就閃耀了北極上空，蔚為奇觀。

佛的頭頂佛光，能夠「光照萬千佛土，靡不周徧（法華經序品）。」我們分析了上面所講，當不難了解。何況，電磁作用是引起連鎖作用的，佛頂佛光的輻射，引起宇宙中氣體、固體各元素原子的反應響應放出磁光，這有什麼難以明白的呢？

天雨的各种曼陀羅華，不是凡間的植物花朵——什麼玫瑰花、茶花之類，它是佛的輻射光能所引起的宇宙中元素原子的響應而呈現「花形」之相，紛紛閃現。原子的運動旋轉形相，本來就是花朵多瓣之狀（請參閱「內明」拙文蓮花之謎），空氣中，各種氣體，氫是一個電子繞著核子旋轉，氦是兩個……各種原子的電子，受到佛的心力腦波的超微波的輻射而產生放射靜電磁場火焰，像海洋中的波濤，一路傳湧過去。也一定有些核爆，引起「六種震動」。

大品般若經一曰：「爾時世尊在師子座，入師子遊戲三昧，以神通力，感動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令眾生和悅。」

大智度論八說：「入此三昧，能種種迴轉此地，令六反震動。」



大般若經曰：「六種震動，謂動、極動、等極動；涌、極涌、等極涌；震、極震、等極震；擊、極擊、等極擊；吼、極吼、等極吼；爆、極爆、等極爆。」

這還不夠明白顯示佛光引起核爆嗎？一說到核爆，人們就聯想到核子炸彈，其實核爆是釋放核內巨能，也可用於造福用途，例如核子發電廠之類，未必就都是核子彈。

再說那些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倒不是人人見得到的，必須在場聽佛法的人，心中虔誠篤信，心無雜念旁騖，那麼他的慧眼才能開，才見得到這些天雨法華的奇觀。慧眼不是真正的一雙肉眼，而是人的意識力，亦即心力腦波的一種，是一種微波，它能進入三昧，它能進入微細的外物原子，可以看到原子的曼殊沙華形態。

華嚴經講人有五眼，即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肉眼就是我們肉體的兩眼。「天眼」是色界天人所有之眼，人中修禪定亦可得之，不論遠近內外日夜，皆能得見。

「慧眼」是二乘之人，照見真空無相之理之智慧。

「法眼」是菩薩為度眾生，照見一切法門之智慧，乃是假諦道種智。

「佛眼」是最高境界之眼，佛兼具前述四種眼，乃是中諦一切智。

肉眼沒有微波發出，所謂「秋波」，不過是文人的杜撰誇張，肉眼其實等於照相機的「鏡頭」，只收不發的。

其他的四種「眼」，都不是肉眼的「眼」，而是腦波的四種，其中「天眼」是與松果腺關係最大的（「內明」已登過拙文）。「慧眼」等都是超微波，故能無遠不至，無微不見，深入宇宙太空，透視地層海洋，比雷射光束更佳。

有說非得要有最新核子設備才能產生微波，那麼請問他，蝙蝠又有什麼巨大科學設備？蝙蝠能夠放射出「雷達微波」，憑其反射而知方向，可飛行於黑夜，人所皆知。「雷達」之發明，靈感還是得自蝙蝠的啓示呢！現在的新科學，相當重視人類的「潛意識」超感力量，換言之，那就是佛家所講的諸眼（五眼又可再詳分為十眼），科學的實驗紀錄，我們改天另題再論。我手上的資料，多得可以寫一百萬字，今天不好太嚕囂多佔篇幅。

這五眼中的四眼，可得可失（見華嚴經），尤其是凡夫，可鍊得「天眼」「慧眼」，得於一時，亦失於一時，並非能夠長期保持的，除非他真正學佛到了一定的極高境界。

凡夫如我，偶有所見，不太敢自稱為鍊得天眼、慧眼，不過我確偶然會見到平常肉眼不見的事物，講出來，恐被譏為盜名欺世，或驚世駭俗，為了幫助分析研究佛學的淺近知識，我乃不惜被譏而講出來，並非有意班門弄斧。我的時現時逝的見境，並不完整，都是片段的，一閃即逝，要追看時，無影無蹤，來時不可拒，求時亦不可得，這都是肺腑真話，千萬別當我是「先知」，也別當我是「騙子」，我從不以「預言家」自居去亂講預言，也從不以亂講來斂財求名，內明登刊拙作之後，有些人找我我要我為其看看未來，我也都礙難從命的。我不接電話，不見客，不公開露面，就是怕亂講害人。更怕因公開講預言而沽名釣譽，「妖」言惑眾。我的時得時失的「眼」，只可供輔佐弘法之用，不作別的名利用途。

閒話說了一車子，到底我想說什麼呢？我是要說我以前在內明發表過的一段真實個人經驗：那年，宣化度輪法師在洛杉磯講經，我在三藩市金

山寺看廟，我忽見洛城佛堂景象，我見到老法師講經時，空中降下無數花朵形狀微細光塵，後來老法師回寺那天，我忽然從三樓跑下去，對恆實法師說：「老法師已經上了飛機啓程回來了，就快到了！快去接。」

老法師並無打電話回寺通知，寺中也無人知道他那天回來？我那一說，大家半信半疑。我著急得很，堅持我見不妄，恆實法師與恆順法師就打長途電話去洛城一問，果然那邊說：「已經登機了。」洛城飛三藩市，不過二、三十分鐘，我們問得來，已耽擱不少時間，連忙派車，我說：「接不到，老法師已經乘巴士進市了！」

恆實法師與我仍然驅車前往機場，果然撲了一場空，度輪法師真的已到舊金山，見無人來接，就自己坐巴士回寺了。

當我見到他時，我就笑問：「法師你講楞嚴經時，怎麼放彩色泡泡呢？」我講的那道場樓上情況，大致相符，我所見的曼陀羅華，在場有一位美國女居士也見到，她在那邊講出來，與我不謀而合，足證佛經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虔心篤信者，必會見到天雨法華的奇觀，在座的信眾，當然也都是虔誠的，不過，可能心中仍有多少雜念未清，是以一時未

得見，將來也會見的。

恆實法師是一位美國人，出身有名大學，有學位，中文素養很高，說得一口流利正確的北京話，經常即席翻譯宣化法師用國語講的佛經，我在旁也一字不敢妄改，可見他譯成英文多麼準確了。恆實法師這幾年虔心為禱求佛祐世界和平而三步一拜，已經拜了幾年，事先我不知道。前年我在加拿大，忽然看見他在南加州一處海邊公路上三步一拜，隨行有一位美國青年法師，是我不認識的。我看見恆實法師眉毛都變斑白了，他那麼年輕，白眉令我覺得很奇怪，又見他頭頂上天空有長長的卷狀的白雲，好像是龍狀，我乃寫信去問度輪法師，他的一位大護法弟子方果悟女士代覆信告訴我，確有所見的情形發生於恆實法師。

洗塵法師最近十月份來加拿大，十月九日晚上我突然見他在啓德機場登機，提了一大紙箱佛書給我，我忙打電話問楊家的孩子們，他們說：「你打來得正好，媽媽從香港長途電話來說沈九成伯伯託她打電話來通知，師父將於十月十二號飛抵溫哥華，請你去接機！」

沈先生發出的航空信，是十月三號的，却在十月十八號才寄達我家，加拿大的郵政效率可見一斑！還是「快遞」呢！信收到時，洗塵法師已回到香港了，幸虧我還略能預見一點。

洗塵法師見到我就笑道：「你上次在內明預講的香港大雨水災情景，已經應驗了！」

他果然携來了一箱佛書給我，是我一向求之不得的大智度論與瑜伽師地論一共二十多本，那麼沈重，真虧了法師辛苦携來了。

我們後來談了別的事，因說起，我們都惋惜埃及沙達特總統，我在那年四月時曾致函沙達特總統，請他勿閱兵，他沒回信。五月，美國的一份英文小報紙登出我的投書警告，說沙達特年底將遇險；我又見中東還有三位元首遭暗殺（按：本文刊出後已應驗：敘利亞總統被暗殺）。美國的心靈預言家也紛紛預言沙達特將被殺。人人均可見到他的危險，不用心靈預感也可預知他必被害了，這只是常識問題。

這上述的個人心靈經驗，還談不到是什麼「天眼」程度，有些是有所見，有些是常識判斷，說了一車子廢話，並非要賣弄什麼，只是作為小小

的旁證來分析佛經裏的內容。我想，我們只要虛心客觀去用新科學眼光來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佛經所講的，無一句不是合乎宇宙法則的，佛教所講的種種不可思議境界，必須有待日新月異的進步科學眼光才可以懂得，科學越新，越證明佛法的不可思議。本來，佛法自亙古以來，就是科學的宗教，而非迷信神權奴役的宗教。佛經所講的宇宙現象，超自然現象，語焉不詳。數千年來，科學受到種種壓迫妨礙，以致民智退化，中國人從一個古代的科學先進，淪為科學落後，一般人，還未懂得科學皮毛，就妄自以為是「二十世紀」的科學思想人物了，就妄自批評佛教的超自然現象是「神話」了。

幸而，當今西方最尖端的科學家都紛紛開始認識佛法了。他們陸續用新的太空時代科學眼光來一一證明佛經的內容，他們有很多論著都用新科學眼光來重新鑑估佛經，例如內明曾刊出的蔣元啓先生翻譯的卡普拉博士的「佛法與高能物理學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請多研究該文。我還未具有那麼高深的新科學知識和佛學修養，我只有很低程度，但是我仍在不停自修之中，我也將不揣謏陋，繼續以淺薄的知識來寫隨筆，

當然不少是講錯的，貽笑大方。可是，假如大家都怕講錯而不敢講，豈非更不好？那怕人家笑我穿鑿附會，我也還是要講的，只因我已經知道佛法是通往宇宙永恆之路，我希望普及地使人人都接觸佛法，脫出疾苦生死，我只懂淺的，就講淺的吧！

話再說回頭，我說：不錯，土星的光環，嵯峨巒頂佛光，捨身崖下佛光，都是大自然的，分析下去，都不外是原子、電子、核子，電磁作用之類。但是，在宇宙中的一切，在多度空間之中，有一種無色、無形、無相的原動力在推動一切，那就是佛，就是大智慧，有人稱為「上帝」，有人稱之為「造物主」，其實都是佛，都是佛的大智慧！我們要找尋這種智慧，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從學佛途徑進入三昧，回到宇宙中不生不滅的永恆，成為宇宙智慧的汪洋之一點滴，那些佛光是為了接引，才出現的，並非無因而現。

紫色光焰，人人皆有，却須勤求佛法，才鍊成金色佛光！





## 地球千層光環失蹤之謎

多次延期發射的美國太空穿梭飛機「哥倫比亞號」，將會在太空飛行之時發現些什麼？

我看見「哥倫比亞」將發現地球有光環的證據。

現在我們已知只有土星與木星有光環。可是這是在我們「現在」這一個地球時間的所見。其實，每一個行星都有光環，有些是在過去有光環，有些是在我們的「未來」將有光環。有些的光環可由肉眼得見，有些光環只有天眼、慧眼可見，或由科學的儀器拍攝得到其隱形的光環。

凡是有佛駐的星球都有光環，只是光環的構成不同，顏色光譜各異，冥王星也有光環的，冥王星是地藏王菩薩道場之一。若不信冥王星有光環，不妨到一九八六年，等到「航行者」太空船飛到冥王星附近拍發圖像回來，就可相信我言不是太妄了。太空船拍發回來的電波符號，被太空署

收到之後，由電腦處理，把那些數字符號翻譯成顏色形狀，我們將會看到冥王星的光環亦有千重之多，而且它們的光譜怪異，含蓄著巨量的輻射線，例如紫外線。

若以太陽的光譜作為基準，光可分析為七色，人所皆知。七色之外，紫外線是肉眼所不見，紅內線也非肉眼能見。紫外線是比較接近佛的金光的。我們不妨把佛光光譜繪出，圓圈的中心是無色的，佛首輻射出的佛光，是最短最微的光波（大光明）。凡人肉眼不可見，天眼、慧眼才可見，佛首外一重才是金光，光波略長，由淡金色開始，向外輻射，遞增強度，變為強烈金光。金光之外圍是一圈肉眼不可見的紫外光層，然後是紫光，然後是紫色光焰，再外是深紫，再外是綠光，再外是藍光或紅光。

一般凡夫，腦際時常閃現藍光，可在靜坐時見到藍光閃閃，或綠光閃動，有些出家人與居士，修行甚深，可見到自己腦際的圓形金光之輪，那就是很接近三昧佛光之境了，真正到了極境，却又無色無光。

冥王星的光環佛光，是紫外光與淡金為多，槽紋之間則是紫藍，這是地藏王菩薩的佛光。肉眼難見，須待科學攝影印出才見的。

地球也是有光的，不過，現在我們只能見到兩極的磁光。入定之後，「識」飛太空，可見到地球南、北極均放射火焰瀑布狀的紫紅色光焰，高達數百里，磁光從兩極流出，地球周圍都有五彩光焰。從物理上看，是原子的電磁作用，但是，並不那麼簡單，它有佛力的無形原動力在內，實在是佛的智慧之光之一。法華經說：「諸佛神力，智慧希有，放一淨光，照無量國。」爾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靡不周徧。」這是佛光普照引起的磁光，太陽內的佛光，和其他星體的佛光是相連的，太陽是觀世音菩薩道場之一（經論有載）。菩薩的佛光輻射。

過去無量諸佛，日月燈明佛，於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在宇宙中說大法，現出大光明之瑞，普照宇宙各「世界」（見法華經序品）。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見此大光明，來聽法的還有無數的阿羅漢，天子，四大天王，龍王，阿修羅王，及億萬眷屬等……。

我們一般人很容易誤認這些都是地球「世界」的人類，其實，法華經所講的過去佛講法、今佛講法的聽眾，不單指地球人類生靈的，所指的是宇宙中各多層空間的各處「世」界和生靈，包括諸「天」的「人」，各

「禪天」的「人」，有色界、無色界的「人」，即是宇宙中各空間的「智慧」和「能」的各種形式，並不是都是像我們這樣的肉體的「人」，如果我們了解這些，就會明白法華經與其他佛經的許多難解的、看似神話的部分了。

佛是宇宙中的一種「大能」，是以無色、無形的形式存在的，存在於物質宇宙與多度的非物質宇宙之中，為度世人脫苦出厄而現肉身之相，因為世人大多數是不見實質的佛就懷疑不信，佛度地球人類時，顯現人相，度化宇宙其他生命時，各循其相而顯現。

那些不懂宇宙構成的人，不知宇宙的多度空間與多元，只知泥守固執於物質肉體的局限之內，他們就以其無知來亂批評佛教，指為迷信，又亂指佛經內的記載是「神話」「荒唐」「無稽」，此等人坐井觀天，真乃「夏蟲不足以語冰」！

甚至有些人，包括有些從前的佛教徒在內，竟然懷疑到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都是後人偽造的「神話」，他們說龍樹菩薩偽託從龍宮取得華嚴經，他們研究佛學時，一定要剷除佛陀的「神話」色彩外衣……這一類

人的無知與愚昧，真是可笑又可憐！他們懂得了多少「科學」？也難怪，他們多半只知道一些落後的舊日科學公式，他們哪知道地球的物理學許多原理都已發現是不合理的，有很多只能適用於地球的物質空間，並不能適用於外太空。這就等於幼稚園的孩子，無知地否定大學研究院士的科學論文！

佛經的「超自然」事實記載，實在都是以整個宇宙為對象的科學的記實，並非荒誕的「神話」！可以說，佛理是宇宙科學與真理和人生真理的綜合學問，絕對不是神權宗教，佛的超自然記載絕不可以刪除！

佛陀的本生故事，並非神話，是真實的經驗，現階段的科學，已經發現了、證明了不少再世的例子，也正在努力探討「再世」。佛陀是古佛再來度世的，我們為何要聽從某些無知於宇宙科學的人的擺佈而否定此一點？

當我們遇到佛經內的「超自然」記載之時，我們不妨多研究宇宙太空科學，就可以從中逐漸明白奧妙。千萬不要盲從那些一知半解之徒的什麼「二十世紀」的「科學時代」的否定見解。他們所知的只不過是教科書上

的落後的化學物理定律，可知道，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現在也被最新的物理學家推翻了？因為它並不適用於宇宙！可知道？傳統物理學說原子是物質的最小單位，這一觀念已經被推翻了！原子之內更細微的是核子，核子之內，還可再分更細微的質點，質點再分下去，還有更細微，科學家無以名之，只好暫稱之為「夸」（並非實質），而這還不是最細微，還可再分下去……最最細微之內，也有生機！豈非就是佛經講的微塵之內亦有世界，華嚴經說微塵之內的世界，亦有無數億萬眾佛在說法濟度！這就說明了那些光環磁光，太陽磁力風暴……什麼都有佛存在，有佛的能在推動！物質分到極極微細，就是能的形態，所謂物，不過是「能」的一種相，這些觀念，佛經老早講過了，現代日新月異的科學正在走向此一觀念之中（大乘起信論說：「一切法無體可得。」）

無限僧祇劫前，古佛說法，大放光明，非物質的世界都有佛光大現，物質世界也有佛光大現。宇宙中的三度空間的星雲漩系之中，銀河系內的諸星系佛光閃閃，包括太陽系內的諸星佛光閃閃，億億萬萬諸佛在各空間都響應而佛光閃閃，土星，木星，冥王星，地球……無不都現出佛光光環

奇觀！不單只是現出兩極磁光而已。

地球的光環，在我們這一時代七、八十萬年前已消失了，因為世人慾重惡孽多，不修行，不行善，不信因果，不信佛。又殺孽太多，又殺生以飽口腹美食之欲，姦淫邪惡，萬惡難以盡述……那些孽氣，如廁下糞氣之上蒸，早都污染了上空了。翻開人類歷史，從亙古以來，無論什麼世代的「文明」，都是充滿血腥氣味，互相殘殺，邪惡罪孽，如瘴氣般佈滿了地球，大氣各層上的原子空間，都充塞了污穢戾氣，怎麼還能見到佛光清淨的美麗光環呢？

不信嗎？且看今日之噴髮膠所散放的氣體，已經在電離層上空佈滿了一層薄薄的污染層，使多少修行者的「靈識」被阻住，無法突破它進入外太空的空間去，以為這是亂講嗎？我卻見到這些情形的。也見到那些殺孽邪氣的充斥成層，比噴髮膠的氣體層更加嚴重！

就當我講的是夢囈吧，就斥我為「奇文共賞」吧！但是有人會知道我並非完全無根據亂講的。



地球從前是有十彩的千層美麗光環的，或許僅在七十萬年到三千五百萬年之前，光環仍然存在。心靈站在沒有「時間」的宇宙太空，可以看到地球昔日有光環的情景。它是在現今的赤道位置的上空，但並不是完全與赤道吻合，光環與赤道雖平行而有差異角度（與磁軸成直角），光環是美麗的，有很多層的淡淡佛光的金光。

說我是胡說嗎？不妨也從科學觀點來論一論，免得有人說我太「離譜」。

美國地質研究所（在加州緬路柏克 Menlo Park），多年的蒐集資料分析，認為地球在三千五百萬年以前左右，氣候曾有劇烈的變動，地質學家武爾夫博士（Dr. Jack Wolfe）說：「這種氣候突變，可能使得冬天的氣溫降低了大約攝氏二十度（即華氏三十六度）之多，不過夏季的氣溫則似未有大變化，這種突變，似乎是由於地球轉軸角度突然傾翻的結果。」

我以前在「內明」發表過說看見巨大的彗星挾著億萬光芒質點侵入太陽系，橫掃而過，造成巨大波浪，把地球捲得翻轉，南極變成北極，北極變成今之南極，東方變成今之西方，西方變成今之日出方向，這個巨大彗

星的頭，後來成為今之「金星」。

當然我的所見，未有科學的證明，可是這話在內明登過了三、四年後，今有上述的美國地質學家武爾夫公開提出上述的觀點！另外又有一些地質學家陸續發現：很多地方的岩層，雖在同一地點，它們的磁場却各異，一些指向東北，一些指向西南，又一些指向正北，包括在三藩市附近的一些山地岩石，加拿大、紐西蘭、澳洲、英國……各地均有此發現，碳十四放射探測各種異磁的各種沈積岩層年代，得知它們形成的先後，差不多在三千五百年前形成的一批，與其後形成的另一批，都是磁向相反的！這些說明了，極有可能地球曾經有過地軸的突變，南變北，北變南，東變西，西變東！

即使是態度最保留謹慎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曾刊出過有關岩層磁向相反的實例，推測可能是各大洲漂流轉移了方向。

照我所見：地軸曾經翻轉，各大洲也正不斷在漂移之中——北半球的美洲與亞洲向東航行，南半球的南美洲向西航行，非洲向東航行，大西洋地殼越裂越闊。

美國狄勒維州大學，地質學系的兩位地質學博士——格拉斯（B. P. Glass）與斯華德（M. J. Zwart）兩氏，最近公佈發現報告，他們在墨西哥海灣與卡里比海（西印度羣島）的海底鑽取地層標本研究，發現地質含有很多玻璃般的小珠子，每粒只有一公分的千分之一直徑，這些微細的玻璃珠子是混合海底地層構成，從墨西哥灣一直到西印度羣島都有，匯成一條寬闊的地帶，經過分別用碳十四鑑定，是同時代形成的，是在高熱之下形成的。顏色從黑色到暗綠色，暗黃，淺紅，白色……都有。

地質學家們又發現，不但上述地區有這些似為「玻璃」的小珠子，地球其他地區亦有——澳洲、捷克、非洲的象牙海岸，加拿大東北角，格陵蘭，斯堪特那維亞，都有發現。

碳十四放射測定鑑定報告稱，澳洲發現的小珠子都屬同一時代，約形成於七十萬年之前，捷克的一百一十萬年，象牙海岸的一千五百萬年，加拿大與美國德克薩斯州，喬治亞州的小珠子最老，約形成於三千五百萬年以前。

這些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份的地質學最新報告，不是我杜撰出來的。

地質學家們至今仍未知這些小小珠子從何而至？怎樣形成？它們堅硬無比。

依我所見，是彼時諸佛說法，地球出現有光環，就是佛光，促使曼陀羅華微舍利子降臨大地！這些小珠珠，就是遺迹！

說我穿鑿附會嗎？那麼，怎麼解釋這環繞全地球三個位置的地帶都有小珠珠，如細小的冰雹形狀？如珠又如花？

這就是我所見的，地球的光環的三個時期。第一期，在今之加拿大、美國緯度，後來地球地軸反轉，又各大洲地殼漂移（照上述的方向），光環逐漸移到現今較南之緯度（德州與喬州上空），又再移到今之赤道附近上空（墨西哥灣卡里比海），又移到澳洲上空，我這裡繪有三個圖，請比較參考。（圖在下一頁）

這些光環的存在，佛法使天雨華天雨舍利，當然仍非現時科學家所能接受的觀念，我沒有硬說他們已同意我的說法，這都是我個人的心靈「識」所見的境界，你也可視之為胡說的，我自知我所見真實，我願公開

它供大家參考，外道要譏笑我，由得他們笑，我不怕人笑我！

地質學家們不知舍利子，自然不會知道那些小小冰雹狀珠子，成億成萬，都是佛法佛力形成的舍利從天而降（從光環降下，光環含有無限無窮的這些小珠子，在不停流動飛行），說我亂講嗎？

多倫多大學地質學系的實驗室，珍藏有從北美洲的「環帶」取得的小珠子標本——一些是從拉巴多（加拿大東北角紐芬蘭），一些是從安大略省著名的隱布里盆地取來的——經過用「阿岡四十」方法（Argon 40-39）的處理鑑定，它們的年代都是三千五百萬年前左右。多倫多大學的地質學系研究員巴譚里（R. Bottomley）的研究報告，推論這些小珠珠是從天而降的，像冰雹般降下的，我很興奮能獲得這些最新的科學報告，使我更加堅信我定中所見的地球有光環，有佛法，天雨「華」，天雨「舍利」！

當然，也有些科學家說，那些都是從火山噴出來的熔岩形成的。我倒要反問：幾時見過火山岩漿形成小珠的晶瑩玲瓏？讀者你們可見過？

持該說的科學家們，理由是：該等珠子，需千度以上高溫才能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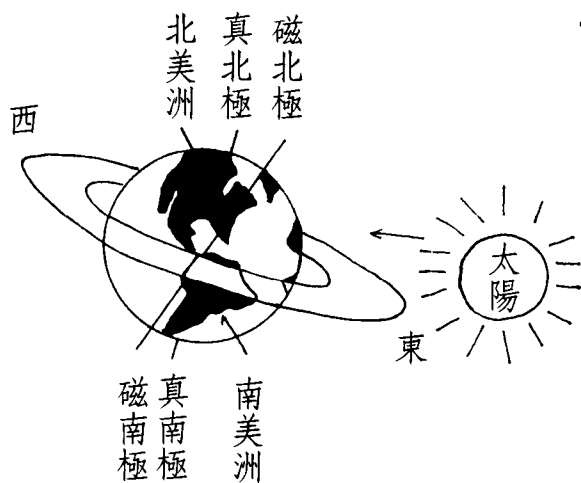
我要反問：那一個火山噴出的？這麼均勻分佈成三條緯度不同的環帶？火山熔岩會分佈得這麼平均？連我這不懂科學的人也想像不出來火山會噴發得那樣的！火山灰、火山烟確會隨著氣流環遊全球，但是，地球的自轉，在北半球促成氣流波狀的向東前進，在南半球的成波狀向西而走，這些都是常識！火山灰怎可能飛成平均的環狀圍繞地球？難道氣流是單純的定向嗎？連非學科學的我也知道：氣流的推進，有主流，有分流，有迴流，有逆流，東風裏，未必都是東風，高層是東風，低層可能是西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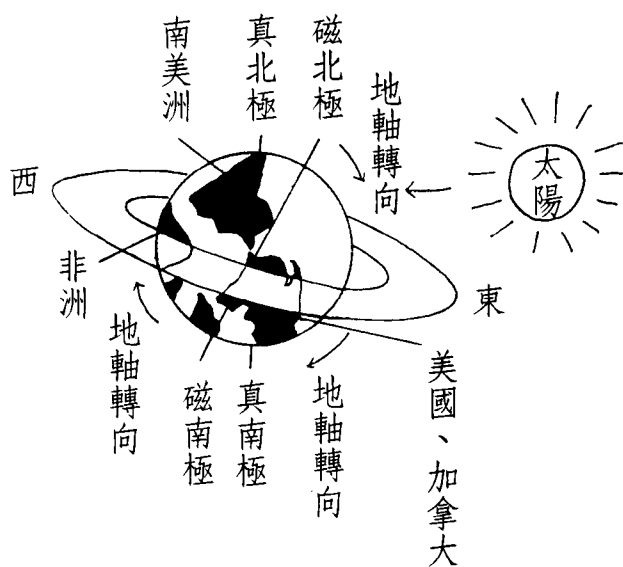
因此，火山噴成玻璃小珠之說，不攻自破！

當然，我講的，不是沒有缺點的，到底我不是專業科學家，我的科學知識太少，不足以列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我定中所見的景象，你就當是我「奇文共賞」又一章吧！（附四圖）

■一：大約三千五百萬年前，地球的南美洲南方尖端和南極洲是北極，而今之北美洲加拿大與格陵蘭、西伯利亞，都是在南極。地球受到無比巨大的入侵彗星橫掃而過，波浪力量使地球的軸心突然翻轉，於是北極轉向下方，南極轉向北方，南北互易，東西

互換。同時各大洲的地殼不斷在漂流航行。本來聚在一起的非洲與南北美洲、格陵蘭、歐洲，逐漸散開裂開，現出大西洋。此一時期的佛光光環，凌空居臨於今之加拿大與美國，及西伯利亞的上空，光環的微細舍利珠子降落於該等地區，成為特有之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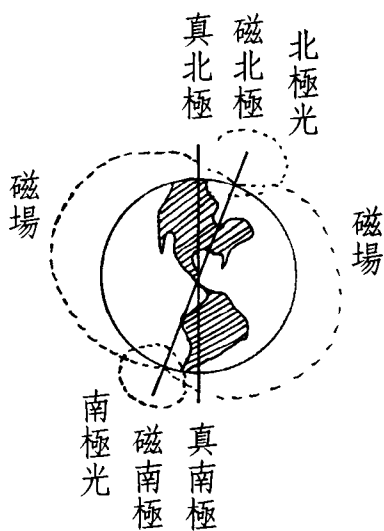




一：大約七十多萬年前，北美洲北航至接近現在的位置，光環臨於今之南美洲北端及澳洲上空，舍利小珠降下該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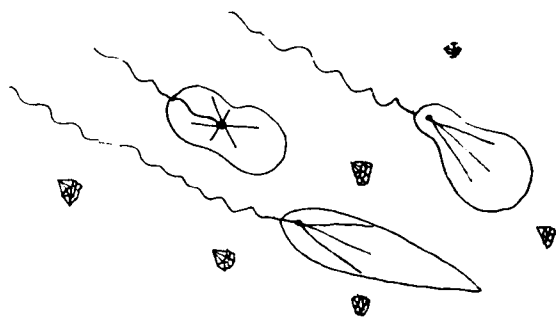
三：磁北極與磁南極之間，有無數的磁波連接，造成磁場（此處只畫出單線代表）。磁南極、磁北極均有「極光」，是靜電磁場的作用，一切均有億萬無數的質點，每一質點之內都有諸佛的原動力存在，實乃佛光。



圖四

：土星與木星的光環之內，有億億萬萬無限的細小舍利質點，是比短波更細小的，每粒不到一公分的數千分之一，它們是粒狀的具有輻射「能」的一種「相」，有些像珍珠，有些像寶石，有些像水晶粒子，每粒內部有花瓣狀的輻射形狀（此圖抄自美國科學雜誌

一九八一年  
十一月號照  
片）。





## 凌空升浮

佛家修行者有許多超自然的境界，除了眾所週知的「天眼通」「宿命通」「天耳通」等等之外，還有許多騰挪變化神通，拙文時常零碎討論佛家超自然神通，說明佛家是釋放了被禁錮的宇宙本能智慧，故能達成凡人肉身做不到的事，凡人不能，乃視之為神異的神通。

今次我們不講枯燥的理論，只談談佛家諸般神通之中的一種：「凌空升浮」。

我知道佛家僧人及居士有些能夠「凌空升浮」，不過他們都不願炫耀，驚世駭俗。而且，表演神通本是佛家所深戒，西晉時代神僧佛圖澄大顯神通，亦只為當時佛教基礎未固於中原，人心難從佛理，佛圖澄不得已，才大顯神通感動朝野發心依佛。

神通之顯現，原是渡船之一，並非佛法之最高境界，是以佛家戒顯神通，此戒非禁絕也，只是限制不得妄用而已。

外道的法術，徒仗符咒驅役鬼神——其實被役者都是冒牌的野鬼遊魂，豈有正神真仙受人驅役作怪弄妖之理？分明是野鬼遊魂，往往冒充呂洞賓、關帝、張果老；又有些野狐妖魂冒充有名的仙人。其實那些被符咒驅役的法術之能，多半只是掩眼之術或暫時的效力，或者只是催眠術而已，並非真正的道術，不是真神通。就別論那些等而下之的「召鬼」「降靈」「問神」「碟仙」「巫道」「降頭」之類的玩意兒了，那些多半是技巧的騙術。

舉例說，西方社會一向盛行，於今尤烈的「降靈會」，揭穿了一文不值！

術者在另室佈置了助手或錄音帶，向降靈室中播講些不著邊際的話，比方哭哭啼啼叫喊「媽媽」「我好苦啊！」之類，叫人聽了毛骨悚然，人家心中思念亡親，本已傷痛，焉能分辨真假？術者又運用新的映像技巧，由助手在另室向室中放映朦朧的空中幻影，人影閃閃，煙霧中出現，似可

辨却不可認。昔時，漢武帝思念亡故的李夫人，術士自言可召亡魂，乃在室中設素帳，入夜果見李夫人冉冉出現，這種古老的映像把戲，原理簡單，至今原則亦無大異動，只是技術翻新罷了。

那些鬼把戲，並非神通；就是真有兩手的驅狐役鬼，也不算是神通，都不能與佛家的真神通相比！

佛家不燒符，若有燒符者，想是後來採用外道的權宜，殊非佛家本意。

佛家講究的是心力，由腦波引起神異的種種作用，這些道理我以前的拙文講了很多，今次不贅。

今天講的「凌空升浮」現象，我手頭缺乏足夠的佛教參考書，一時未能引經據典，我很抱歉！不過我知道佛家頗有僧人及居士苦行修行者，在打坐時會凌空升浮，佛教各宗派都有此種「凌空升浮」，並不僅限於某一宗派。雖然以凌空升浮多見聞於世人者，是西藏密宗，這並非說只限於該宗所特有，事實上，「凌空升浮」是佛家靜坐不以意求亦會發生的超自然現象。

凌空升浮，是佛教打坐到了若干程度的一種境界，並非心中幻覺！確實是身體若然升浮於空氣之中，經過若干時間才降落。

讀者未見過的，一定反駁我，地心吸力消失了嗎？怎麼可能身體凌空升浮？

駁問得好！駁問得對！

人人都知道有地心吸力，可是有幾人知道地心吸力是什麼？

地心吸力是地球中心質量，對地面物質的吸力，是物質世界之中的萬有引力的一種，地心吸力是一種磁力。

你一定反駁我了，地心怎是磁力？人又不是鐵，怎會被它吸住？

地心吸力是磁力的一種，地心內的熔岩，都是鎂、鐵之類的金屬元素，都有原子，都有電子，電子具有電力，無數的電子形成了電磁場，而地面萬物，無論有情生，無情生，無論是草木，是岩石，無不在體內含有許多細微的元素原子，原子內由核子、電子、中子所組成，所以草木也有靜電流動（請參看拙作「夜半鐘聲」內所蒐集拙文「木乃伊之電」），世人指草木為「非導體」，實乃大誤，造成了草木是不導電的錯誤觀念！實

際上草木只是不良於引導人造電流而已，並非是「非導體」，不信嗎？天空閃電不是時常經樹木入地嗎？地面萬物都含有電磁，強弱不等，萬物都被地心強大的磁場所吸住！一般人稱之為地心吸力，却從不想到它是磁場吸力。

地心磁場，最顯然易見的是現出於南、北兩極的磁極，當太陽「黑點」出現時，黑點是強烈的核爆焚燒，數十萬度高溫，產生強大磁場，磁波影響地球北極的磁極，因而發生閃電瀑流般的極光奇景，冬夜在溫哥華、西雅圖，甚至撲蘭都可望見，宏麗無比！

實際上，太空中各星系之間，也都由磁場互相吸引著，太陽系也是由於太陽磁力吸著各行星而成系，奇怪的是從來無人稱之為「磁力」，世人只是沿用牛頓所創之名「萬有引力」，其實該詞尚嫌不足，現在很多科學家已經開始廢棄該一名詞，並且懷疑牛頓「萬有引力說」。代之而興者，為新一代科學家漸漸認定宇宙間各「星雲漩系」之間都由磁力互相吸引，太陽系與其母系的「銀河系」星雲漩系之間亦然，這些磁力是可以抵銷的，並非絕對不可抵銷！



須知磁或電，均有「正」「負」兩極，異性相吸，同性相斥，我們玩過磁鐵馬蹄的都知道，正正兩端相拒，正與負則相吸。磁場的互相吸引，也是不離此一原則（關於宇宙太空磁力磁場，另文再詳論）。

人體有靜電，有磁場（請參閱「內明」以前拙作腦波與電磁場），人腦是一座複雜的電磁總機，人的每一條纖維神經都無時不在閃動傳遞著靜電來往於大腦，大腦的數以百萬計的神經細胞不斷閃電，處理「政」務，把電發出身體各處，於是人能反應，人體會放電，手指尖端會放電，人體的兩肩、頭部、頸部、胸部、腹部、膝部、足部……，各有電磁場，用特殊的攝影術可以攝得人體電磁場的照片。

人體的各部位各有小磁場，整個人體又有一個總磁場，電離不了磁，磁離不了電，這是常識而已，美國醫學界如今已開始用觀察人體磁場來診斷人體有無疾病，而我們當中很多人仍不肯相信人體有磁場電力！

人體的總磁場，也有兩極，一正一負（亦可說一陽一陰），地心吸力之磁力，當然比人體的大了不知幾百萬倍，強的吸住弱的。地磁吸住了人磁，並非吸住了重量，世人誤以為是「重量」，須知若在「真空」中，五

百磅大胖子與鵝毛一般輕重——都無體重。

我們人體的總磁場，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人有疾病時，電磁弱，人體「北極」頭頂上的光華就黯淡，指端的火花就弱，可是若發大燒，火花就盛，因為體內血液運行急，心跳劇，血液中的鐵質等金屬元素產生較強的電子活動，增強電流（接吻也會使指端火花轉盛）。

人在學佛打坐時，漸趨靜止，腦波力量集中，可以調節體內電流磁場，佛家打坐到了定境，回復宇宙智慧「本能」，可以使人體內的電磁場改變，使體內元素的電子活動受意志之指揮，人體的總磁場在一定狀況之下，改變了兩極的正負關係，換言之，使之成為兩個「正」，或兩個「負」，或者使之電磁均停止，既無正也無負，此兩種化一的狀況，都會使「地心磁力」無所吸住！或受抵銷，人體因心力而成為居於真空，於是冉冉升浮！如在無地心吸力的外太空！

說穿了，有何神異？有何不科學？

前幾晚我看到英國幾位太空科學家在英國電視BBC上的談話，他們提及「若將物體內的電磁兩極改變，成為兩正或兩負，即會抵銷了地心吸力

而失去重量，飄浮於空氣中」，此語與拙意暗合，令我十分興奮，正好趁此拿來談談佛家的「凌空升浮」，信與不信，當然是由得你！

怎樣做到由「定」而生「慧」，却不是我這樣無知所可亂講。修行途徑，仍須向佛家高僧請教的，我不敢多談。

佛家靜坐，到了某一階段，體內的電磁場被心力引起變化，或者造成真空，以致可以自然凌空升浮，這是可信的，絕非無稽。

我知道的至少在臺北郊區中和市有一位密宗居士能夠凌空升浮數分鐘。離座大約兩尺，另外有些人，我可不敢說出來。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痕斯威（Huntsville, Ontario），有一位印度瑜珈大師，英文名叫做瑪哈里斯（Maharishi），能夠打坐凌空升浮達十分鐘之久，離地約三尺，至少有一百個目擊者證明，瑪氏是一位不知年齡的白鬚白髮老人，我只在電視上見過他，但我未親見他升浮，他不輕易表演升浮，必須入了他的教才有機會見到，加拿大引為神奇，無不驚異。其實升浮只不過是佛家的小神通之一而已，佛家很多人已達此境界，只是不肯炫耀罷了。

瑪氏在美加有不少徒眾，在兩國均有廟宇，聽說有些徒弟也能短暫地升浮。

溫哥華也有一個能夠升浮的人，也是該位瑜珈大師的弟子，此人是白種男子，他是個瑜珈和尚，平時住在山野，有時來市區化緣，有些人見過他能升浮數尺，久達五分鐘，我倒還未見到過此人！

英文報「省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刊登過一幅據記者誓言是真實的升浮照片，我費了些功夫，找到此圖，剪寄到「內明」刊出，供讀者一觀，報紙是溫哥華首席的權威晨報，記者、編者都力證不是弄鬼的照片，我不強勸你相信，只拿來供你參考。

圖有三幅，一幅是剛升浮起的照片，一幅是浮懸約一分鐘，另一幅是重降地面的照片，升浮者是一位東方女子，面部有驚喜的反應表情。

佛家說：「見境勿喜。」凌空升浮不過是靜坐的一個階段的境界，又未到成佛，何須太喜呢？（註：本文未附照片。）

我們學佛修行，原不在於求「境」，若有求境及見境心喜，就都是「妄」了，如果真不求自得，坐到升浮，亦不足喜，不升不浮，亦無足

念，學佛最重要的是明心見性，以智慧行佛心，那些什麼神通，都不應重視的。

## 我寫「空虛的雲」（原名：虛雲和尚）

### ——佛教文學現代化的呼籲——

我寫「虛雲和尚」長篇佛教連載小說，是我在從事佛教文學寫作六年來的一種新嘗試。

一九七五年，我開始試寫有關佛教的散文，七六年起，承蒙內明雜誌刊出我的隨筆，「內明」主編沈九成居士對我鼓勵至多，「內明」的讀者與佛教大德們也紛紛不斷地惠賜指教及鞭策，使我感到鼓舞，更添為佛教寫作的決心，同時，也使我感到慚愧！

我慚愧的是自己對深奧的佛學未有參學，就信筆胡寫，雖說是我有誠心參與佛教文學寫作，也總嫌寫得太膚淺，而且也難免錯誤很多！感謝「內明」雜誌的開明自由作風來容許我的胡說八道式的雜文隨筆。

內明雜誌所刊出各大德的佛學論文，篇篇都是高水準極有學術性重要分量的。「內明」雜誌早已成為世界各國許多大學收列為研究文獻之一，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

以內明雜誌這樣嚴肅的權威佛學刊物，竟能破格採用我的雜文，足見「內明」的言論自由和培植佛教文藝寫作的開明。

我在慚愧之餘，想到佛教極端的缺乏現代文學作品。我的隨筆也實在未算是文學作品！

佛教並不缺少散文詩歌，但是缺少有文學分量的現代長篇小說。尤其是缺少現代形式可為國際讀者容易閱讀、接受的戲劇化探討的長篇小說。

我有感於懷，就很想進一步而嘗試撰寫一本佛教現代長篇小說，我的目的，不僅以佛教人士讀者為對象，而且要以非佛教讀者為對象，我更希望以國際讀者為對象，我因而計劃：

這部小說，必須不局限於佛教的傳統文學形式，它必須兼有佛學的探討與歷史的反映、社會的反映、時代的反映，又必須兼有人性與心理的分析，又必須有民族的特色，把這些套融在戲劇化的故事之內，又必須具有

吸引力的情節和豐富的情感，而且須用現代文學技巧。

我於一九七七年譯完瑞士名作家，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赫曼·赫塞（Herman Hesse）名著 *Siddhata*——我譯其名為「釋達坦」已由皇冠雜誌出版——他人譯本有譯名為「流浪者之歌」。該書作者採用佛陀的名字作為書中主角，描寫追求真理修行故事，顯然脫胎於佛陀的本生故事，及出家修行傳說，書中所表現的並非全部是佛教思想，它有佛教思想，也有大梵思想和形而上哲學，此一小說，已經傳播了全世界，被文學界視為極有深度的真理探討文學作品，許多大學都指定為必讀之參考書。

從文學觀點來看，這本小說是一部很特出的傑作，直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未出現過同等的佛教探討作品（雖然也僅是部分的探討），我一直深深被它所感動。我在拙譯出版之後，就很想走上這種探討佛教與哲學思想的文學創作路線。

我同時也覺得赫塞此書所作的佛學探討仍嫌不足的，我若有他的文才，我將會作更深入的探討式文學表達。



自然，赫塞的動機並不在於佛教的傳播，他書中的主角，毋寧仍是「自我」的反映。

他的小說，引起了我越來越熱中的創作興趣，我尋找一個適當的題材，找了許久。

一九七九年，我獲得一份「虛雲和尚年譜」，研讀之後，我覺得虛雲和尚傳奇性的一生事蹟，很適合給我創作一部佛教探討文學長篇小說，我就決定採用年譜作為藍本。

我的構想是：以虛雲和尚作為一個追求真理，不懈奮鬥，貢獻畢生力量參加挽救佛教，最後身殉佛教真理的人物。我同時要把他所經歷的中國百餘年的近代歷史社會思潮的嬗變，也都穿插反映出來，我不徒然只寫他個人的宗教熱忱，我認為文學作品必須反映現實、反映時代，才能算是有分量的文學作品。

這樣決定之後，我就開始「惡性補習」中國百年來的歷史、世界近代史和佛學經論，又揣摩虛雲隨著年齡與時代而不同的心理感受，同時我又計劃著把他的事蹟予以戲劇化的改編。

我並不打算「實情實報」來寫他的「傳記」！從開頭我就打算只是參考他的年譜而創作出一個反映中國百餘年社會動盪不安與思潮劇變的人物，也是一個反映中國佛教在百餘年來遭受壓迫的悲劇象徵。同時我希望在這本長篇小說之內，對於佛教與佛學，作一些竭盡我所能的膚淺探討。我希望將來此書或者能夠以這樣的嘗試努力而進入世界文學領域，文學價值容或不高，至少，世界讀者將會從此書獲得若干感受與瞭解。容我這樣奢望吧！

基於此種動機，所以我不注重於過分苛求符合虛雲和尚的「真實事蹟」，我注重的是我再創造的虛雲和尚的追求真理奮鬥弘教的超人形象。

這本拙作，將來我要自譯英文在外國出版，英文名已擬定為“The Empty Cloud”（空虛的雲），這不是一本真實、毫無虛構的「虛雲和尚傳記信史」，這是一本經過戲劇化處理的文學小說！

我知道，雖然有很多大德很鼓勵我這樣寫，也有一部分大德讀者反對我這樣做。有人善意叫我切勿「渲染」，叫我務必「於事有據」，叫我多「考據」。這一切善意，我都非常感激，也儘可能遵教。

拙作並非一本絕對忠實於事實的「傳記」，從開頭，我就安排了把他寫成一個我的理想化的崇高人物，反映佛教的崇高理想，深奧哲學與中國近代歷史和社會的變動，與佛教在這大時代變動中的掙扎奮鬥。

我認為寫保守「傳記」，我寫不來，我也反映不出上述的許多問題。如果我們可以接受「西遊記」中的唐三藏，如果我們接受歷經多人更改的六祖故事，還有許多種版本傳說不同的佛陀故事、觀音菩薩故事，為什麼不能容許我們創作一個「理想化」的虛雲和尚小說呢？

文學創作，難免「杜撰」「渲染」，若無杜撰渲染，若無豐富想像，那又與「公文程式」何異？

文學創作，若要事事苛考，那豈不成了考古學論文？文學有文學的使命，傳記與小說各皆為文學的一環，各有不同的文學使命，又不同於學問論文之使命。我認為，我寫「虛雲和尚」，主要的動機是文學小說，而非考據的。

若論到「虛構」，「不符史實」，那麼文學作品之中，恐難找出一本「忠實」史實的來了。「三國演義」都符合史實嗎？「紅樓夢」都是真事

嗎？「水滸傳」是句句真事嗎？「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全部真事嗎？唐三藏真的被蜘蛛精活捉了去嗎？「西遊記」真的完全符合「大唐西域記」嗎？

「戰爭與和平」若不反映俄國當時的歷史與社會，若只講男女三角戀愛，你會有什麼感覺？

「飄」若不反映美國南北戰爭時代背景，也就只剩下一個女子的羅曼史而已。

日本的著名小說「人間之條件」，數十年來仍居最受歡迎作品代表作之列，為什麼？因為它反映了日本人民在二次大戰前後的經歷，社會背景，戰爭的苦難，思潮的嬗變，與人性的內涵，假如它不寫這些，那又與流行的鴛鴦蝴蝶愛情小說何異呢？

除了這些文學名著，還有，投奔自由的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的「列島」，也是以個人故事為經，時代背景為緯的。人離不開社會，個人的遭遇是時代的波動與個人心靈掙扎的結合的結果。我認為若要寫一個理想化、形象化的虛雲，我無法不把中國百多年來的歷史、社會和思想變動也

穿插在小說之內，若只要我寫一個和尚的個人生活修行起居，我認為那是不夠的！

如果把一個故事寫成枯燥無味的「官式」傳記，枯燥說教，這也是不夠的，若不能吸引讀者，何以達成文學使命？何以善誘讀者，逐漸進入對文學佛教佛理的探討？

若說小說是滿篇鬼話，這倒不能否認。二十餘年前的法國天才女作家莎岡女士說過：「我愛說謊，所以從事寫小說。」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小說集，斯湯達爾的「紅與黑」，福樓拜的寫實小說，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雨果的「鐘樓怪人」，狄更斯的「雙城記」……那一本小說寫的每一句都是完全的事實？還不都是一連串的「文人大話」？若須句句求實，事事符合，那麼「史記」亦不可靠！

文學作品，所追求的是文學創作意境上的「真實」，而不是事實發生的「真實」。如果不容許文學上的虛構、渲染、誇張、改編，那麼就不免是「刻舟求劍」了。最要緊的是在「說謊」之中，能夠以文學的「謊言」反映出文學上的「真實」和反映出思想哲學的真理！像上列作家的作品，

都是反映時代社會與發掘人性探討心理的，都負起了文學的使命，傳遞了嚴肅的檢討探討意旨，那就是「真」了！我相信此並非佛家所戒之誑語。

佛教極其缺少這樣的現代文學作品，我認為，為求佛教更加發揚光大，我們必須鼓勵青年作者從事致力於現代文學方式的寫作！我放下了我在文壇上的微名，我不去利用我已經建立了微名聲譽來寫些「可大賺錢的討好小說，正當我的一本小說『冰崖』成為暢銷書之際，我毅然把那有利形勢放棄，轉而埋頭寫作這本吃力不討好的『虛雲』，我要做一個佛教現代文學的尖兵前衛作者，我要打破成例，開創佛教現代文學作品的嚆矢，我要拋磚引玉，希望今後有更多青年作者致力佛教文學寫作，向世界進軍！我的動機和願望，或者太大，但是，我是至誠的。

於是我不能拘束於細微的考據，我不限制自己於「句句屬實」的寫作，我的計劃是整體的，我必須顧及世界文學讀者的閱讀興趣與水準，我若無足夠的材料，是難以達到傳達文學使命的。我認為，佛教「現代文學」作品，並不等於是直接把經論搬到紙上去傳教，當然也不是專門學術性的論文，也不是「考據學」的記事文。現代的佛教文學，必須另創一格

現代文學的形式內涵，方可以打出一條大路來！才有希望藉故事作品而潛移默化世界的懷疑者。

實在說，當我計劃寫「虛雲」一書之時，我不但想到它的文學構成，我也考慮到它每一章節的戲劇效果，我以文學電影的編導眼光來設計它，我以藝術攝影的鏡頭來特寫它，我甚至聯想到它的配樂。同時，我要插入佛教的真理和中國近代史，使之交織成一個複合的立體文學小說——新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作品。

當我寫「冰崖」之時，我已初次探討宗教與哲學和人性，那是探討天主教的，寫時很用心，但隔了幾年，連自己都不願再看它。我不滿意它，所以我全副精神集中作更深入的研究探討來寫這一本「虛雲」，我要再上一層樓！

記得一九六二和六三年，我的兩篇短篇小說僥倖先後在維也納被選為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短篇小說，名列世界最佳短篇小說，與世界各國名家並列，那時年少，不免沾沾自喜，也自以為大有可為。至今回顧，只覺得淺薄幼稚。

一九六五年，我的第一部中文長篇小說，一百萬字的「微曦」出版，描寫一個中國少年怎樣在戰亂中痛苦掙扎成長，我寫時邊寫邊流淚，感情流露於筆下，此書後來倖獲文學獎，並使我倖選為中國傑出青年，各方獎掖交至，此書至今仍居暢銷之列。但是今日回顧，亦感覺其幼稚，描寫中國人的苦難仍不夠深入，雖然臺灣的電臺仍然不時播講此書，引起青年人為苦難的中國人流淚，替身為苦難中成長的中國青年流淚，越南讀者紛紛寄來帶淚痕的來信，出了三十多版的此書，仍然受到歡迎，但我仍感它太不成熟。

其後，我的「昨夜星辰」長篇小說，首創中文小說心理分析醫學題材，分析了人性與細微心理，但是我回顧之下，感到它雖有些微深度，卻不夠稱為有意義的作品，為謀生計，我停止寫作十年之久。

直到一九七八年，「冰崖」與「紫色北極光」出版，我才重新在作品中找到自己，而且開始走上探討真理哲學之途，但我知道仍是太膚淺的。

一九八〇年，我與素未謀面的沈九成居士在通信中，討論及我計劃寫「虛雲」的意圖，我提出我上述的構想，承沈先生多有鼓勵及寄贈佛書，



沈先生叫我「壯膽」去寫。稍後，我和亦未見過面的臺北「天華」前任主編陳慧劍居士也討論到我的計劃，陳居士也鼓勵我不少，謝冰瑩教授也不斷鼓勵我寫，家母也贊成我寫，錯了以後再改。

於是我從一九八〇年五月開始寫「虛雲」，寫得很苦、很困難，一直到現在，我仍在寫它，還沒寫完成。這本小說，可說是我寫作二十年來最艱鉅的一本書，眼高手低，力不從心，我兢兢業業，一本初衷，仍以向世界文學進軍為目標（夠不夠水準是另一問題）！也更感謝「內明」雜誌開明採用連載，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我一定要好好寫完它的。

這其中，我只中斷了三、四個月來寫一本長篇小說「希望的火炬」（The Torch of Hope），那是寫一個加拿大青年患了骨癌絕症，失了一腿，仍然不懈奮鬥，獨腿跑步，橫越加拿大東西兩岸，為癌症研究，對癌症作戰而籌款。他跑到中點，已跑了三千多公里，終於不支倒下，病重逝世，但是他的勇氣與慈悲心，引起了全世界的敬仰（這個真實的故事，我寫了十萬字，交由「皇冠」出版）。這是我認為我的作品中有意義的一本，寫的時候，幾乎篇篇都淚滴稿紙。

「希望的火炬」完稿之後，我恢復寫「虛雲」，或者我流淚並沒有那麼多，但是，我的確也寫到淚眼模糊很多次。虛雲已經不再是本來的真實虛雲長老，這書中的虛雲，已經是理想化了的，又加入了我的深深感情，我不想把他寫成一個佛，我仍然寫成他是一個「人」，只是他有超人的毅力、意志追求佛法真理，只是他立志為弘揚佛法而殉教，我寫的虛雲，並不是虛雲個人歷史，毋寧是集合中國許多畢生弘法為佛法、為真理而奮鬥的僧寶的精神象徵！當然書中的虛雲，也有作者的思想與感情的影子。當然，中國佛教還有很多苦幹弘教的僧人，我沒把他寫成惟一的。

我深信我在這本書下的工夫方向是正確的。

正當此時，我寫到虛雲越過不丹到印度去參拜佛跡，年譜中只有數字「往楊南城拜佛跡」，我却需參考將近四十本書，才敢寫這一段！我沒去過印度，我怎樣去想像拜佛跡？我又怎樣去揣摩虛雲當時的心情？

我必須寫出他到達埋沒的佛跡之時的心理狀態，我必須趁此提出佛陀的一生事蹟，我必須反映印度的社會與佛法的根源。

難道虛雲與我面談了這些？我若不杜撰，怎能深入淺出來表達？

我希望讀者容忍我在此本小說中的虛構部分，也祈求讀者勿用「有限的」「局限的」傳記眼光來苛求此書的真實可靠度。此書並不是「傳記」，而是佛教現代文學小說，它的使命是世界性的，讓我們看到遠處，勿拘細節，佛教現代文學，必須基於自由創作，才可開出新鮮的花蕾來！我們不能再墨守成規，單靠「證道歌」「五更轉」的古典作品向世界弘法的，也不能單靠論文。

我寫隨筆，是為了希望用科學知識來輔助弘揚佛法，我寫虛雲，是為了希望用現代文學傳播佛教，我盼拋磚引玉，引起更多青年寫作佛教作品，無論我的著作「虛雲」將來能否如期打進世界文學之列，我的用心至誠至苦，這是我希望讀者們諒解的。

本來，虛雲年譜已足傳世有餘，若寫虛雲傳記，也是多餘的。寫小說，自然就更有違正統觀念。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原是有有原無」，都把世事看成那樣，就一切都不必寫不必做了，那麼又何必斤斤計較於小說中的那一段是真，那段假？

從來只有人寫「序」，也有人寫「跋」，可沒有人連載中途來這麼一篇的，這算什麼？我也無以名之。可是，明知不宜，也不得不寫它發表，我想這或者有助於讀者了解我寫「虛雲」的用意和「內明」登載此書的苦心。

拙作向來不打底稿，下筆就算數，故此文字粗糙，結構欠嚴，渣滓很多，將來結集時自當遵從各大德指教予以刪改修正。

我甚至還夢想將此書拍成一部有深度的彩色佛教電影——文學形式的。

（本書出版時，「空虛的雲」已由天華出版公司發行。）



## 佛經中的龍

加拿大的花季已過，這一陣子又逢菓季到了，正是猴逢菓季精神爽；看到到處都是滿樹桃子、李子、蘋果，好不開心！超級市場陳列的巨大水蜜桃，比拳頭還大，是加西卑詩省奧坎那根湖（龍湖）一帶出產的，特別皮薄艷紅，又甜又多汁，聽說是中國浙江的水蜜桃種植出來的。好多人自己駕車跑一百多英里上奧坎那根的菓園去買新鮮桃子，一磅才一毛錢，給守園的小孩五毛錢，就由得你吃個飽吃個夠，在樹上睡午覺也不打緊，只不許帶菓子走；龍湖長達一百多英里，闊達六十里，湖畔滿山坡都是水蜜桃林，看見就開心死囉！想來齊天大聖孫悟空老前輩大鬧蟠桃宴，在桃林中大快朵頤的高級享受境界，也是這樣子吧？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可能也堪作奧坎那根的描寫了。

奧坎那根 (Okanagan) 是土著印地安人的語言，意思是「巨龍」，傳說這湖中時有巨龍出沒，三十多年前有英人攝得照片，是一條形似中國佛教傳說的「五爪金龍」巨龍！並非恐龍形之龍！此龍在湖中出現時，露出十多段拱出水面的龍背，估計長達兩百多尺！

印地安人世代相傳此處有龍，故稱之為龍湖，現在此地環湖羣山仍有土著居民，仍喜談湖中巨龍。據說，一九五一年，有一個是英裔男子林場工人因事夜歸，自己划舟渡湖，小舟後面繫拖著他的馬匹，人划舟，馬游水，渡到半湖，時值深夜，那人突然感覺波浪大作，小舟狂搖，馬兒狂嘶，他回頭一看，馬兒正在拚命掙扎，原來後面出現了一條巨大的龍，一口吞噬馬兒，轉瞬就把整匹馬兒吞下肚去了！還把小舟拖往巨口要把人也吞掉，那人嚇得魂飛魄散！慌忙砍斷繩子開槍射龍，又拚命划槳逃走，幸運地逃得了性命，那巨龍沒入湖底不見了。

加拿大的馬兒，不知是什麼種？特別高大，馬背平人頭高，那麼大的馬，竟被巨龍吞下肚子去，這事好不駭人！那工人逃上岸上拚命喊救，驚起村人的注意，老一輩的都有人作證在幾十年前見過此條巨龍。他們都拜

祭牠，稱之為「龍神」，又稱之為「龍王」。

奧坎那根的長龍出現，從此時有所聞，該龍的名氣，僅遜於蘇格蘭的尼斯湖水怪。奧坎那根湖比尼斯湖大上很多倍，很多研究者在尼斯湖底用科學儀器錄得巨大的長頸飛龍影子和聲音，但是他們在遼闊的奧坎那根湖毫無所獲，加拿大夏秋都有人去探湖，既可大吃水蜜桃，又可在月夜等待巨龍出現一開眼界。有人說看到巨龍，但是大多數人都說沒看到。看見過的，都說這是一條中國式的長龍，不是恐龍，也不是西方傳說的龍，也不是南太平洋熱帶島嶼的那些四腳龍。沒見過的，就說奧坎那根的龍只是連篇鬼話！雙方時常爭論不休。年年都有人自費去潛水尋龍，一九八二年夏又掀起了陣「尋龍熱」！免不得又在溫哥華的英文報上熱鬧一陣。

真龍見不到，至少到了奧坎那根可見到湖畔公園巨大雕龍，是用一株巨樹雕成的，幾個人都抱不過那麼大！龍形是中國龍！溫哥華的詩丹麗公園，廣達一千多英畝，有山有林，有海邊，有湖沼，有小橋流水，美在天然，而無中國地方的勝景到處是紅柱之俗氣！更無題詠刻石來破壞天然之美，我最不喜歡的就是看到中國名勝到處都是紅柱畫棟，山石上刻滿了



字，好的也罷了，有些書法跟我的「猴書」不相上下，其詩詞也與我的一般臭，居然也去刻石留字！令人作嘔！臺北碧潭的河邊石崖，竟被人刻上了商業廣告，那就更是俗到不能再俗了！山川壯麗，自有天然詩意，何必用刻字與朱棟綠亭去破壞它呢？加拿大的風景，勝在天然，使人遊之而自脫塵俗，不假人工，這一點我認為中國地方勝景是該學習的：切勿以人工污染天然山川——你看，我又扯遠了。一走筆就亂寫，這是我的壞習慣。話說回頭，溫哥華詩丹麗公園（一般人譯為士丹利，我譯為詩丹麗）有一處突出的海邊尖角，那兒也有一座巨木雕刻的中國巨龍，相傳是紀念中國巨龍出現於溫哥華海灣的。

省府圖書資料館（在維多利亞市）檔案內，有一份中國巨龍出現於溫哥華的報告書，有圖有文，看圖形，是一條中國龍，出現的時間是一八九七年，地點在現今稱為第二狹灣的大鐵橋附近，可惜我不能借出該分報告來影印一份給「內明」登出給你看看。卑詩省府既珍藏此一報告書，可見並非徒屬傳聞，而係確有其事，確有人攝得龍形。溫哥華開埠不過九十年左右，十九世紀末的該地仍是荒野，今日已是汽車千輛飛馳的大鐵橋了，

橋底兩、三百尺下面，海水墨綠色，深不可測。

龍湖與溫哥華東北角的第二狹灣，都是冰河時代被冰河沖流而成的內陸湖灣，與挪威的相似，名叫「洑兒」(Fjord)，是袋形的（好比撲蝴蝶的網子下垂），外面水淺，內部水深，有些「洑兒」深到數千尺，而湖外的河流或海水反而只有數十尺到數百尺深而已。洑兒的底下，往往深入地層，有地底海，地底湖，地底河流，與其他各處的地底流水相連。龍湖的湖底水流就相連於太平洋底，雖然在地面上它距太平洋有一百多英里。尼斯湖底也是類似這樣情形，尼斯湖底有好幾處地層河流通往大西洋，還有一處通往北海，有一處通到法國，這是我所能看見的。

奧坎那根之中國龍，並非長期位在該湖，牠和牠的家族時常到處遨遊，有時從地底河道出到太平洋，可說牠大部分時間並不在湖內，如今湖畔人煙漸多，龍更少來了，不過還常傳說有龍來吞噬牛羊。

前幾年有一艘日本遠洋漁船，在紐西蘭附近的南太平洋撈著了一條巨龍的屍骸，形似尼斯湖的長頸四足龍，船長因嫌牠太長太大又兼腐臭難聞，就在拍了照片之後，把牠拋回海中，這幅照片後來轟動了全世界，日

本的古生物專家紛往南太平洋該處追尋龍屍，却沒尋著，不過錄有海底巨大的龍形影子。

美國的一批生物學家與其他科學家，前年、去年都在蘇格蘭尼斯湖水底探險，看到了不只一條長頸龍，而是一羣龍，也錄到了影，曾經在電視上放映。

今年春夏間，美國一對夫婦在非洲坦桑尼亞的大湖見到了巨龍，他們在電視上向全世界報導，當然，謹慎而保守的科學家仍然不會輕信有龍的存在。

龍，一般人都認為是神話中的怪物，所以不相信牠的存在。其實，龍也不過是一種巨大的爬蟲類，並沒有什麼不可能存在的理由。龍有許多種，最為人熟知的是巨大的「恐龍」「劍龍」「駝龍」，牠們的化石骨骼出土很多，美國懷俄明州與加拿大阿拔他省的乾燥斷層地層中仍有不少恐龍骨骼化石，而且體型相當完整。

現在當代，南太平洋，在南美洲厄瓜多爾海外的Galapago島上，也還有長頸四足長尾的「龍」活著，牠們比鱷魚大，牠們成羣地在海邊及山林

中捕噬獵物。

佛經及中國式蛟龍，倒還沒有發現過化石骨骼，故此人們認為牠只是幻想出來的怪物，他們不置信佛經內講的龍存在。

法華經序品裏說：佛陀說大法，來聽講的有諸天菩薩八萬人；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又有明月天子，普明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王與其眷屬萬天子俱，大自在天子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與其眷屬萬二千天子俱；有八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阿那娑達度龍王，摩那斯龍王，優鉢羅龍王等，各與若干千百眷屬俱……世尊四眾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

又說：「……爾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人非人、……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曜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徧，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又見彼土現在諸佛……。」

經中所言之「人非人」「月天子」及其他「天子」等等，就是宇宙中各星系的有智慧的接近我們地球人類的生靈！現代所謂「外太空星球人」，阿修羅是魔王，夜叉是鬼卒之一種，……這許多名稱都是非物質空間世界的「生靈」。另外一些大自在天子，寶光天子等等，是宇宙中其他空間世界的「生靈」。他們的形態和我們的血肉之軀不同，他們的身體，以我們已知的知識來區別，是介於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佛經中常稱之為「有形無體」，即是我們可以從心靈接觸到他們，却不能用手用眼可觸可見實質的——現代最先進的太空科學家已經推論天外有多度天，物質世界之外，還有非物質世界，還有介乎兩者之間的空間，還有「反物質」宇宙……也推斷在「銀河系」四千億個大大小小太陽系之內，極有可能還有若干個類如我們地球的「行星」，上面會有類似我們人類。不過，這些宇宙多度空間內的智慧生靈，未必一定是有血有肉有骨的實體。

法華經序品所講的多種龍王，都屬於龍類。所謂「八龍王」，是不同的八種龍，可能其中有些是恐龍，有些是劍龍，有些是駝龍等等的精靈，有些是蛇龍，有些是五爪金龍，有些是天龍。

大集經須彌藏品說：「善住龍王為一切象龍王，婆難陀龍王為一切蛇龍王，阿耨達龍王為一切馬龍王，婆樓那龍王為一切魚龍王，摩那蘇婆帝龍王為一切蝦蟇龍王……。」

這些名稱可能有一些是法華經所述聽法的龍王的別名。上述多種龍，有些是我們地球的爬蟲類，有些是其他空間世界的龍。

世尊眉間放白色毫光，拿現代科學來說，就是世尊兩眉中心內腦的佛眼射出纖細極微的白色光束，是一種超級的雷射激光，它照徧了宇宙各種空間。「盡見彼土六趣眾生」就是說照見了宇宙中其他空間及其他星系的世界的眾生靈（不一定是有實質血肉之軀），又照徹了「彼土現在諸佛」，就是指照見了宇宙各空間裏已修成佛的大智慧。

這樣一說，可不就都很明白了麼？有什麼神秘難解？不過，假如不用太空科學知識和眼光去看這些經文，假如只用傳統有限的知識來看它，就難免會因不懂而視之為神話迷信了。

我以前在「內明」討論過這些，將來還會再度討論，在此只是旁及一提。今天主要的是講龍。

佛經中說，娑竭羅龍王之女往拜世尊，龍女化為人形而禮佛（見法華經提婆品）。龍女修持已久，故能現人形來禮佛。

龍既是爬蟲類動物，有大腦就有若干智慧，若知信佛修行，牠的腦波心力也會修成較高形態成為人形，這沒有什麼奇怪，我們不要小看比我們低等的生靈，有時候，較低生命形態在修行方面比我們還強呢！因為牠們的「識」不像人類那麼複雜，也沒有那麼多障礙，牠們若知修行，往往比人類專心精勤，勇往直前，成就很快，所以龍的「心力」託為人形，是極為可能的。龍女在受到佛陀指點之後，迅速得道，化為男身，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具三十二相。

不明白心靈力量的人，當然一下很難接受這些。但是，只要是曾經修行的人，只要對於心靈力量有認識又有控制，又懂得宇宙化生之理，就會知道這些不是「神話」了。龍與人類，本是同源，都是原始的單細胞進化而成的。龍與人的細胞內的基本「DNA」（遺傳基因及智慧之庫）是有共同點的，只是數目上不同，龍的「轉位」為「人」，並非無可能。當代的「DNA」權威科學家很多都推論人類與動物甚至植物的細胞內的「DNA」

可以轉移（我曾在其他雜誌報導過美國一科學家成功地將人類細胞與植物細胞結合。改天我在談「輪迴」之時，我會詳談此案）。

印度與中國的史書上都有很多龍的記載，西方神話中也有許多龍，著名的大力士赫克理斯屠龍故事，與愛爾蘭的聖柏次力克屠龍故事，並非完全是虛構幻想。

近代也有人見過中國龍。舉例說：虛雲老和尚於光緒元年在普陀山海邊潮陽洞見過金甲金鱗的龍。現在三藩市弘法的宣化（度輪）法師，在中國東北時有過五條龍來求戒皈依。民國二十一年，虛雲和尚在鼓山傳戒，有一龍王化為老人來求戒歸依，當時因有人證物證，轟動全福建（見虛雲和尚年譜）。

家母年幼時在廣西十萬大山故鄉牧牛，曾見過一條小龍，她時常告訴我，該小龍是五爪金龍形狀，但是很小，只有幾寸長，見後不久牠就失了踪。這正證明了傳說中的天龍能大小變化由心。

我自己少年十多歲時，常在澎湖一處海中小島上玩耍。小島周圍才幾百尺，沒有什麼房屋，只有幾個駐軍，都在睡午覺，我年少貪玩，在烈日



下到處跑，忽然見著一條狀如巨蛇的巨大身體在巖石牆下移動，看不見牠的頭，好像已沒入海中去了。只見牠身粗有大約十二英寸直徑，全部是黃金色的鱗甲，在烈日下閃閃生光，背上有像魚鰭般的翅，尾巴像魚尾一般，看見的部分有三、四十英尺之長，牠慢慢滑行，把我當時嚇得全身都癱軟了，要叫喊，却叫不出聲音來。等到我大喊出聲，軍人們驚醒，紛紛跑出來問我是什麼事？那時那金色的「蛇」或「龍」已經消失無踪了，軍人們素知我不亂講，大家合力搜查了幾遍，什麼也沒找到。只見巖石地面有些被爬行過的濕黏痕跡，看痕跡，是到海中去了，大家都驚疑得很。

後來，島上一個土著老者說，他幼時也見過這金色的「海龍」，他說是「海龍」，軍人們說是「海蛇」、「海蛟」，老人說見過牠的頭，是龍形的頭，有鬚有角，有些近似畫的龍，而不像是蛇。他說這是六十年來第一次再出現，他說他的祖父也見過，我不敢武斷牠是龍，但是我瞧著牠挺似龍，而不像蛇，後來查遍參考書也沒有這樣的「海蛇」。

從奧坎那根之龍扯到這許多，也該歇歇筆了。你只當是看齊東野語或是天方夜譚吧！不必深信，但是我還有一事要講：

生物學界一向認為早已死絕的「六鰭魚」，據說應在六十萬年前就死絕了，今世不會見到了。怎知三、四十年前就有漁夫在南非非洲海洋中撈起了一條重達百磅的活的「六鰭魚」！後來生物學家陸續又在大西洋獲得多條此種「化石」六鰭魚的活生生標本！轟動了全世界！如今倫敦大英博物館展出一條，溫哥華水族館展出一條牠的標本！「六鰭魚」樣子滿兇的，形狀與其他魚類都不同。分明是有的，可是人們也還說是沒有可能存在的哪！任何魚類都只有四鰭，哪有六鰭的魚？你去跟他們辯論吧！

宇宙之大，無奇不有，佛經上講的種種形相色相生靈，都是實在有存在的呀！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想：龍在加拿大出現，大概是佛法在加興隆之兆吧？



## 科學般若

佛教的僧人與居士，修行功力到家，現出許多神通，並不僅限於五神通而已，佛法的不可思議大神通，有無數的相，修行者目的在於修行成佛，六度萬行，無不在於自度度眾生出苦地，脫生死，而未嘗著意於追求神通，修行功力火候足夠，再加上濟度悲願之力，不求神通，神通亦自然而生。若因求神通而修鍊，則是捨本逐末，殊非佛陀之心意。

若祇為求神通而學佛，縱有所得，亦只得幻術而已，不能得到真正的佛法神通。

佛法的大神通，是修行及濟度所產生的，是一種獲得宇宙真正的大智慧，這種大智慧，是推動宇宙萬物的原動力，本來就存在於宇宙的複度空間之中，無形、無相、無體、無質，只是一種能，有別於物質的能，但是為求容易明瞭，可拿「核能」「磁能」來作相近之比喻，可是佛的大智慧

之能，比宇宙太空中的磁場磁波更細微而大力，無時不在轉動法輪，推動宇宙。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之中說：「一乘玄門，諸佛齊證，故一切佛，法爾皆於無盡世界，常轉是無盡法輪，令眾生返本還源，窮未來際，無有休息，故不思議品中，明一切諸佛，能於一身化現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頭，一頭化爾所舌，一一舌出爾所音聲，乃主文字句義，一一充滿一切法界，無有窮盡，斯則處以毛端，橫覆法界，時以剎那，豎窮劫海……。」

這已經是相當明白地揭示佛的大智慧的超能存在於宇宙中一切的複度空間（法界）了，也說明了它是無窮盡，貫通任何時空（豎窮劫海），有無窮的數量（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永遠在轉動活躍之中（無有休息於無盡世界，常轉無盡法輪）。

「令眾生返本還源」，返什麼本源呢？在任何大德說法都解說是「還本來面目」「返還自己的自性的本源」，這已有佛學專家去解釋什麼是自性？什麼是「性」？什麼是「心」？怎麼修行怎麼還源了？我一切觀念均以佛慧就是宇宙原動力之智慧超能，故此我的愚者一得，就是：返回我們

本來的宇宙智慧能力，我們眾生本來都是宇宙中的一絲智慧，只因進入了物質空間的世界，淪為肉體眾生，有了七情六欲，有了無窮的生死煩惱，攝入諸色蘊，以致迷了本來的「性」——智慧，於是我們受制於物質限度內，我們受困於地球的一切，我們被禁於臭皮囊，我們跳躍不過數尺，因為受到地心吸力牽制；我們壽命僅數十寒暑，因為物質都有極限壽命，必須不斷循環生老病死成住壞空之定律，我們被肉體的一切需求支配了我們！

佛引渡我們脫出物質世界，回到多度無窮的宇宙空間，返回大智慧的本來，無形、無相、無體、無色，但是有知有識有能有為，永不再墮入物質生死滅輪迴，永遠存在，沒有時空限制，可以出入於任何空間；佛說人人均可成佛，我從宇宙本體觀念來看，就是返回非物質的本來智慧。如嫌我講的還不夠明白，那麼我再講一點！

宇宙是多度空間的交織，是各種非物質、反物質與物質世界空間的混合，不是單純我們肉眼可見的物質世界。宇宙的本體，物質內有非物質，非物質內有物質，又有反物質，還有介於非物質與物質之間的一種

「能」，宇宙輻射線、甘瑪線、阿爾法線、X光、紫外線、微波等等皆是。也還有較之更難下界說的磁場磁能，還有比磁波更細微活躍的非物質之「能」，那就是「大智慧」，是宇宙中的一切原動力，就是佛的大智慧！我們通往佛智慧的道路，是我們自己的腦波。佛家攝心見性，愚見認為就是藉此途徑返回本源——宇宙中的大智慧。

太玄了嗎？一點也不！鯨魚能夠藉腦波感應知悉同類在數千里外的遭遇，鯨魚可與半個地球以外海洋中的親友溝通心靈，所以一條鯨魚有難，鯨羣不遠千里趕來救援，富於同類愛的鯨類，一條被人開砲捕殺，成羣鯨族趕來誌哀，以致同遭漁人毒手，一條鯨魚病重衝上海灘自殺，羣鯨同哀，一齊陪牠上岸同死，這些都是可見的悲慘事實，科學或者尚未有滿意解釋鯨魚集體上灘自殺的奇象，但是我知牠們是義同生死！義不獨生！

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有很多人士也了解這一點，基於人道，基於人類愛，他們自願出動去搶救集體自殺的鯨魚，可是有些國家却大肆捕殺鯨魚，尤以日本、蘇聯為最！日本的佛教徒反對殺鯨，但是徒勞無功，很不幸，中國最近也參加了國際捕鯨，參加屠殺這些

海中最具智慧的動物，其實鯨油、鯨肉這些物質，都可從化學物質取得，而且人造脂肪，遠比天然動物油更好，何苦去屠殺族滅這些高度智慧的動物呢？若說是為了經濟價值，事實上，經過數世紀來的獵殺，鯨類已經瀕於絕跡了！僅存的餘鯨，還能供給人類製造多少「凡士林」「口紅唇膏」？鯨肉還能供給製多少「狗食罐頭」？多開幾處天然油礦不是比打殺為數有限的鯨魚更具經濟意義麼？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子建名詩正足以形容；人鯨本是同源的啊！豬狗牛羊雞鴨與人類都是同源分枝的啊！單細胞進化成許多支流，經過幾千萬年，各自進化成為各別的生物，不信嗎？請看看各種動物的胚胎，和人類的胚胎，比一比，早期多麼接近相似！胚胎是進化的縮影。故此佛說：「眾生平等。」乃是有其科學根據的，佛又說眾生皆可成佛，佛又勸告世人戒殺生，這都是很饒深意的，並不是膚淺的似是而非的許多外道所講的「人道」。佛的慈悲是深遠的、宏大的，佛講求護眾生，不同於外道講的那種有限度的「人道」，比方說，西方人常常開槍射殺一頭病馬，或者「人道」銷滅病畜，甚至於今日的許多西醫也主張「人道」使病



重病人早些死亡脫除病苦，這些都不是佛陀所講的人道，佛教是絕不會做這些似是而非的「人道」的，佛教人士只有竭盡努力去護生，若護不來，也要唸經咒助其往生！

一下子又扯離題太遠了，沒法子，這是我的毛病！幸而讀者不見我面，否則你必受不了我的囉嗦勁！必會被我扯得你掩耳而逃！

上面說的鯨類能以腦波千里聯絡，海豚是接近鯨類的一種高等智慧動物，牠們也有驚人的心靈感應，這些都是動物學家所共知的事實，牠們也會發出微波，藉其反射而知環境，一如蝙蝠之發出雷達波，很多動物有此本能，蜜蜂也有此本能，為什麼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反而懷疑我們自己的「心力」？

我們學佛的人，若明心見性，必可逐漸恢復本來的宇宙智慧，不再受困制於物質世界的障礙。打破了物質世界的形相諸法，回復本來的能力，本不能算是什麼「神通」「奇能」，只好說是「本能」，只不過世人大多數目光狹窄，或者不明宇宙間的情形，就以為是「神通」罷了。不錯，佛菩薩諸天人的「本能」，從我們現世的井蛙眼光來看，那當然是神通，因

為我們以此肉體的能力都做不到，但是從佛菩薩的自如的能力來看，他們並不會自認是「神通」，因為他們認為那是本來就賦有的宇宙能。

下面這一個比喻或許不夠恰當——不過聊可解說一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境界——一個住在窮鄉僻野中之鄉巴佬，沒有受過教育，不識字，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實情；他每天只會打柴燒飯，種菜耕田，只知做些很基本原始的手工，他頂多只去過鄰村，他一向只是步行，看見別人有轎子坐，他已經羨慕死了。有一天，突然有一架飛機在村子上空飛過，上面還坐了人，這個村佬驚嚇得丟下鋤頭，飛奔而逃，躲進牛棚去，不敢出來。我的天老爺！這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不然怎麼會在天上飛呢？又有一天，有外面的人駕了汽車來了，這土佬嚇得又去躲了起來，這一定是遁地術了！

那駕駛飛機和開汽車的人，不錯都是經過學習才會駕駛，但是他們已習以為常，並不會自己感覺那是什麼特殊的技術。鄉下佬問他們那是什麼神通？他們都啞然失笑道：「什麼神通？這是人人都可以學會的呀！你也可以學會的！」

我們一般人就像這個鄉巴佬，我們常常大驚小怪於超自然現象，我們既希望相信有其事，又不敢相信真有其事，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看到菩薩顯現，我們就說：「真的嗎？」我們半信半疑，因為我們是鄉巴佬，從未見過人在天空上飛，我們只會在地上步行，若聽說有人在天上飛，我們就說：「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甚至於自己親眼見到了人在天上飛，我們還是懷疑，祇因我們自己做不到，我們常常太懶太固執，不肯虛心接受比我們自己高深的能力現象，我們自錮於物質世界的有限能力觀念，就以之來衡量宇宙的一切現象，甚至於以之來稱量宇宙的質量！

這又好比拿一把只有十二英寸的尺去量大海，又拿稱去稱天有多重？比一比天有多高？

佛是本來就有的，是亙古以來就存在的，充滿宇宙間的大能智慧，並非只始於釋迦，釋迦是諸佛為濟度世人出苦返真而託世再來。佛理經釋迦說法而光大，佛理中講的都很深奧難懂，不過其中的很多部分，假如我們用現代太空科學眼光去分析，就會發現佛經很多地方都是在講述宇宙的構成和現象，我們也會發現很多本來以舊觀念無法解釋的佛經，原來都是講

宇宙科學。我這樣妄自拿宇宙本體觀念來解釋佛經的句語，我承認我是未得師授的，我承認我也許是不含正統觀念的，可是我自己覺得我這條思想路線似乎走得通，我不再著文字相，我讀經若有所悟，心中充滿法喜。佛度世人，原不拘執，多施方便。也許這就是佛對我的一種方便善巧，叫我明白吧。在我未形成宇宙佛觀之前，我的確被佛經的文字縛住了，如今已經自由得多。

儘管我也許不合傳統吧，我已自得其樂，而且，我也願意斗膽懷疑：為什麼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用有限的物質世界觀念去解釋佛經中分明清楚的無限超越時空界說的真理？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只從舊有的淺陋化學、物理知識來看超時代科學的佛經？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子曰」觀念來看超越一切界限無限慈悲的佛心？

這一世代的文明，只有短短的六千年到一萬年，這重生的世代，湮沒了多少億萬年以來的文明科學？我們好比一個嬰兒，拾到了一本哲學巨著、一本科學論文，我們對著它只會咿咿啞啞，不解其意。我們面對著浩瀚如海的佛教經論裏的深奧知識寶藏，就只會咿啞，甚至於撕毀它，我們

又不願意從新的角度去學習它。

對於佛經佛理，世人原已有很多珍貴的仁智之見，有人從哲學入手，有人從文字學入手，各有很高的境界成就，已無庸我這不學之徒再班門弄斧。不過，哲學與文字般若都不是容易了解的，我就走走「科學般若」的路線吧！「科學般若」是我杜撰的，其實我的科學知識也還太不夠，我只是歡喜接受新時代太空科學的一鱗半爪常識，拿它來看佛經，結果很多難解的語句都一一迎刃而解，或者這真的是可行通到火山中心的一條支道，可窺奧秘！

脫出有限的物質功能觀念，我們就知道宇宙各空間中的「智慧」能力，是介於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可出入自如，可進入各空間，可促成各種變化。那麼，我們就知道，佛的智慧存在於各空間，我們念佛，全神貫注，全力虔誠，我們的腦波與佛的智慧輻射接觸，將來隨其接引，一念進入永恒，這並非難解之處。而佛的來臨，也自無須開了汽車、飛機吹吹打打八人大轎，我們不打開自家腦中的收音機，佛的智慧也一樣在向四方八面輻射著引導的，我們心中必須開了收音機電視機才收看收聽得到，不

開，它亦存在，失落、錯過的只是我們自己。

那麼我們不必再自錮於井中，我們可以不必再大驚小怪於看到佛力的神通，更不必懷疑有無佛的神通。

如果我們知道，在這物質世界空間的地球上，連鳥獸也具有若干腦波心靈能力，那麼我們就不應懷疑萬物之靈的腦波心力，更不應懷疑本存於宇宙中的永恒佛力。以後我將陸續分段再詳談宇宙構成以旁證佛理。我感謝「內明」雜誌主編沈九成居士不嫌我的謬論惠予刊出，拙文大多難登大雅之堂，也只盼佛友們指教和參考同研科學般若吧！

我明白了佛力是一種宇宙中的智慧大能，是輻射的超微波，那麼我們知道它可進入一切非物質與物質空間境界，推動或促使變化。那麼我們知道，佛力可使物質世間的人和事起變化，我們虔心唸佛，可獲佛力救助脫於苦厄。

舉實例來說：暴風中有一艘掛利比亞旗的貨船在卡里比海沉沒，船上海員多是華人，大部分溺死海中，只有一位船員，素來篤信佛教，平時天天唸佛，他在驚濤駭浪之中，鯊羣出沒威脅之下，不斷唸求觀音菩薩，他

的禱念獲得了菩薩感應，菩薩的大能使海中的鯊羣不侵擾他，又使海中出現一隻巨龜，游到他身邊，把他托起，馱了他一晝夜，直到他被路過的輪船發現救起，巨龜才消失，這件真人真事，數年前由海員親述，轟動一時。後來，菲律賓海面也有一個水手落海，在海中唸佛被海龜馱起的新聞，海龜縱能馱人，但為什麼不把人拋下水中？為什麼要馱人一夜？難道海龜喜歡馱人不成？依照動物的本能，牠們是不會主動去馱人的，若是偶然馱上了，也不會持久，必會沈入水中避去。這兩隻海龜先後日夜馱人，分明是有一種超自然的神通力量促使牠們這樣做；說得確切些，是海員唸佛，觀音菩薩用無形的非物質的大智慧能力，促使海龜從事於人道的救生。觀音菩薩曾立誓尋聲救苦，菩薩的大能是無間斷的輻射四方八面上下的，出入物質與非物質空間、時間境界的，如太陽陽光之普射，只是我們肉眼不見，只是我們不知，只是我們懷疑不信，更不知菩薩可以同時援救千千萬萬人！原不必以形相出現，只為堅定世人信心，化身各種形相，方便救施，方便說法，若我們執迷形相，非要肉眼得見方肯相信，那就大謬了。我們看得見紅內線，紫外光，X光嗎？我們看得見磁波嗎？看得見聲

波嗎？

佛說「不可以相求我」，已經說明了佛菩薩的本體。

就當我是「瞎子摸象」吧！至少「科學般若」多少摸著象頭或象眼，作為配合學習佛理的「文字般若」，似乎應該是有助於了解佛力佛理之不可思議的。





## 從疑古談到因果律的科學淺析

你見過澳洲土人亙古以來流傳使用的「飛曲尺」嗎？英文音叫做般務靈（Boomerang），這是一柄弧形的木製板子，澳洲土人世代用以打獵。澳洲土人，頭上金色捲髮，皮膚黑似黑人，眼珠深棕色，鼻子特別扁平而寬闊。他們至今仍大部分居住在山林曠野，全身赤裸，天真純潔，忠實無偽，他們沒有房子，沒有用具，他們仍是睡在沙土岩穴之中，甚至於不曉得吃熟食，他們以提取白蟻及昆蟲挖取野生植物根部為主食，有時用「飛曲尺」擊殺小動物為食。

澳洲土人沒有文字，沒有文化，仍是石器時代的穴居生活，也不願接受現代文明，或者那正是他們的幸福吧！他們不懂得什麼核子恐怖，也不知何謂名利，也自然沒有文明人的那麼許多煩惱。

他們的來源無可考查，他們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何處，他們的語言也極其簡單原始，除了基本生活的必需字眼之外，可說是並無他詞了。他們的惟一的歷史紀錄，只是澳洲中部乾燥岩石上刻畫的人形與獸形，有些人形頭上好像是戴著現代的美蘇太空飛行員的「太空盔」，身上好像穿了「太空袍」，這些悠久達五萬年以上的圖形，與現代仍然停留在石器穴居階段的土人形象多麼不同，沒有人能考據得出來澳洲岩石上怎會有疑是「太空人」的數萬年圖形，也沒有人敢肯定這些太空人形是土人的祖先。

不過，可以推斷，澳洲土人祖先或古代的另一土人種族，很可能是在岩石上繪刻下他們所見到的熟習或希奇的人或物。原始民族的幻想力也許尚未如文明人之豐富，大概不致於有畢卡索出現，也不會有張大千的潑墨山水，原始民族多半是把眼見的實在經驗繪畫下來的，與其說是天才橫溢，毋寧說是以記實為目的。

如果那些圖形確是穿了太空袍、太空盔，那麼，人類古代史就得重新再研究推論！五、六萬年前的澳洲，如果有太空飛行員，你就別管他是來

自外太空抑或是地球本身吧？至少，值得懷疑的是一般傳統的人類歷史觀念！

一般認為，人類的文明，最古不過是中國的七千年，埃及的八千多年，中國古來傳說的伏羲氏幾萬歲，從伏羲傳下來三皇五帝千年，巴比倫的八千年，猶太人的七千年，印度民族的一萬年……這都是一般史家承認的有物證的人類文明歷史。

可是，現代世界各處都陸續發現年代久遠到數萬年的湮沒文物。美洲中部馬耶民族的曆法推記到六十萬年前，南美洲的古代民族文物也可推到一起、兩萬年前，蒙古戈壁大沙漠在一九五〇年後期，蘇聯科學家發現沙岩上印有類如太空飛行員登陸月球所穿的特製鞋靴之印！經過碳十四放射鑑定，這些齒波形鞋底化石，已經有五十萬年！

誰能一腳踏在岩石上踏出深深的鞋印？就算他有內功，也不能偽造這鞋印呀！中國大陸有很多地方的名山都有「仙人鞋印」「仙人掌印」「仙人拳印」，如果用碳十四去測定，相信必可獲得很長久的年代紀錄。我相信都是幾萬年人類留在當時的砂土上的手印鞋印，後來砂土經過年代久遠

及地質變化而成岩石。戈壁大沙漠的那些五十萬年鞋印，想必是當戈壁沙漠剛剛從海水乾涸形成沙丘之時，有人穿了這樣的太空鞋踏過，留下了足印，後來砂土形成砂岩，遂保留了紀錄。

如果我這種推斷不錯，我們人類的歷史，實在並不僅僅只有幾千年，中國古來傳說伏羲氏幾萬歲，從伏羲傳下來三皇五帝又經過多少世代？我不敢再武斷那都是神話！我推測中華民族的歷史，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樣，可能已有數十萬年之久，而且，我推測，中華民族的七千年歷史，實在僅僅是這一個世代可以記憶的年代而已，遠在七千年之前，已經有了文明，可惜紀錄湮沒。

秦越北部一帶出土的太古陶器，有類似中國黃河流域出土的「黑陶」——仰韶文化產品——仰韶文化時代在五、六千年之間，而秦越出土的黑陶，經科學家用碳十四測定，有一萬二千多年之歷史，於是科學家在國家地理雜誌發表研究理論，推測中華民族可能來自中南半島，向北遷移至黃河流域。

這種假定，或許有傷中國人自尊，但這也未必可靠。不過，在古代，泰越中國本是一家，如說民族東遷北移，也非無可能。

印度的各民族歷史，或許也有幾十萬年之久，韋陀經所記載的事蹟年代，動輒以若干萬年計算，佛經所載的世代，以數十萬年計算，一般人懷疑那是誇大的數字，我推測那極可能是記實，而非誇大。

人類歷史年代的測定，隨著科學的發達而不斷有新發現。非洲中部自從李奇博士夫婦在五〇年代發現最古老的人類牙齒與頭骨測定有二百五十萬年歷史，以後不斷陸續有所發現更古老的骨片，非洲最近又出土久達三百多萬年的人類骨骼化石。這些發現已經推翻了一向傳統的有限人類歷史年代觀念，也越來越接近古代佛經所載的人類文明年代。

有人說，那些出土的人骨化石，並不是有文化的現代人，而是猿與人之間的過渡「猿人」，從解剖學來說，當然這都是對的，但是，至少證明了人類在幾百萬年前已經出現於地球。我認為，在地球初形成的二百億年前不久，就已經有人類出現，而且，同時並存的，並非都是未有文化的「猿人」或過渡種族；我認為已經有了文明人類，各族的文化高下不均

等，有高有低，有些可能已進入核子時代，而另一些仍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野人生涯。到後來，核子大戰或其他大災難，使許多高度文明的種族滅絕了，而另外那些深山穴居人躲過了浩劫，得以漸漸進化而成為後世的文明新世代！

中國神話說盤古手持板斧開闢了鴻濛天地，我對此神話有另一見解，我認為那不是神話，而是民族的歷史記憶。可能在幾萬年前，這個世界的文明世代爆發了核子大戰，互相殘殺，把一切文明人類與文明都摧毀而同歸於盡，當時另有一些穴居民族，穴居於深山地下而免於浩劫，盤古氏或者是這些當時的較為原始的民族之一，躲藏在山洞內。他們也許經過外面的強烈核子爆炸的恐怖，以為是天災，他們躲在黑暗的山洞地下，把洞口堵塞，或者經過了幾代，才敢劈開洞口出來重見天日，盤古板斧開闢鴻濛，可能就是劈開了山洞的堵塞，把子孫帶出來，於是又開始了另一世代的文明，子孫將之傳說成為「開天闢地」。

現代的中國各民族，可能就是盤古氏闢開了山洞帶出來重見天日的子孫後裔，開發了新的文明。以後，在大約距今一萬年前，全世界普遍發生

大水災——南北兩極積冰融化淹沒全球，於是有大禹治水九年之事發生——文明又一次遭劫，許多文明古物被淹沒於洪水，又再重新發展過一次文明，而成為傳到今日的七千年文化。同一時期，中東民族的閃族，也遭到洪水毀滅，挪亞用方舟帶了親族飄到土耳其、伊朗與蘇聯之間的阿拉特山脈，重新發展閃族文明，進入較低地帶，成為猶太民族。

北美洲的土著民族也有大洪水的傳說，也說到有一家人乘船逃生，南美洲土著也有類似的傳說，埃及古籍也有萬年前洪水之記載，福建武夷山一處高峰上插於石壁上有一條古代木船，或者也是洪水紀的遺跡。

我為什麼扯這些？我只是要說明，從這些可以推測人類的歷史差不多與地球的形成年代相等，人類的文明不斷產生，不斷毀滅，又不斷再生，不知經過多少億萬年，斷非如一般人之認為僅有數千年！有些神話說到神創造人類的故事，從其記載年代推算上去，大約是九千多年前，我認為這神話可能是猶太民族在洪水紀以後，劫後第一世代的祖宗無可考據，因而衍造出上帝用泥土造人的神話來。



現在二十世紀末年，又是核子太空科學時代的來臨了。在亙古時代，也必然曾經有過核子科學的極盛文明時代，核子戰爭同歸於盡。現在的核子武器，將來也必然走上人類同歸於盡的道路，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週期，脫不了佛經所講的「成住壞空」循環法則，佛教從亙古以來，早已觀察宇宙法則很清楚了。太陽系的未來毀滅，銀河系的未來毀滅，宇宙其他的星系光燄的生生滅滅，也早都在佛經中有說明了。舉一例說：大般若經常提到三千大千世界，成壞同時。大智度論七謂：「百億日月，乃至百億大梵天，是名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生，一時滅！」

佛教亙古以來已知宇宙是無窮的，稱之為三千大千世界，三千是一個寓言其變至無窮盡的代表喻意（而儒家卻說「天無二日」），實際上天上太陽多到不可計數，單是銀河系內，就估計有一百多億個太陽哩！我們的太陽系不過只是其中之一，大智度論說有「百億日月，乃至百億大梵天」，此足見龍樹菩薩精通宇宙太空科學，也足見佛教的科學是超越時代的了。佛教經論所講的年代，無限僧祇劫與多少億萬年，也都是很科學的。

人類的歷史，斷不只一萬幾千年，文明也斷非這幾千年才獨有，在以前已有。我們當代有美蘇英法的新科學，有中國佛教的深奧思想，但是也有同時有菲律賓僻島的石器時代穴居的民族，巴西森林內的赤裸原始民族，與澳洲的裸體石器人類……正像太古時代一般的文明程度參差不齊！

現代仍存的那些石器人類，巴西森林的那一族，已知用火，菲律賓的那一族却仍不會取火，澳洲的那一族知用火而不會建屋舍，這些石器民族的語言都簡單，都沒有手工藝，可是有些奇事，巴西的一族土人善於使用竹針刺穴治病，幾可比中國的針灸醫術，澳洲那一族會製造「飛曲尺」來做打獵武器。

針刺術需要熟悉人體氣穴位置，中國自古傳下來有「銅人氣穴圖」，可是毫無文化的巴西森林土人從何而知人體的氣穴呢？這可是一件神秘！飛曲尺看似簡單，但是，西方航空工程學家視之為一項驚人的飛行設計。飛曲尺略似括弧「C」形狀，又略似中國的「人」字形。隨便你將它扔向任何方向，扔多遠，它都會飛回到你手上來。澳洲土人用之擲向野獸，擊中之後，飛曲尺仍然會自己飛回手中，現在也有很多玩具公司製造

飛曲尺作為玩具，但是效果總不及澳洲土人製的好。航空工程家說：飛曲尺的設計有極準確的數學比例，弧線有一定的讀數，角度與弧度的比例，及其寬度與斜面傾角的度數，一點也馬虎不得，這是一項科學化的設計！澳洲土人毫無科學知識，說到數學，連超過十隻手指的數目也算不清，必須把腳趾也算進去，他們怎麼可能知道用微積分和三角幾何去計算來設計這流線型的飛曲尺？然而他們從祖宗一路傳下來這柄傳族之寶！這不是一件奇蹟嗎？

莫非這些土人的祖先曾經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後來因為核子大戰而滅亡，躲在山洞內的倖存者世代僅僅記得「飛曲尺」？巴西的土人則同樣地只傳下來了針刺術與製造「箭毒」吹箭？——箭毒是從顛茄取出的毒汁，染在竹針上，用竹筒吹出來殺敵——這些都是難以考據的謎了。可是也難免令人推想到人類的多元文明在歷史上的興滅不一與人類歷史的久遠！

話題也像飛曲尺一般，投出去，繞飛了一個大彎兒，終於又回到原地。從一開頭，我就提出飛曲尺，現在收回飛曲尺了。

為什麼提飛曲尺？因為飛曲尺的飛回，正適合比喻佛教的「因果律」，通常我們常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今我却因看到飛曲尺而悟出因果的道理另一詮釋！

當我們手中把飛曲尺擲出去，它會飛回來的，投出去的力量是「因」，那力量終於還是飛回原處，我們可能一手把它接住，也可能被它所擊中，那是我們的力量果。

也許還有人不明白我在講什麼？就不妨去買一隻玩具飛曲尺來試試看。

飛曲尺的飛行往復，正像哈利彗星一樣。哈利每隔七十年必定回到太陽系內，它繞過地球上空，投飛出去，飛出太陽系外，到了太空深處，繞了一個比太陽系大幾十倍的大圈，又再飛回太陽系內來！

太陽系的各行星，繞著太陽旋轉不停，太陽帶著羣星，繞著銀河系中心旋轉，要經過幾百億地球時間的「年」，才繞完一週，可是終歸又走回來。而且，銀河系這一個星雲漩系，又繞著更大的一個中心在旋轉……如此類推，無窮無盡，真正是佛經論所講的情形——百億大梵天。

原來，宇宙法則之一就是循環，任何的動力，都是作圓形或橢圓的方  
向進行，週而復始，永遠在循環！生生滅滅也在不斷循環不息，佛教老早  
知道這些道理，故此以「圓」為最高的動力境界，因果律實在是宇宙動力  
的法則：「循環！」就像飛曲尺的投出去一般，那動力與動機終歸是要循  
環回來的。

如果有人駕駛一架太空火箭，飛向外太空深處，無論飛出多久多遠，  
算他飛去了一百億光年吧！他自以為到了什麼新地方去了，怎知他終於還  
是飛回到地球原處！他飛出去繞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圓形或橢圓形圈子，還  
是要回到原地的，為什麼？因為這是宇宙的「動力」的法則：「循環！」  
也就是因果的現象之一！

你記得看過一部有名的科幻電影「人猿星球」嗎？那太空船的三個駕  
駛員，飛出外太空，過了幾千年，迫降在一個荒涼的星球上，遇到人猿種  
族統治者，被捉去，後來只有一個駕駛員逃出；最後一場戲，是他騎馬來  
到一處海邊，看見紐約自由神像的倒塌殘跡，他才恍然大悟地道：「他媽  
的！我早就知道了！」

那部科幻小說的想像力，我認為是超過一般科幻故事的，它能指出宇宙動力的因果律來！饒有深意！

是的，因果循環是宇宙動力的法則！誰都逃不了，我們的動機一念，快似投出去的飛曲尺！恰似哈利彗星，只因為宇宙之中「無直線」！

宇宙中無直線？馮馮你有無搞錯呀？

沒有！宇宙中沒有直線！直線一去不回只是局部的，是人的觀念的假定而已，假如你現在從香港淺水灣海灘向上空畫一條直線，永遠畫下去，畫入太空，盡了幾千億幾兆光年，你以為很直，可是，到後來，直線又回到淺水灣！

是的，宇宙間無直線，一切的動向都是根據因果而循環的！

佛教的因果說，完全符合宇宙法則。誰說因果是迷信？以為因果迷信的人，他自己的科學知識不夠而已。

佛教有句通俗的講法「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是對因果律的一種很淺出的說法，這是完全合乎宇宙科學原則的。善與惡的出發點，就是我們手持飛曲尺將投出的那一點念頭，它會飛回來的，也會擊

中我們自己。

我們越用新科學眼光去觀察，越會發現佛教的觀念——因果律，是超越時空的宇宙法則，如不相信，不妨多研究佛學，也不妨多研究新科學與太空物理學，那麼就會逐漸進一步認識因果律的確是科學真理了。

為了淺白使青年朋友們感到有趣，容易了解，我這篇隨筆並未當作科學論文來寫。其實，是應該可以列舉幾車子物理科學家的證言與太空物理方程式來證明因果律的。不過，那樣一來，你難免就會看得打瞌睡了。

##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

非常歡喜聽到許智銘居士發心，彙集整理關於佛法中「愛」字的討論文章，予以印行。這對於學佛者真是一個大喜訊，這一本論文專集出版，是極有意義的、必要的。

佛法中愛字的討論，歷時多年，參加討論的大德學者，都是對佛教經典和各種哲學有非常深入研究的，大家都貢獻出獨到的心得發表他們精闢的見解，彙成了這一本史無前例的佛學討論論文集。所討論的主題是佛法中的「愛」的問題，但是討論的範圍，除了佛典而外，旁及各派哲學思想、文字學、社會學、心理學、比較宗教學、人類學等等有關的學問。

這一本論文專集，無疑是當代最具教育價值的一本佛學文獻，也是最具有學術價值的，非但對於一般學佛者具有啟發作用，而且對於教理的抉擇和分別有參考價值。



參加討論的各位學者，各人治學方式途徑不同，發表的謙論，仁智互見，但是有一點共同的，就是每一位都是至誠的，都是為了弘揚佛法而貢獻他們的卓見，他們這種赤誠弘法和認真不苟的精神，十分值得欽佩學習。

就我膚淺的愚見來說，我從這批論文獲得很大的益處。首先得到的啓示就是：讀經須就佛經的整個意義、整個思想系統、整個哲學觀念來揣摩佛經當中的局部文字的含義，不宜斷章取義，以免誤解而鑽入了牛角尖。我是個初學佛者，對於佛學知得太少，不夠資格參加討論，更不夠資格月旦學者的宏論。祇是從信佛的心和一般研究的客觀態度來說上面的一段拜讀的心得。

龍樹菩薩所引佛語：「是佛法中，棄捨一切愛、一切見、一切吾我驕慢，悉斷不著。……我弟子，無愛法、無染法、無朋黨，但求離苦解脫，不戲論諸法相。」

佛典中的「愛」字，是指六愛三愛等等有染污的「愛」，有漏的愛，必須予以斷離捨棄。

這都是很明白的，愚見認為學佛者必須了解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的解說。

智論中很多主張「斷愛」的論句，例如：「愛能繫閉心。」「愛斷餘則斷」「愛斷則知餘煩惱皆已斷」。「諸結使皆屬愛見，屬愛煩惱覆心……如是愛離故，屬愛結使亦離，得心解脫。」「愛處生愛，瞋處生瞋，慢處生慢，癡處生癡，自誑其身。」「身心得諸法皆是苦，無有樂，是苦因緣由愛等諸煩惱。」「善修無常想，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能除三界結使，以是故，即名為道。」

龍樹菩薩又說：「諸佛不取眾生相而能生慈悲。」

金剛經說：「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涅槃經說：「如來無有愛念之想。」

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又說：「佛大慈大悲真實最大……諸佛慈悲乃名為大。復次，大慈從大人心中生……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後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於無量阿僧祇

世生死中，心不厭沒，以大慈悲力故，久應得涅槃而不取證，以是故，一切諸佛法中，慈悲為大。」

佛經上已把「大慈大悲」和「愛」界說劃分得清楚，大慈大悲並不能以「愛」字來代替，已經很顯明，佛法要斷「愛」，並非斷「慈悲」。假如用當代濫用了的「愛」字來解說佛的「大慈大悲」，顯然是不適合的。假如兩者同義，龍樹菩薩當日何不索性都用「愛」字？卻要講「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是無私的，無條件的，不同於一般人所講的「愛」字——即是有條件的感情佔有、索求，或施與——佛的「大慈大悲」是無條件、無所求的濟度。

佛無四相，無好、惡、愛、憎之心，故此涅槃經說：「如來無有愛念之想。」

所言如來，當是指成道之後的佛陀，不是指未成道以前的肉體，似不宜說成道了的佛陀也有肉體的七情六慾之愛。成道以後，一切愛欲均已斷離，連四相都無，心不住有為、無為性中，不依止過去世、未來世、現在

世，心無所緣，早已無愛無憎，只有大慈大悲，令眾生離愛憎，得般若智，出離苦海。

沈九成居士鴻文說：「大慈大悲是一切佛法之根本，」此論極為正確。

大慈大悲是佛道之根本，此語也是引用自佛教經論。

龍樹菩薩說：「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一段，上面已引述過。

在我膚淺的愚見：「愛」字，在佛陀的時代，字義甚為清楚明顯，今世的「愛」字，字義演變至大，到了意義難以分辨的程度，必須加以補充解說，才能知道所指的是那一種意識概念。若用「愛」字來代替「大慈大悲」，我恐怕反而會使人容易誤解佛法本意。大慈大悲並無愛憎成分在內，悲願與「愛」，顯然是兩回事。舉例說：我「愛」世人，潛意識在求滿足自我之優越感建立，且不離相，我却未必有「慈悲」在內。佛度眾生，則純出於慈悲，非出於情識分別，因為佛已離諸心識，無有分別。

我太不敏，學識太差，不敢班門弄斧，僅僅在此表示個人的幼稚看法而已。愚見認為：我們學佛的人，仍宜遵從佛典原本的說法，從佛教思想哲學的系統整體去解釋局部的字義，不宜斷章取義去推翻佛教的基本觀念。

我認為：論文中，仁智各見，但是都是虔誠地為了發揚佛理，雖論而非爭，而這些討論是極有教育意義的。真理越辯越明，討論越多越詳盡，越能使我們更加了解佛法的真義要旨。各位大德學者的譴論，殊途同歸，均是闡揚佛理的精微理論。這一本專集，對於佛教，對於哲學，對於人類文化，都將會提供很大的貢獻和深遠的影響。

## 禪定天眼通之實驗

佛家守戒修行，由戒生定，由定得慧，而得六種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

所謂「神通」，瓔珞經說：「神名天心，通名慧性。」

大乘義章第十二章說：「作用無壅，名之為通。」

神通一般有三種性質：一、報得通力：三界諸天皆有五種神通，鬼神亦有小神通。這是依果報而自然感得。二、修得通力：乃三乘聖者修三學而得六神通。三、變化神通力：是佛家三乘聖者以神通力變現種種。

六種神通，均以智為體，分述如下：

一、天眼通——應稱天眼智證通 (Divya-Cakṣus)，乃是得到色界天眼根，照久無礙。人人均應具有五種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世人只因被六欲所障，受五蘊所蒙，以致不能發揮潛能的天眼、慧眼、法

眼、佛眼，祇有肉眼可用。

天眼人人均有，但是很少人的天眼發生效用，大多數都已萎縮凋謝。天眼有兩種……，依佛家禪定修得天眼；生於色界諸天自得之天眼。

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第五章說：「於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見，自地及下地六道中眾生諸物，若近若遠，若麤若細，諸色莫不能照，是天眼有二種，一者從報得，二者從修得。」

無量壽經下卷曰：「天眼通達，無量無限。」

二、天耳通——天耳智證通 (Divya-srota)，這是得色界天耳根，遠近聽聞無礙，亦有報得與修得兩種。修得者，是修行人修四禪定所得；報得者是屬於色界四禪果報，即是俗語說生來有的，天耳通可聽千里萬里之外，細微聲音亦可聞。

三、他心通——他心智證通 (Paracitta-jñāna)，是知道他人心念無礙，即是別人心想什麼，都可立即知道。

四、宿命通——宿命智證通 (Purva-nivāsānūsmṛtijñāna)，這是知道自己及六道眾生之宿命前生今生來生之事。

第五種神通——神足通，又名身如意通，又名神境智證通（*Rddhividhi-jñānā*），是佛家無漏禪定所臻的神通境界之一，可變現不可思議境界，遊涉往來宇宙任何空間。

上面的五種神通，仍然是「有漏」的禪定所得的神力，除了佛門修行者之外，外道亦有些人可修得，祇不過是外道的修成者能力不能持久，而且往往有邪魔由之入侵。因為它不是由正覺正智而得。佛家的修行是從正智正信戒定與布施濟度入手，所得的通正大光明，威力不同。

第六種是漏盡智證通（*Asravāksaya-jñānā*），這是佛家三乘修行無漏禪定的最高境界之一，諸漏斷盡，得菴摩羅識，進入不生不滅，永存於宇宙各元空間，有能力可度各空間的眾生，能解一切惑。

這六種神通，佛菩薩都具有，能力大小與程度範圍各有不同。佛陀，觀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普賢菩薩，迦葉尊者等等許多佛菩薩的能力都是無限巨大的，可以改變宇宙的物質與非物質；有形無形的形態與性質。



普通的佛家修行者，也有很多很多人修持或前生帶來的五種神通。例如晉朝的佛圖澄和尚就具有廣大的五神通，歷代高僧多數有若干神通，大小不一，佛教歷史上不乏記載，不勝枚舉。居士也有不少有神通的。不過，有大神通的高僧或居士，通常都深藏不露，不願用神通來驚世駭俗。佛陀也曾一再告誡弟子不可濫用神通作為弘法主力，佛弟子目犍連神通第一，佛尚戒之勿妄用神通。大概是由此之故，如今當代的高僧大德都不肯炫示神通，他們謹遵佛陀教旨，以講傳佛法正信正戒及大慈悲普度廣濟出苦度化為宗旨，不談神通，不示神通。

當代高僧大德們不尚神通，一是由於謹遵佛旨，一是謙遜，世人少見神通表現就否定神通，這也太無知，太武斷！

虛雲老和尚有大神通，他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但是他從不自認有神通，儘管他一生顯示了多次神通，他亦謙辭不承認有神通。

來果老和尚也有此等神通，他却從不以有神通自居。慈航老和尚有神通，知過去未來，亦從不自稱有神通。

現時在美國金山寺傳戒弘法引渡西方人的宣化度輪法師亦有神通，可是總是自謙：「我什麼也不會，什麼也不懂。」

他老人家說什麼也不懂，可是我在金山寺掛單之時，某夜我心中埋怨他：「這老和尚愛罵我，我還是溜走吧！」

次晨早課以後，他老人家微笑問我：「培德，你昨天晚上心裡說我愛罵你！你知道嗎？我不是愛罵你，我看你心性太高傲小氣，是修行的障礙。所以我給你一點當頭棒喝，這是為你好。」

嚇得我大驚，慌忙行禮：「我知錯！從今明白了！」

到如今，我若要背後說他壞話，可得蒙住被頭才行！金山寺萬佛城的弟子們都知道，尤其是洋人弟子們更熟知法師是有他心通和天眼通、天耳通等神通的，他們常說：「我們背後說他什麼他都知道，瞞不過他。」

可是您若以此詢問宣化度輪老和尚，他一定笑答：「我哪有什麼神通？我什麼也不會。」

他的字寫得那麼好，他也說「寫得不好」，他講經文明白又清楚，出口成章，他也說：「我的文字不好。」別的法師們也都類似他這樣地謙

虛。

一瓶不搖，半瓶搖！高僧們有神通，都謙虛不承認，我這個凡夫蠢子，沒有神通的，却時常「半瓶搖」，喜歡妄談神通。

我為什麼常講神通呢？難道我是狂妄到「未證自稱已證」嗎？莫非我斗膽竟敢自稱有神通來冒領佛力之功嗎？又莫非我敢自詡有些微的修為境界嗎？又莫非我是為了標奇立異來亂說嗎？為了名？為了利？

都不是的，我雖愚蠢，也還不敢狂妄自言得證，實際上我依然六根不淨，六塵未清，七情猶存，諸欲未斷。我毫無修為，智識亦低，我祇不過是一個狂熱的佛教徒，一心想盡我螢火之光來接引青年初機，好像是幼稚園的實習生，對小朋友們講些「小貓跳小狗叫」一般淺淺的小故事，引導小朋友對文字發生初步的興趣，從茲而逐步接受升級教育，更進而接受大學教授的教學。設或小朋友與青年們看了我的幼稚文章，從此對佛教發生初步興趣，進而去向高僧大德們、居士們學習高深的佛理，那麼我就於願已足了。

我有時講神通，講超自然現象，我所講的也等於「小貓跳小狗叫」的淺稚。

學佛學很不容易，修行也很難，往往使人却步畏懼。而高僧大德們又多數深藏不露，是以世人難以相信佛法之中的超自然能力。本來，佛法傳法不是以神通為號召，而是以深奧的真理為主。戒行及六度萬行為實踐，但是世人難以接受，尤其是在這末法之時，世人不見神通，不肯生出初機信佛之心。我們講講超自然來引證佛法與最新太空科學的知識，應該是一種可以獲得原諒的佛教弘法現代化方式。

我因此才不知自量，時常妄談超自然來旁證佛法佛理。明知自己幼稚，或者也會有人認為我自炫得證，我也祇好甘冒被譏之險吧！但我想一想覺得，被捧也好，被譏也好，我又何必計較呢？假如我的淺薄的修行過程公開了可以接引青年朋友們的初機信佛，我又何必愛惜羽毛，為免遭譏，畏首畏尾，不敢或不肯把自己所經驗的與別人共同參學，這正是佛教多少人的顧忌啊！可不也是一種弘法的絆腳石？

著名的大學問家如已故的胡適之先生，在其大著禪學案中，不止一次地指稱佛教講六神通是「迷信」，又說是沒有可能的。最近，又讀到不少學問大家引述許多物理、化學來否定佛教的六神通，這些否定者，有些還是在學府講授佛學的名學者，這些論著，說來頭頭是道，好像是滿科學，其實都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紀的雛形物理、化學觀念，他們完全與當代太空時代的太空物理學脫節，也不懂得現時最先進的國際科學家都在逐漸地深入研究，接受了佛教的許多超自然現象。各先進國家的大學都設有「超常心理學」系來研究及實驗心靈的力量。

天眼通等等，本來是天然賦予的本能，其實完全是很自然的事，並無任何神秘或迷信。只不過世人自己不去培養這些自然本能，只顧被名利七情六慾等等纏住，致使心念散亂，潛能退化，只剩下肉眼，只可見有限的物質及空間，正如自己把眼睛蒙住，反而指他人能視物為「迷信」是「神話」！

其實人人都賦有五眼，人人都可恢復他的自然天賦天眼。祇要他肯下苦功修行，遲早總會有可能恢復這些自然本能的，或多或少，或強弱不等

而已。

當代科學家很多都在研究如何從禪定中釋放天然的潛意識能力。著名的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獎金得主英國核子物理學家約瑟芬遜博士就每日練習禪坐，尋求此種途徑。劍橋大學的許多名學者也隨他學習。美、加、德、法各國的科學家不少學佛教靜坐；連蘇聯的無神論者科學家也注重佛教靜坐禪定的研究，蘇聯太空人的訓練項目之中，包括有佛家禪坐的每日實習；日本軍人在部隊每晨必須打坐半小時。

這些當代世界最頂尖的太空物理學家、核子物理學家們，都趨向精神心靈的潛在超能的深入研究，難道他們的科學知識還不夠，還比不上胡適之先生等等大學者嗎？難道這些新時代的科學也都「迷信」？

落伍的「古典物理學」觀念深入了一般人心目之中，禁錮了世人的研究範疇，但是先進前衛的最新太空物理學家，知道人的腦波與人體電磁能可以進入非物質的空間，發生許多一般物質觀念所未能了解的超自然現象——天眼、天耳、心力移物等等，祇不過是其中超能的一部分，在這方面的新科學研究，還是剛剛萌芽呢！未來將陸續有更多的新發現。

我自己深信人類具有心靈的潛在電磁能力的。新科學家們現在致力於研究發展「生物電磁學」，我深以為然，我不懂得這門學問的詳情，但我自己常用實驗來求證明。

最近的幾個月以來，佛教友人們與我連續進行了很多次實驗。我願意甘冒被高明學者譏笑我淺薄，在此舉出數項實驗經過給大家參考，下面講的完全是事實，都完全是實驗與研究的經過，並無自炫之意，更不敢自稱為得證。

五年前我在美國萬佛城實驗用心力透視地下水源，那時宣化長老已經先行觀察有所得，他已經指定了應在何處掘井。我不敢掠其功說是由我發現了水源，但是後期，我確實用我透視所見地下水源的情況來輔助開井的美國工程師，工程師每天來與我一同午餐研究；我亦曾與恆觀法師等數位美國法師實地勘視副井之水源，我曾告知恆觀法師有關地下水源與附近山頂湖水的地層河流關係及流向深度等，我當時用此種所見情況來證實及支持宣化長老選擇開井地點之正確，這些都是事實，我從無冒取長老的神通而邀為己功；現在有些人以訛傳訛，說我冒取長老之功，這些人心存挑

撥，是不是要破壞長老與我的友情呢？抑或是否定我的實驗實錄？或是要打擊我這個學佛的人？

我從未自許為有神通，我常說一切心靈的實驗都只是在實驗階段，是我想探討佛教超自然的作為，我已經是一個略有微名的文學作者，我無須從發表這些對超自然的研究實驗心得來謀取名利！我不曾從實驗研究「天眼通」牟利或邀名！相反地，自從我致力於此類研究之後，外界的流言，已經使我大大損失了我在文學上的微名，自寫佛教研究散文之後，我失去了文藝刊物的許多讀者與地盤。許多我的文藝讀者說我有「神經病」，說我「迷信」，他們寧願看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和「強說愁」的多愁善感文藝散文，而不再看我的寫實派文章！我的這些損失，相當的大，可是我不後悔，我認為我仍應學佛及研究超自然科學下去。世俗的名利，實在不算什麼，有名有利只是做了名利的奴隸罷了。

我自己在永懺樓時常實驗用心力注視海灣的船隻桅燈，試驗用心力去控制燈光開關，我也試驗過用街燈做目標，我在多次的實驗中，發現成功的「或然率」是大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我祇可說是「或然率」，不能



說是已經成功地用心力控制燈光。

我在六月份時，曾經實驗注視餐桌上的一碗野菜，我心中念佛，我希望這碗會移動，奇事發生了，那隻磁碗在桌面自己滑冰般地自行，向我移來。這實驗成功了兩次，但是失敗的次數不知凡幾，那兩次的成功，大概也是偶然而已，而且湯碗移行不多，第一次祇有大约十二英寸，從檯內走向檯邊我面前；第二次祇有五、六寸，我喚母親來看，她趕到時祇可見到末尾的半寸移動。

關於天眼實驗，則成功率較高。

天眼通的實驗，除了我數年來不時將預見的事情發表預告之外，還有很多佛教友人及基督教友人來監督實驗。我實驗的預言，在「內明」發表過數則，其中包括中東的新戰爭——以色列後來攻陷貝魯特，屠殺居民，驅趕「巴解」到阿拉伯各國，這一則預言其實祇可算是常識，如今我再補充此則預言：以色列驅趕「巴解」散居各地，自以為從今以後安居高枕無憂。但我看見這是等於癌細胞的擴散，三、五年後，巴解捲土重來，阿拉伯十三國合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磚石上沒有一塊不染滿猶太人的鮮血！

以色列重陷亡國之痛苦悲慘！我們不妨拭目以待吧（預言的暗殺元首事件三件又一件應驗了）！

猶太人常訴說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殊不知這是猶太人祖先留下來  
的果報！猶太民族五千年前從埃及出來，侵佔現今的以色列敘利亞一帶，  
所到的城邑，無不屠城，殺盡人家的男丁，每城數以數十萬計（請參閱聖  
經舊約列王紀），後人有亡國之報應，又遭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子孫數百  
萬，豈非因果循環？猶太人祇知在耶路撒冷「哭牆」哀哭自己民族的命  
運，可知猶太人自己手上的血腥？猶太人連耶穌這樣偉大聖哲也要釘上十  
字架予以謀殺，猶太人如今屠殺同祖先的巴勒斯坦民族，猶太民族未來的  
果報之慘，還有得瞧呢！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猶太人不容許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利，巴  
解也不容許猶太人生存！多麼可悲可歎！

我們別去管那些事，且說說在溫哥華佛教友人們與我的天眼通實驗  
吧！

竺摩法師德高望重，道行深遠，志行高深，風度飄逸，真是一位世外高人，他老人家來溫哥華數月，我都因病未去拜會他，七月份有一天，我忽然預見他來我家。素昧平生，他又是一位南洋的大法師，怎麼他會屈駕來寒舍呢？我覺得詫異，但既心中已見他老人家在來途，我就慌忙到大門外草地恭候。

半小時以後，汽車開到我門前停下，竺摩老法師由羅午堂居士陪同來了，我恭迎至客廳敘話。

過了幾天，我去回拜竺摩老法師，當時在羅府的，有老法師的兩位弟子繼慧法師與繼聲法師、羅伯伯、還有楊震榮居士，老法師對我嘉勉良多，我對他的佛學與詩畫也極傾倒。

談話中，我忽然對竺摩法師說我看見他的膽結石開刀傷口縫線，法師很驚訝！因為我們是初會，沒有人告訴我他曾經開過刀，我說我還能看見他身體各部位的內部，我承認我在闔上肉眼之後，眉心後面腦中的天眼好像X光一樣可以透視人體。

竺老並無告知我他的情況，也並未要求我作透視。我自己為他透視，詳述其體內健康情況，我講的詳情均符合事實。竺老及各人感到驚訝，問我能否看見檳城本寺情況，我於是再闔眼嘗試，漸漸地天眼畫面出現，非常清晰。

我首先看見檳榔嶼的海濱風光，我敘述我見到的許多帆船、海景，岸邊的沙灘沙石顏色與形狀，檳城的街道、人物，街邊的食物攤檔，吊掛的魚與「沙爹」，辣味，肉類臭味……我又敘述「三慧講堂」的形狀，我描述出舍利寶塔上圓下方是一座中國式與緬甸式混合的寶塔，我指出正殿與內廊裝設電話之處的太暗，我指出前殿院子有一株數百年巨大榕樹，榕樹的精靈化人身到殿內聽講佛經，我指出數年前旁邊的兩樹被砍平，流出鮮紅血汁！我指出舍利子保存所在，我指出有人陰謀要盜取舍利，我指出舍利將生新舍利子；我敘述竺老的禪房在樓上，室內有竹籐製家具椅子，有一張很大的書桌，桌上有毛筆及石硯香墨，牆上有好幾幅水墨畫，其中的一幅面對窗子的是一幅高山松濤老僧在崖石上悠然自得的畫，可是我看不懂草書題字，我又看見窗外有觀音竹的枝葉，可見海景，視界遼闊，我又

看見前殿無供韋陀菩薩……我又見到數年前寺中發生神秘的夜半鐘聲及唱唸聲……我又看到星加坡到檳榔嶼之間的一條海道有很多不很高，祇有百尺左右的嶙峋奇形海中小山石峰，好像是朽木化石般尖削恐怖而美麗！

我一口氣講了一個小時，在座諸人都驚訝，檳城距加拿大八、九千里路哪！但是我所講的景象完全符合實況，而我從未去過檳城，也未見過照片！我又講出半山上的極樂寺情形，極樂寺已成遊客雲集之地，寺前攤販雜人，又有魚肉攤，凌亂不堪，破壞佛寺的莊嚴，將來還會有壞人縱火！我盼極樂寺當局注意防範！把周圍那些不必要的草木清除，以減少未來萬一火災的危險！該寺倚崖居高臨下，景色極佳，祇嫌周圍樹木太濃密了，花崗石所砌成的崖路也失修了。

竺老素來是治學修經修行的高僧，不講怪異超自然的事，這一次他聽完了我亂講，他寫了一首過獎的詩，請人裱好送給我：「法熏般若通靈感，文思超然筆有神，夜半鐘聲驚客夢，虛榮如夢孝為真。」

然後我為羅居士察看臺灣中部埔里的佛光寺增建觀音殿的工程進度，我告訴他今秋（一九八一）九、十月一定可完工開光了。我又為他看看佛

光寺以前被人盜竊的兩尊名貴佛像的下落；我看見臺灣如今有一個專門盜竊佛像的集團，他們盜得各地寺廟的佛像，交由漁船從臺南乘夜晚出海，偷運到香港脫手。這集團的主要五個人是臺灣本省人，接應的是粵人及兩個外省人，已將兩佛之一賣到了英國倫敦，另一座仍在香港待售。

八月初，我在家中寫作，突然看見C太太帶了一位從香港來的R太太來找我，我趕忙下樓到大門外面等候。十分鐘之後，兩位太太與一位S太太同車到達，R太太說在香港聞我有天眼通，特別專程來找我為她解決一件困難！

R太太說她家中鬧邪，我就問她：「是不是玻璃突然爆炸跌落地板？是不是二女兒面貌突變為兇惡像的另一個人面貌？講話兇惡，聲音也變了陌生的聲音？」

R太太和大女兒與S太太都說：「是的！」R太太說曾經在香港請了道姑作法禳解趕鬼，但是這邊作法，那邊加拿大的房子鬧鬼更兇，香港作法驅鬼之日，加拿大房子玻璃爆炸，好像爆竹炸彈一般響，嚇得全家慌亂！

R太太求我運用天眼看看是什麼邪，我說明我尚在學習實驗階段，不敢自稱天眼通，只可姑妄試試。我於是閉目入定，運用我的初步天眼，我看見了R太太家中的情形，牆內是什麼白顏色，有藍紫色舊油漆的底，佛像供放得不够正大又太低矮，接近門邊，又未開光。院後太多高大柳樹，太陰森，地下室有特別陰凍之處，樓上也有特別陰冷令人毛骨悚然之處，在夏天也一樣陰寒，我說這就是鬼靈在室內吸收了熱能所造成的奇寒，我看見兩鬼，一男一女，輪流纏擾二女兒。

R太太問我該怎麼辦？我說我不會趕鬼，她須向在香港的密宗老師父或向美國宣化長老求救，R太太不認識宣化長老，就打越洋電話向她香港的密宗師父求教。我說師父在閉關，她打電話去，果然她師父在閉關之中，不能出關助她，又說：「叫二女兒快結婚，沖喜就好了！」

我聞言搖頭，R太太再問我怎麼辦？我說只好設法唸經超度兩鬼，勸他倆去往生吧！我說鬼是不可硬趕的，只可超度，越硬趕越惹得鬼鬧得更兇，也不可逼女兒早結婚，因為婚姻是個人的自由。

R太太因當時溫哥華無高僧，她的好友C太太就推薦她去溫哥華佛教會請羅午堂老居士辦超度，羅居士修密宗數十年，功力很高的，善於唸密宗神咒（他的密宗師父也在香港，功力更高，我能在此看見這位老師——其實是比羅先生年輕，手結密宗結印金光閃閃）。羅伯伯打電話給我，問我的意見。

羅伯伯不是個職業趕鬼專家，我也不是個職業的「心靈家」。我說：「羅伯伯，你的密咒功力夠，足以勸服兩鬼，但是，你還需帶你的兩樣法寶去！」

「我有什麼法寶？」羅伯伯詫異道：「我沒有法寶呀！」  
我說：「你有的，一件是一串閃著金光的唸珠，你用它唸的幾十年經，積了很大功力。」

羅伯伯說：「你怎麼知道我有一串金光閃閃的唸珠？」

我對電話筒說：「我現在看見的。」

我從未肉眼見過他的這串唸珠。他聽了覺得稀奇。我又在電話中說：「你在樓下的皮箱內有一隻很小的只有幾寸大的黑色小盒子，裏面有一尊



不到兩寸大的黑色小小佛像，還有一本面上有符咒般的字的小小經本子，只有兩、三寸長，這兩樣東西，上面金光閃閃，充滿佛光，可能是你太太遺留的吧？你去找出來一同帶去，R太太家就可保平安！」

羅伯伯說：「我有這個東西嗎？我都沒留意。」

我說：「伯伯你去找吧！明天找到了打電話給我，我還有話說。」

次夜，羅伯伯打電話來：「培德！真的有這小盒子，我在樓下找到了！這是我師父多年前給我太太的！放在箱子裡已多年了，我都忘了有這樣東西，不過，你說是符咒，倒不是，那是梵文的音，書面是用篆體古字寫的。」

「怪不得！」我說：「我不認識篆字，把它看成符咒！」

我問他約好什麼時間到R家？然後我說：「伯伯你去R家，不用多找，一直到鋼琴室去好了，兩個鬼已經坐在鋼琴椅子上等著要看你有多大能耐呢！伯伯你帶了兩樣法寶去，萬無一失！我在家中同時遙遙為你唸經助陣，你開始法事之後，看到燒香的灰上長兩、三寸，又繞成兩、三個圈，又看到蠟燭爆響，結花，那就是佛力給你的感應徵兆到了，你看了就

可放膽去唸往生經文給他們吧！」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已經預見了。後來，羅伯伯去R家做完了法事，打電話給我：「培德，真的香灰升起三寸多繞轉成兩、三個圈，蠟燭結了花，又爆炸了三次！」又問我：「你還看見那兩個鬼魂嗎？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走了！」我答：「我看不到他們到了什麼地方。」

R太太次日帶了兩女與一青年來訪，向我道謝，我說：「別謝我！我是沒有能力的，你該拜佛謝佛菩薩才對！」

R太太拜了我家供奉的釋迦佛像，說她的二女兒已經痊癒了，一切正常，能吃飯了又有說有笑了。

向來不跟人說話的二女兒也謝了我，又說：「你說他們在鋼琴旁邊，怪不得我有時彈琴，覺得有人坐在我身邊，叫我毛骨悚然。」

同來的青年丹尼君，是一位生來有心靈天眼通能力的人，他是R家的好友，是他頭一個看見有異物作祟，他打長途電話去香港請R太太趕回來溫哥華處理此事，我事先不知此事。丹尼是個沈默的人，坐在我身邊沙

發，一言不發，我發現他的天眼通天賦很好，就指著他說：「你也有天眼通。」

丹尼說：「我現在心中想著兩個念頭，你可不可以看見我想些什麼？告訴大家！」

我說：「這種叫做他心通，我倒沒練過，我們不妨實驗一下，需要你閉目，把心中的念頭傳遞給我，因為我毫無把握。」

幾分鐘之後我告訴大家：「第一件，我看見一團心形的金光，第二件我看見筒或管內噴出氣體，天空很空虛，雲氣旋轉，有飛的感覺，地面有熱浪蒸汽上升，有一輛跑車。」

丹尼說：「第一個念頭是我看見你心部大放金光，第二個念頭是我心想著溫哥華飛機場，至於藍色的敞篷跑車，是你傳給我的，不是我的念頭。」

大家雖認為很驚奇，我說：「我並不知道自己放出金光，丹尼，我覺得你的天眼根基比我還強，你須多拜佛多修行練練天眼啊！」

同來的S太太與其丈夫，問我：「你能不能看見我們在香港的房子情形？」

我說：「沒有把握，姑且一試吧！」

我閉上肉眼，運用天眼，告訴大家：「我看見一座很高很多層的新建公寓式大樓，灰色牆，底層有大鐵門，是深褐色的，位置在山坡上，好似是島嶼般，四面都是馬路包圍，高高低低，汽車很多，很嘈雜，日夜不停。你住在十幾層樓上，我算不出層數，只見到很高，視界很廣，見山又見海，又見很多新建大樓，你住處有騎樓，有四個房門，廳牆有一幅特別大的油畫，是風景，有森林、石頭、流水、山頭、有雪、有動物好像是老虎——看不清楚——客廳有一盞很新很美麗的大燈，很名貴，可能值一千元港幣，餐廳有餐檯鋪了白布，有花瓶，一位五十多歲樣子的老太太在剪花，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我又聽見附近有小狗叫。」

S先生大駭，說道：「完全準確，我們是在新廈十九樓，我母親七十多歲，樣子是五十多歲。」（老太太打破花瓶的事，後來已證實是當時發生。）

S太太說：「那幅特大號油畫就最準確了！是加拿大風景。但是我家沒有一盞又新又靚的名貴燈！」

S先生說：「是我剛剛買了裝上的。」

S太太問我看得見她在溫哥華的住宅不？我又試看，講出他家情形，我說：「我看見一個房內牆上有一座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的像，是一種黑橡木做的，只有中東才有的黑橡木，像挪亞方舟的木。你供了這耶穌像很多年了，現在這耶穌散發著接近橙色和玫瑰色的柔和纖細的輻射光芒！」

S太太說：「你沒有進去看看？」

「有沒！我尊敬你的信仰，不好隨便進去。」

S太太和先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起先並未告訴我，S太太這時才告訴我，又說：「不錯，耶穌受難十字架是從以色列來的，是黑橡木做的，我得到它好多年了，你講的光，我們基督教叫做『愛』。」

我看見S太太曾經有過很短暫時間的凌空浮起經驗，S太太告訴大家，那是她某次祈禱上帝保佑一個重病的友人，她祈禱至誠，感到凌空浮起片刻。S太太的經驗，證明了凌空升浮確有其事，而且也不限於佛教才

有（請參閱拙文「凌空升浮」）。

後來，九月初，上面提及的丹尼君，已回多倫多，他試圖用心力向溫哥華傳給我求救信號，我當晚老是看見丹尼，但是我不明白他要講什麼？我心很不安。

次日，R太太一家再來訪，R太太問我：「丹尼打長途電話來，他說昨晚用心力拍電報給你，你收到沒有？」

「沒有收到，」我說：「只是整晚看見他，不知他有什麼話講！」

R太太說：「丹尼的母親有了麻煩了，他要你幫忙查看！」

我說：「好，不必講下去了，讓我用功試看。」

我在實驗天眼時，一向不准來人開口講出事由，有時我甚至不准來人開口，有時只准來人講出問題的性質是「健康」？抑或是「事業」？若我當時心中力量強，我就完全不准來人開口，由我自己開口先講出來人的事，講了一大堆，才准來人發言來說我看的對不對，我這個脾氣和規矩，現在是人人都知道了。

我認為如果來人先講出內情，我就是天眼看見，也不算數，只可算是套了人家的線索。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洋人「心靈家」在電視上表演「天眼通」，他是這樣模式的問人：「你的親人中有沒有一個叫做積？」來人說：「有。」他就說：「這個積，好像很掛念你！是不是？」「瑪莉是你什麼人？」「約翰是你什麼人？」

我的天！洋人家族之中，誰沒有幾個瑪莉？約翰？他這樣問法，等於是一套你的話來講罷了！

我認為這種江湖職業心靈家的伎倆是不值得採用的，我與朋友們的天眼實驗，不為名不為利，不公開，大家都誠心實驗，我常說：「我不准你們先講出內情，讓我去自己先用天眼查，我寧願講錯，也不願套你們的話來欺騙你們！」又說明：「我的實驗，目的是要證明天眼通、天耳通都是很平常的人類本能之一，是人人都有的潛能，並不是什麼迷信，天眼通是人人皆可修習得到的，成就大小各有不同，佛家的禪定是必然會得到有天眼通等等智慧的。」

話說回頭，來講我用天眼觀察丹尼的事吧！他在多倫多，我在溫哥華，相隔四千英里，我只見過他一面，又未見過他母親，又毫無線索頭緒，可是我終於看見了，我說：「我不認識他母親，我須先找到丹尼，現在我看見丹尼坐在桌前打字，他並未與他母親在一起，他母親住得很遠，我看見一座柏文大樓，很舊的，牆是米黃色的，有很多單位，現在天黑了，看不清是幾樓，也不知那一間是他母親住的，啊！這上面騎樓一角有幾隻鴿子，待我問鴿子，對了！是鴿子上面這一層的公寓，我可以進去了，從廚房窗子進去。怎麼這麼臭，好像是瓦斯的味道，屋內很少家具，東西很凌亂，只有一個睡房，床鋪倒還整齊乾淨，房角却堆了很多衣箱衣物，很凌亂，好像是搬家搬未定，怎麼不見人影？現在看見老太太了，黑頭髮只有幾絲白。那麼暗，她也只開一盞燈，她臉色很壞，她有病，並且病得很重，我聽見她咳得很痛苦，她氣喘得很厲害，她呼吸困難，她的肺一定有病，我可不可以透視她的肺？」

大家說：「當然可以！」



我說：「這是一種禮貌，我不可以未經人家同意就透視人家身體，尤其是對方是女性。」

R太太說：「我們特准你！你為她透視吧！」

我感到我腦中放射出X光，我看見老太太的兩肺內部情形，我說：「丹尼的媽媽左肺已經全部變成黑色的了，左肺葉的細微氣管和囊泡內像草根般的纖細管內，球狀苞子內，都充滿了鑊底黑煙積垢一般的黑色煙泥和積水，右肺上面氣管處也有黑色肺癌；她的腦子內部也有一粒小小的瘤腫……。」

景象突然全部消失，我收了天眼，張開肉眼，大家聽了，心情都很沉重。R太太的二女兒說：「是，她已經有醫生照過肺，是左肺！但是還不知道右肺和腦部有問題，我們得通知丹尼快點找醫生醫治她老人家。」在座只有R太太的二女兒見過丹尼的母親，她又說：「丹尼媽媽住處是十幾樓，下面一層是養有白鴿，她住在安省倫敦，丹尼正在替她搬家到多倫多，她不肯搬去，不知為什麼？」

我說：「她不願使丹尼見到她的病辛苦而難過傷心。」

大家都驚駭，問我有無解救，我說請丹尼一方面請醫生醫治，一方面為她唸藥師如來經吧！同時我們大家都為她唸佛祈求平安吧！

丹尼與我素昧生平，至今我只見過他一面，亦不知其姓名，更不知他的家中情形，我見到他的天眼根基很強，我鼓勵他努力學佛修行，將來他的天眼必很快就超過我，他是個很孝順的孩子，品德兼優，我為他的母親祈求佛祐平安，為他祝福！

丹尼那次在我家，他能從我心中看見我的祖母的面貌及服裝，他說：「你的祖母喜歡在頭髮上耳邊戴一朵大紅花，她滿口金牙，身穿古老繡花衫。」

我祖母去世時，我才幾歲大，我根本就忘記祖母的相貌了，但是記得祖母滿口鑲了金牙，我母親說：「是的，奶奶喜歡在髮髻耳邊戴一朵大紅花。」

丹尼回去以後，對R太太說他看見我在金光中的法身，身穿金色袈裟，丹尼並沒跟我說此事，我自己也不知自己怎會有此種相？可能丹尼見的不是我吧！

丹尼的天眼通，是生來就有的，這一點與我相同，他的功力竟能見我祖母及我前世法相，可見他的功力多深厚吧！我對丹尼是佩服而期望殊深的，誰說佛教沒有神通？沒有今世的天眼通人才？多得很！多得很哪！丹尼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具最強的「天眼通」佛教青年！比我強多了！

我家隔鄰，新搬來了一個沈默的白人青年，才二十二歲，叫做拉澤，這個男孩有天突然問我：「彼得，怎麼你的兩眼中間眉心有一粒紅寶石閃光的？那是什麼？」

我大感驚訝：「沒有呀，我哪有紅寶石？」

拉澤說：「我學打坐四年了，每天坐兩小時，我看得見你眉心腦中有紅寶石般的眼睛！」

他說他看出我有「天眼通」，我從來不曾把這個秘密告訴任何鄰居，拉澤又是新來的，他怎會知道呢？這也只好說他也有天眼通吧！拉澤說他也學過佛教的打坐，聽他形容，他的老師是西藏人，不過他現時已失去聯絡了。

西藏密宗在加拿大非常盛行，他們在加西買了一處小小海島來建寺開宗，一位六十多歲的西藏大喇嘛及助手數人在島上傳戒傳法，美加不少醫生、律師、大富翁去皈依，現在「閉關」三年三個月又三天，西藏佛教在加拿大的聲勢比中國佛教大，吸收的都是西洋人，中國佛教在加拿大的西方弟子很少，我想，這是由於我們中國大乘佛教顯宗太不肯講神通，太忌諱神通，所以吸引力不及西藏佛教。西藏喇嘛在加拿大的，很講神通，但我仍未見到他們表現過什麼大神通。上次達賴喇嘛來此，坐車經過我家門口，我早已預知等候，我去大學聽他宣講見他，他是大人物，當然不認識我，我倒知道他已全部忘了前生之事，我也知道他無修神通，他也說「佛法就是愛」，這令我很驚異，以他的身分地位怎麼也說出這樣的錯誤見解來？怎麼不知佛法捨愛？

達賴的平凡，並未減少西方人對他的盲目崇拜，幾千人擁去買票聽他演講。只因世人過分盲目崇拜西藏的神秘，其實，西藏今天已無神秘了！從前的神秘已一掃而空。不過，達賴無修神通，並非說其他西藏僧人就無神通，其中也有些是很有神通的。可是我必須說明，並非西藏人才有神

通。佛教任何宗派的修行人都有神通，也可說世上人人都有神通的潛能，只看你肯不肯去鍊禪定來恢復神通而已！

溫哥華佛教會會長馮公夏居士光臨舍下之時，賜教甚多，我得益非淺，馮伯伯常以太空科學新知識來證講佛經，溫哥華的青年人最喜歡聽他講經。他也很鼓勵我實驗天眼，他說：「中國佛教很多人避免討論宇宙超自然現象及本能，這是失諸矯枉過正的。我們應該去探討研究的！」

馮伯伯此語，最獲我心！馮伯伯鼓勵我多去培養天眼通、他心通。

馮伯伯在舍下那次，座中很多朋友，一位W太太叫我用天眼尋她失去的愛犬。我尋著了，我形容小狗是全黑胸白尾尖四蹄踏雪的矮腳的，我說牠正在和三個小洋孩一起玩，小孩拿了一隻圈圈叫牠「跳！跳！」牠就跳圈了。

W太太驚叫：「對呀！那圈圈是我連同小狗一起送給他們的！小狗波比最喜歡跳圈圈。」

馮伯伯在場聽到的，很多人都聽到。

我的天眼通還在很幼稚的實驗階段，還談不到什麼程度，我斗膽講出來，不是自炫，祇是要公開這種實驗，來證明佛經的六神通是存在的並非神話，並非迷信，人人都可練習的。

是一個凡夫的我，也可有少少天眼通、天耳通與他心通，男孩丹尼和洋人男孩拉澤也都有天眼通，我們都祇不過是凡夫，未曾大修行，也能有些微的天眼通。那麼，佛菩薩的歷久不知幾許劫的精勤修行，怎麼會沒有神通呢？佛菩薩的大神通當然是比我們凡夫要大上不知多少億萬倍呀！佛法佛力當然是不可思議的！

我的天眼通實驗，仍在繼續進行之中，每週末都有一大批朋友來「考」我，我已經經歷了大考幾十場，小考數百次，果然是越考越進步，不過我不敢沾沾自喜，這有什麼可喜？也就與肉眼見物一樣平凡而已！不值得歡喜的。俗語說：「眼不見為淨。」有天眼通未必就是幸福呢，好多事物寧願不能見為好！

寫的都是實情，都有人證，並無誇大，我也不要人信我，這只是實驗。本來我不應都公開出來，但是，我不說，如今從美加到歐洲、亞洲，

都有人知道了來找我實驗，反正也再藏不住了，不如大家一起來實驗研究，由此去學習佛法吧！希望您別訕笑我是自炫式的「未證言證」，我不敢，我怕著了魔！

佛教與宇宙中的很多奧秘，還有待我們努力去探討發掘研究呢！天眼通算得什麼？天眼通只不過是佛家奧秘的很小的一點滴潛能釋放。我的實驗實錄說不盡，以後再說吧！

## 禪定天眼通新實驗實錄

為了求證修行境界，我們不應害怕公開進度。

更不要怕被人譏嘲！

——「天眼通達，無量無限。」（無量壽經）

——「於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見，自地及下地六道中眾生諸物，若近若遠，若麤若細，諸色無不能照，是天眼有二種，一者從報得，二者從修得。」（大智度論五）

——「天眼通，凡聖皆能得之，天眼明則非聖者不能得，六通俱以智為體……。」（俱舍論）

我的禪定天眼通實驗，似乎越來越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從一九八二年九月開始，我就一直幾乎每天晚上都有訪客來與我實驗了，每隔幾天，也必有越洋長途電話，從香港、臺灣、英國、美國、星加坡、巴西、阿根



廷、歐洲等不同地方打來，要求我為之運用天眼看病。社會反應熱烈到這樣子，倒是我所始料不及！

當前，我只不過是想以實驗來作為一種初級的探討佛法禪定的初級境界，並沒有預計到會演變到今天這樣來替人看病。我公開發表的動機，也是希望讀者由我此種膚淺的經驗而逐漸發生對佛經的研讀興趣，並非我竟斗膽以我這些幼稚的經驗來炫世，自然也並無金錢的目的。我覺得，有這種心靈經驗的人很多，許多人都比我強多了，我還不足以成為職業化的「心靈家」，也不敢濫用這得來不易的微弱心靈力量作為商業化來表演——我恐怕會違反佛菩薩賜我此微能的本意。佛菩薩既恩賜我這種微力，用意必是叫我用以為輔佐弘法及助人，而不是叫我去夜總會或電視上表演奇能的。

因是之故，我絕對拒絕公開表演，我不肯上電視，不上電臺，不出席公眾聚會等去表演什麼心靈能力，雖然也不是沒有過若干被勸請出席的機會。

我作為一個文學作者，未能達成文學上的使命，如今又被所謂「心靈力量」之名掩蓋了在文學上的努力，這是使我不無尷尬的。我的志願是希望成為一個有分量夠水準的文學作者，向世界反映中國人的苦難與奮鬥，而不是想以「心靈家」之名見稱於世，我更希望做一個佛教文學作者。

我已努力埋頭寫作了五年的「空虛的雲」（虛雲和尚），可說是我在文學與佛教兩者的志願的結合。我希望以此書開創佛教現代文學的一條新路線，拋磚引玉，讓佛教新文學更多出現。我反映佛教崇高理想與奮鬥精神，也同時反映中國人在近代歷史上的苦難與掙扎；虛雲和尚與佛教人士在這大時代的洶湧浪濤中負擔起怎樣艱鉅的時代與宗教道德文化使命！

我現在寫到虛雲八十一歲了，佛教面臨著一場又一場的巨大戰爭與思潮變動的打擊！我在這五年內，每日伏案苦寫虛雲，寫時代，寫佛教的掙扎，也寫中國人血淚的掙扎！別以為我單祇是寫他個人的修行故事，也別以為我光寫他的神異事蹟——那些佛教的超自然現象實蹟，本是宇宙中真實本體之一，我覺得殊無必要去故意剔除它而媚俗從愚所謂「違反科學的佛教神話」。未曾深入研究太空物理、超常心理學、微粒物理學、生物電磁

學等等最新科學的人，總是以其無知愚昧來妄斥佛教的超自然現象，真乃夏蟲豈足以語冰。我絕不去媚俗，我不怕這等愚人的批評的，我一定要寫虛雲與佛教的許多神異事蹟！不過，在此書中，我仍以描寫佛教在動盪的歷史中的掙扎為主。我認為佛教是入世的宗教，與民族歷史是分不開的，更與中國人的命運苦難不可分割！

我題外地寫上了這兩段，為了更明白表明我在寫作的態度，我實不能以創作一些愛情小說為滿足——雖然我並非劣拙到不能寫作那些媚俗取寵的賣錢小說，我或者也可以每月出產一、兩本愛情羅曼史，生活也許能過得好些，也許就不需像現時這樣苦了，每天冒著風雪，踏著冰滑的凍路去外面拾取樹枝，到小店去拾取賣剩過期的報紙與紙箱，搬著，拖著小車，拿回家去燒爐子取暖！友人們來到舍下，都覺得我屋子太冷，他們往往贈送一些衣物或舊報紙給我取暖。我倒慣了，不覺得冷，在零度下，依然祇穿一件破夾克，羅午堂伯伯常來舍下，每次都穿著大衣，坐在壁爐旁代我燒舊報紙，他說：「這別有情調。」別的朋友們也都知道我家是真的「寒舍」，家母每晚必在壁爐前燒報紙，我們母子輪流看火。

我沒有汽車，買不起也養不起它。我常拖著一架小小「購物車子」，步行一小時去買菜，也不外是買些青菜、胡蘿蔔、水果。從不買肉，我們吃素拜佛，朋友們說我們母子都氣色紅紅潤潤的。好多天天吃肉吃補的人，反而吃成臉色青青或蒼白的。

是的，這是在加拿大的生活寫照，我拒絕了月薪千餘元的職位，寧願苦一點，埋頭讀佛經佛論，寫佛教散文與長篇！說是苦麼？我自得其樂。我覺得倒也有多少閉關修行的意味了，雖還做不到什麼真正的清淨，也頗能免除一些世俗的名利競爭煩惱呢！

一向寒舍是門前冷落的，沒想到如今變成時常貴賓如雲了！我白天仍致力於寫「虛雲」等文章及研讀，夜間會見訪客，幾乎夜夜高朋滿座，倒也頗解我多年隱居的寂寞！

原不想招搖，如今却也藏不住了。自從為R太太運用心力遙視之後，加美的許多人都逐漸知道了我曾經遙視三千英里以外的多倫多某老太太，診知其有肺癌，後經醫院證實（詳請參閱「內明」月刊一二九期拙文），以及好幾件實驗的倖而言中，於是就有許多人來訪了。

我並非是為了自吹自擂，也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我記錄下若干實驗，都是非牟利的實驗，也無自炫之意，只可作為對佛法習禪初境的一種探討的記錄，請大德們指教！尚持懷疑的讀者們，不妨只當作實驗報告來看；已經產生信心的朋友們，亦不必對我深信。我只是個淺薄的學佛人，希望你們信佛學佛，推廣佛法，善化眾生，那麼我們這些實驗，縱被任何人譏嘲，我也甘之如飴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溫哥華觀音寺奠基典禮。我預定於二十六日在寒舍供養洗塵法師、金山法師與誠明法師，並請溫哥華觀音寺各位主要籌建人，及溫哥華世界佛教會會長馮公夏居士等佛教友人，一同來寒舍聚餐。

洗塵法師因事未能趕到溫哥華，另請在加州屋崙市的妙境法師代為主持奠基典禮，我們的聚會依時舉行，我就敬請妙境法師與誠明法師及恆華法師來寒舍接受我供養。觀音寺與佛教會，兩處的佛友，合計將近三十人，光臨寒舍，接受我母子供養的青菜素食。我向來不善烹飪，自然是做不出什麼好菜，大家也都不介意，人人爭著幫忙，又都帶來許多素食來上供及

替我支撐場面。王鴻昌居士伉儷特別從家中搬來大桌子，王太太助我母包素餃子，楊震榮居士從家中運來三十把椅子及餐具桌布……這才總算替我張羅了一餐素宴。

素宴結束，妙境法師致詞，他趕著要去講經，就與尹世光居士先告辭，馮公夏伯伯也因要趕回佛教會開講，不能多留，其他貴賓則仍留下，大家歡談。

設計觀音寺大雄寶殿的工程師關煒培先生首先問我：「人類何時才得到真正可以消除癌症的藥物？」

關先生與我是初會不久，但是我瞥見他有哀傷無比的鼓盆之痛。他問此語，正是心有餘痛，又心存慈悲，盼望世上再無癌症疾苦。

我感動無已，閉目求佛賜我得見，我見佛光閃閃，現示出一個百餘年後的年代日子，及一個英文新字。是示知到時會成功於一種改造 DNA 使之產生免疫力量的生物工程科學藥物，使細胞核的 DNA 自動消除變態發展的細胞。

在座各人都記下我所講出佛示的字及年代，大家都說，這構想很新穎，斷不是未學科學的我所能臆造的。

地質學家蘇約明居士問我：「你能不能看TL的妹妹的問題？」

在座有一位法名叫TL的女居士，也是初會，我甚至不知她姓氏，也沒有人講她妹妹有什麼問題和在何處。

我說：「我可以試試，祈求佛菩薩賜示，但是太遙遠了，我需要大家幫助我，我並不要你們告訴我真情，只要大家都閉目念阿彌陀佛，我或可得到佛力庇祐得見情形。」

大家閉目默念阿彌陀佛，我閉目念佛運用天眼，我先看見蓮花盛開，然後景象出現了：

「我看見這個很美麗的女孩子，」我說，我描述她的面貌後又說下去：「我看見她的腦子反映出痛苦，她的呼吸極其困難辛苦，我看見她的肺及氣管積有很多液體！是肺積水的樣子，怪不得她那麼辛苦痛苦！不過，還好，我看見她的意志很堅強，她的生命力很強，她不會有危險！那些肺積水可由醫生抽出去的，不過她會受很多痛苦。」

TL居士不作一語，但是她已經淚流滿面，哭到頭暈，伏在桌面了。

蘇約明居士說：「就我所知，你診斷得非常準確！」

TL居士後來也承認：「看得很準確！」

「你看不看得出她妹妹在什麼地方呢？」有人問我。

「我看見她在香港，至少地方像是香港。」

病者的確是在香港，後來，由醫生抽出肺積水，才漸漸康復了。

這件實驗，在場目擊可以作證人的，有二十多人，包括馮公夏夫人，蘇約明先生，造船工程師蘇學深先生等名流在內。

會後又有許多人要求我作個別透視身體，我那天一直「看病」看到午夜，託賴佛菩薩之祐，都能一一像X光一般地透視各人的身體，包括腦子、神經系統、內臟、骨骼，甚至可以放大血液來看血球與血液內所含成分比例，講出血壓讀數，人人都說我診斷的病況完全準確，人人都稱奇驚訝，我自己也無法解釋。

牽涉各人的健康秘密，我是不可以一一公開的，所以這裏不能寫出來。



有些人被我透視時，他們並無感覺，但是大多數人都說感覺到有一種無形的熱力從我射入他們，甚至有些人說我使他們暈眩，有少數，暈到要中途叫「停」！有一位女士頭暈到必須靠在沙發背上休息。

我自己呢？我並不感到疲倦，我感覺到我放射出一種熱能，很微弱，但是有灼熱感覺，射向被透視者的眉心！我並不知此種放射能來自何處？祇可說是佛菩薩的力，假借我為媒介，我自問並無足夠的修為可以發射熱能光束。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之夜，一位L小姐，從香港專程飛來溫哥華見我，求我透視健康。素未謀面的這位L小姐，我對她一無所知，我說我是毫無把握的，姑且試試好了！

我閉目求佛之後，感覺我射出熱能光束，進入L小姐眉心，我可看見她體內健康情形，我一一講出，講了一小時，鉅細無遺，L小姐極感驚異，她說：「比醫生檢查還詳細，跟X光透視一樣準確。」

L小姐要求我試述她在香港的家宅情形，我闔眼即看見她家的一切佈置及她的寫字樓，公司人員……等等詳情，好像電視一般（雖然不及電視

之清晰)。我講出來，L小姐更加驚訝，她又問：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也姓L，你可不可以看看她的健康？」

我說：「試一試吧！毫無把握的。」我闔眼，看見L小姐的好友L女士在香港，患有相當嚴重的氣喘病，我說：

「她有多年嚴重的氣喘病，手袋裏裝有十幾種藥，好像開藥房，請告訴她，別吃太多藥了！拋掉那些所謂特效藥吧！改為營養治療。」

L小姐大吃一驚：「她有氣喘病的事，我也不知道呢，只知道她手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藥瓶子，成天吃藥，你可不可以開點營養藥給她吃？」有氣喘病的L女士，後來從香港打越洋電話向我道謝，她說採用我的建議改為營養治療之後，氣喘病已漸漸消失了！我聽了十分歡喜！

十月二十日，H法師來求我透視，在秘密會談中，我把透視所見告訴她，她說全部準確！

在此之前，誠明法師打電話給我，叫我為她在電話中試作透視，彼此相隔十多英里，我在電話中看見她的健康詳情，我講了半小時，她都說很準確。

十月十七日晚，虔誠的基督教徒S太太來求診，我為之透視，我閉目後，不見佛光，却見到耶穌寶光，是淺玫瑰色的柔和光芒，基督領首，允許我為S太太診病，我很驚奇，因為我心中念的是佛號，並未念求基督，我不明白怎麼會這樣突變。

我為S太太的透視也很準確，她後來送了我一套我求之不得，想買也買不到的「歷朝演義」，一共四十冊，使我十分歡喜！S太太很開明，常與佛教人士往還，並不心存宗教界限，非常難能可貴！她的小女兒，大約八歲吧？來我家和我一起玩剪貼的小動物圖片，小女孩美麗得像唐人仕女畫軸內的小仙女，可愛極了。我這個「叔叔」是老天真，和小孩跪在椅子上玩小動物圖片！開心極了！我忘了是中年人，還自以為是小孩子呢！

奇怪的經驗這不是頭一次，有一位陌生的W女士，在此之前（大約是十月二日晚間），來求我透視。我閉目念佛，不見佛光，却忽然出現了聖母瑪麗亞！她頭頂四射淡淡金光，全身的白袍也放射玫瑰色柔光，百合花盛開，她慈祥地望著我領首微笑，我起先以為是觀音菩薩化身，而她也不否認，只是微笑領首許我透視。

「你是天主教徒！」我張眼向W女士說：

「是的，」W女士說：「你怎知道？」

「聖母瑪麗亞降臨了！」我說：「所以我知道。」

W女士與後來來訪的天主教徒數位，都事先不告訴我他們是天主教徒，每次我闔眼都看見聖母瑪麗亞顯現，因而知道來人是天主教徒，這事很奇怪！為什麼我念佛，却來了聖母瑪麗亞呢？莫非她真的是觀音菩薩為度西方人的另一化身？那麼，基督顯現，我又如何推論呢？

我不由不越來越相信，佛教與基督教是有密切關係的，兩教實在是兄弟姊妹，兩教的信徒應該互相尊敬，互相親愛扶持，一同合作為人類的和平幸福而奮鬥！一同携手濟苦度厄！

我的所見都是真實的，並無妄語！也都有人證！現在不少基督教新舊兩教人士來訪我，每次我都會有此見景。

我的規定是：來人不許開口自報情況，由我先透視自己講出狀況，診看完畢之後，才准來人開口討論。這樣，我就不能作偽，也不能套來人口氣或暗示，我必須硬碰硬，看見什麼講什麼，我常說：「寧願講錯，也不

可套取暗示。」

我也必有看錯的時候，比如說，把人名張冠李戴之類，或錯把馮京作馬涼，我更不敢自稱為準確，若有講對，也是倖中而已，而我說錯的，人家不好意思指出罷咧！

十月六號之夜十一時許，觀音寺大護法之一蘇學深太太打電話來：「有一位朋友現在我家，她有些問題想問問你，可不可以請你在電話中和她談談？」

我說：「毫無把握的，不妨實驗一下吧！」

蘇太太的這位朋友O太太，與我從未見過面，她的事我一些也不知道，我只好禱求佛菩薩助我看到相隔十多里外的陌生人，O太太在電話中也只講了兩句：「我有些問題請你幫忙看一看。」

我看見了O太太，我看見她的問題。我說：「我看見你心中掛念著在香港的一位親人，好像是你的母親一般疼愛你的，是你的姑母或姨母。她已經不在世了，她仍未能入土為安，她等待著你回去為她料理後事下葬她，她現在的靈魂跟在你身邊，望著你，她的道士頭士頭般的髮型上插著

一朵玉蘭花，很香，她手上持著一串唸珠，大約一百零五粒，却不是佛教唸珠，因為有一支銀光閃閃的好像針形的十字架，她的面貌是很清秀美麗的……她說她希望要玉蘭花！你快些回香港去處理吧！」

我就所見，詳述她的姑母的面貌及服裝，包括她的絲棉襖與繡花鞋，玉戒指，玉手鐲……等等，也講出她的音容笑貌。

O太太在電話另一端聽著就哭泣了起來，她說：「那真是我的姑母，我是她惟一的親人，她去世已經兩年，至今仍在香港暫厝，仍未安葬，經你這麼說，我一定要趕快回香港去辦理了，你說的玉蘭花，是她生前最愛戴的，廣東人叫做白蘭花，在姑母住處，窗外有一株白蘭花樹，她天天都要採一朵戴在頭髮上。她是很美麗的，你形容的纖纖柳眉等等，都符合。」

「你快點回去為她奉安吧！」我說：「別忘了送一株玉蘭花在她墓前！」

O太太後來回港依言辦理，至今我與O太太仍未見過面，不過知道她在港常常向朋友們誇獎我。上次我所寫的R太太也是時常在港向親友誇獎

我，替我做很多義務宣傳，令我汗顏！

「三隻眼」這是現在香港的友人們給我取的綽號，她們一提起我，就說：「三隻眼。」她們在香港，我這兒也聽到的，自然並非有人傳回來之故。她們一提「三隻眼」或我的名字，我時常會聽得到，以致會突然望向香港，我自己也無法解釋。

觀音寺的大護法之一王老太太，是捐出地皮來給建寺的，樂施好善，信佛極虔。我請客那天，王老太與女公子也光臨舍下為貴賓之一，但是由於是初會，而且客人多，我未能多和她談話。

十月初，蘇太太打電話來說：「培德，你記得觀音寺的王老太太嗎？」

我說記得，蘇太太說：「昨夜我駕車接她的大小姐出去看朋友，回家以後，王小姐才發現耳朵戴著的兩隻鑽石耳環之一不見了，這對鑽石耳環是她先生送給她的，一套三件，很重要的，其價值比金錢更重要得多，她著急得很，你能不能運用天眼查一查失落在何處呢？我們把汽車內都找遍，去過的朋友家中也找遍，她自己家中也都找遍了，都找不到，甚至街

上經過的路都查過，也沒有。」又說：「鑽石耳環丟了之後，王小姐一直在難過，你幫一幫她吧！」

我說：「這可是一個大難題，我還從未替人找過失物呢！這隻鑽石耳環一隻就值一、兩萬元美金，若是丟在街上，撿到的人，怎會歸還？叫我怎樣去找呢？我向來不管錢財的事，你們都知道的，不過，王老太太捐地捐錢蓋觀音寺，熱心公益，信佛虔誠，我當然一定要盡力幫助她的。不過，我真是毫無把握，只有求佛菩薩庇祐吧！」

我手持電話聽筒，祈求佛祐，終於天眼張開，看見鑽石耳環所在了，我說：「現在我看見了，但是不很清楚！」

「在那裏？」蘇太太問：「快說！」

我說：「我看見鑽石耳環在她家的洗手間的洗手瓷槽下水管的彎曲S形頸部，你們快點拆開S管來找，再遲恐怕給水沖走了，明天就會給沖到外面下水管的四方潭去，後天就給沖到大水渠去了！要快！」

蘇太太說：「怎麼會在洗手槽底下呢？」



「是不是她出門之前化妝時已不慎把它掉落去的？」我說：「我毫無把握的，不過何妨試找呢？」

蘇太太說：「只好姑妄信之吧！」

次晨，蘇學深先生大清早趕去王宅，替王小姐拆開洗手槽底下的S形水管曲頸，挑開積沈污物，果然，鑽石耳環赫然在曲頸內！

蘇太太十分歡喜，打電話來道謝，後來王伯母也親來面謝，客氣得很，令我不敢當！我說：「我有什麼力量？這還是佛菩薩保佑你們善心護法者！」

到底是不是王小姐在化妝時掉落了耳環？這還是個謎！因為那鑽石耳環不小，有好幾顆鑲成耳環，洗手槽的下水孔又有隔物柵，耳環怎能跌進去？此事至今大家都無法解釋，王小姐怎樣也不會聽不到、看不見耳環跌落洗手槽的呀！耳環是黃金白金的，鑽石是堅硬的呀！

溫哥華的佛教朋友之中，不少人認為並非在化妝時掉落槽中，而是在外面遺失了的，後來由佛力把它放回S形曲頸去，交由我運天眼去瞧見它，作為對於佛力的又一件證明！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想法！我知道佛力能夠把物質幻化，又能使非物質以物質形式出現（Dematerializ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如果推論如下：王小姐的鑽石耳環是在外面等丟了的，找不到，我們祈求佛力賜助，佛菩薩體念她們是善人和大力護法，所以佛力將耳環幻化為非物質，移到S形曲頸水管內，再「物質化」它，重現為鑽石耳環。佛菩薩當然知道她們必定會叫我運天眼找尋，於是，佛力以此小事，來助我們大家堅定信佛之心！

大家都說：「再沒有人會想到耳環會在S形曲頸內出現的，怎麼掉進去的呢？」

的確，耳環雖不大，却也通不過下水孔的一關呀！讀者們，請你運用你的智慧來推論此事吧！

鑽石耳環的神奇奇蹟，轟傳了溫哥華！我可更加忙了，日夜都有中西人士來電話、來訪，甚至有人來邀我上電視表演「天眼通」，我拒絕了，因為，這是佛力加被的力量，只供幫助苦難，只可用於拯苦度厄，不可用於商業化表演賺錢，我的能力得來不易，我不敢濫用它，不敢！

訪客太多，以致我不得不定新規則，必須預約時間，又因來人很多愛問及他們的投資、生意求財等問題，我不得不又立下新規定：我絕不為人用天眼看什麼投資、求財、牟利，或追求異性、算命、看財運、年運……那些問題。

我說：「佛賜我天眼，是用來輔助佛法濟世出苦度厄的，你們必須先虔敬佛菩薩，若為健康或災難而來求佛叫我運天眼，我一定照辦盡力，但若為名利而來，恕我不能服務！」

我又說：「做生意、投資、買賣經營，發財不發財，是須由各人自己努力與各人思慮計劃去做的，沒有理由來請佛力叫我用天眼為你們指示做生意！我也沒有能力可知怎樣發財，若我自己知道，我不會自己先去發財嗎？何必還這樣窮苦每天去拾舊報紙和樹枝來取暖？何必還身穿破夾克？腳穿破皮靴或破膠鞋？對不起，佛力並沒有給我力量求名利！只允許我為人看病、看災禍，只允許我勸請世人信佛學佛。」

溫哥華世界佛教會會長馮公夏居士在十月份數次蒞臨舍下，與我一同研究「大六壬」。八十歲的馮伯伯健步如飛，精神充沛，使我們晚輩相形

見拙，馮伯伯外表似是四、五十歲，可能是因為他數十年虔誠信佛法及盡力弘揚佛教又兼禪坐功夫極為到家所致，他的禪坐已達忘我、無我的境界，又善知保健知識。在學問修養與禪功方面，都最為我所景仰，溫哥華的佛教朋友也無不敬仰他的，馮伯伯精於易經等許多學問，他來與我切磋大六壬，令我受寵若驚。

我從前喜歡使用「大六壬」來計算未來，也曾學佈「奇門遁甲」的九宮陣圖，心得是談不上的，學學而已，馮伯伯常和我互相切磋大六壬，又授我易經，真是令我無限歡喜！

自我恢復天眼之後，我早已不用「大六壬」了，因為「大六壬」雖極準確，計算起來却很繁瑣，天盤地盤月將……等等一大套，又須看天上星座，又須看地上方位，太陽位置……我就懶了。拋下了幾年沒用它，到底也還未練到掐指一算即知過去未來的段數，所知也僅是入門而已。

馮伯伯來和我研究大六壬，我不得不再從記憶中去尋找久已遺忘的大六壬秘訣，也只能憶及大略梗概，勉強應付馮伯伯的「口試」。

馮伯母有時同來，也曾命我為她透視。我亦曾為馮伯伯透視，我胡說一番，馮伯伯與馮伯母竟也都讚許我，嘉勉過當，大概我透視的報告就算不準確，他們也一樣曲袒我就是了，我也夠斗膽的，班門弄斧。

馮伯伯與馮伯母都說當我為其透視時，他們感覺到有一絲微熱從我發出注入他們眉心，有舒適的感覺（雖然我並無接觸他們）。

在十月份裡，我為許多人透視，不能一一枚舉，只可擇幾件較為特殊的事實來報告一下，事涉各人的機密，我不能透露詳細及姓名，祇以代名及祇講梗概，其實，若不為了證明信佛法必得佛力賜天眼，我根本不應提人家的事情。

有一位K太太，來叫我為她透視。

我說看見她的女兒在十三、四歲時與很多人站在一處仰觀很奇怪的廟宇神像，這座神像上身裸露胸膛，是男子，下身穿金色短裙，露腿，兩臂有金蛇繞纏，面貌秀美，狀如美女，眼睛外圈畫黑而帶延長黑尾，唇塗蔻丹，頭上戴一頂黃金高冠，上有眼鏡毒蛇吐信的金雕飾物，兩旁有披垂金幕，這神像不男不女，一雙眼睛很艷麗也很凌厲，旁邊也有別的神像。

我又說：「這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或婆羅門教神像，我猜可能是埃及神像。小女孩用手指指點點神像，被神像向她注射了詛咒！這些詛咒是好幾千年的，威力很大，以致女孩從此精神失常……。」

我描述女孩失常詳細情形，都符合事實，但是K太太說：「我沒有帶她去看過什麼奇怪的神像呀！」

「加拿大沒有這種巨石廟宇，雖然，神像也有些像印地安人。」我說：「多半是埃及皇帝神廟神像！」

眾人都同意此一推斷，K太太這才想起來：「對了！四年前，我帶她去參觀埃及法老王吐特！對了！我們很多人都去，你描述的就是吐特的樣子！」

十九歲病死的古代埃及法老王吐特（King Tut）的木乃伊與黃金棺材黃金塑像，被發掘出土，運到美加展覽，許多人慕名往觀，却不知古埃及金字塔皇陵都曾經被巫師符籙咒語封閉，凡是冒犯金字塔及死者，都會受到符咒的咒力攻擊。發掘吐特陵墓的那批考古家與助手，都已先後死於非命了。凡是接觸吐特的人，也都紛紛得禍！這些都是事實，有紀錄有根

據。

K太太不該帶女兒去看吐特法老王木乃伊及墓中雕像的展覽，小孩子無知，用手指吐特神像說他「不男不女」，得罪了吐特，以致受其魔咒所祟！

它在西雅圖展出時，我都不敢去看它的，因為我知埃及古代符咒的威力厲害！而且，金字塔內都有屍毒細菌，殉葬物件都附著有屍毒細菌，它們是萬年不死的（英國科學家曾發現在一處古棺內的屍毒菌，歷時兩千多年仍然生存著，仍然繼續分裂繁殖）。

去看埃及金字塔、古墓及木乃伊，就算不信他的符咒威力，至少該提防它的屍毒細菌！另外，還有埃及巫師、僧侶善於培養濾過性毒菌，他們在封墓時，把濾過性毒菌放在殉葬的黃金及寶物上，用以毒殺犯墓盜墓之徒！

很多人不知這些，為了好奇而去看古墓、木乃伊、殉葬物等等，被毒菌上了身也還不自知呀！

秦始皇與武則天皇帝兩者的陵墓，也都有符籙咒封，也都有無數病菌、屍毒菌、濾過性病菌。中國的考古家與很多人去發掘這些陵墓，出土殉葬物件來展覽，我認為，在學術上，雖不無意義，但是在道德上，侵犯死者，使到亡魂不安，發掘古墓，釋放各種毒菌出來，這是很不合衛生的，是很不智的！別都當我是危言聳聽，等著瞧吧！

K太太女兒的事，從無人知道，我怎會知道她帶女兒去看過埃及古墓神像？小女兒當時亦未在座，但是我看見她腦中深深印下了神像的影子時常向她作祟；她後來訪我，承認一闔眼就看見那些不男不女的神像與古代廟宇，不住在催促她叫她！我至今還找不到療方給她！

我從此例可以奉勸讀者，千萬不可去看這一類古墓展覽！也千萬不可觸犯死人墓地！你如不信邪，也該信有屍毒細菌。

也不是每一個訪客都相信我能透視的。舉例說，有一位某女士，挾其學問，登門挑戰，與我辯論三小時，一定要我屈服於她。又有另一位女士說：「除非你能看見我心中想的是什麼人什麼樣子，那我才相信你！」



對於前者，我說我並不在「乞求」任何人相信我，她不肯信佛教，也是她的自由選擇。縱然我的天眼不是真的或不是佛教的，也不應妨礙我們對佛教的研究學習。對於後者，我還能講出她想念在北京的母親樣子。不過她仍然不相信我，至今她仍在懷疑我只是具有一種「猜謎」能力，而不是「天眼」，她倒不去想一想，陌生人怎麼一口就講得出她有老母親在北京和是什麼樣？請她也猜一猜別人來試試！

有一位香港的某律師來見我，坐席未暖就要我立即講他的家庭、事業、投資、前途、健康……連姓名都未通，這樣叫我透視，又說他只有半小時的時間逗留，立刻要趕往飛機場登機。他的態度相當藐視而帶著看把戲的樣子。

看到他的態度，我不由不感覺他的誠意有疑問，他只是好奇而已，我對於來人若是真有急有病有難的，我一定盡力為之透視，但是我不喜歡任何人當作來看動物園的希奇野獸，我也不是什麼跑江湖搭個小篷子掛牌收錢給人看相的江湖術士或是畸形怪人，無論我的文名是大是小，我也總算是個文人！他是香港的大律師又與我何干？別說是大律師，我連帝皇總統

都會過，億萬富豪也見過，我也不曾向這些大人物折過腰！

我立即拒絕他，我說：「大律師，你還是請趕快去機場登機吧！」  
我看見他的暗疾的，可是我不告訴他！

另外一位也是律師，他很有禮貌，我就指出他的結石所在位置。

馮伯伯有一晚打電話來說：「有一個很窮苦的西人女子，她聽到你的名，她相信你，想請你看一看她的問題，她拿了幾張照片來，現在我這裏，要不要我送來給你看看？」

我在電話上說：「馮伯伯，這位太太很有誠心，我願意盡力幫助她，不用勞你駕送照片來，請你拿在手上放在話筒旁邊就行了，待我來實驗一次新的考驗！」

馮伯伯依言拿住女子照片，我就開始運用天眼，我說：「我看到了！黃髮的，頭型好像倒蓋的一個盆子，臉型圓圓的，藍眼，看來像戴眼鏡的樣子，對不對？」

馮伯伯驚訝地說：「對極了！你看見了？」  
「是的！」我又形容她的服裝。

「就是她！」馮伯伯說：「培德，請你再細看她有什麼問題？這個女子，我不認識的，是鄭先生拿來照片請我問你的，我對她一無所知。」

「待我試試查看吧！」我說：「啊！她有腦痛，她有精神恍惚，她有嚴重精神分裂……」我詳述了她的病狀之後，又說：「我現在聽見有一個遙遠的西人男子的呼喊聲音：

『艾蓮娜，艾蓮娜，』

『艾蓮娜，我愛你！』

那聲音很遙遠，很空洞，很淒涼，來自一個很像美國大峽谷的山谷，可是周圍山頂有白雪，我不知那是何處？可能是非洲？」

我繼續說：「我現在看見這個男子了，他是一個大約二十八或三十歲的高大英俊男子，他身穿掛吊帶的短筒西裝褲，有些像巴伐蘭裝，他穿皮靴，他在大峽谷的懸崖底下向這個女子呼喊：『艾蓮娜！我愛你！』但是，他已經死了，這是他的靈魂，念念不忘她，在呼喚她，這就是她的精神分裂的病源！」

那男子的愛情是那麼深重，聲音那麼柔和而淒傷，我也為之感動流下了眼淚。

馮伯伯說：「我對這個女子毫無所知，等我把你所見聞告知鄭先生轉告她，看她怎麼說吧？」

幾天以後，馮伯伯來電話：「培德，你看的都準確極了，那個女子的名字發音接近你講的艾蓮娜，她的丈夫是英國人，死於南非的大峽谷，現在她說：『既然培德這麼厲害能看透一切，一定也知道有什麼方法救我！』你就替她想什麼辦法來救她出苦海吧！」

我說：「我不知怎樣去救她，只可開出一些營養食品來幫助她。」

這件事，自然也傳遍了佛教圈子。我確有所見，只是不能辨認出是非，我不認為這是「猜謎」。後來，馮伯伯蒞臨舍下，把照片帶來，出示眾人，我看了正是在電話中所見的照片。

那女子的丈夫已死了二十年，還在向愛妻呼喚：「艾蓮娜，我愛你！」此事能不令人心酸？

我若非真有所見，却從何處臆想出來她的病情和她丈夫的面貌、音容、服裝全都準確？

九月十六日之夜，我已看見紐約市發生的離奇的失蹤事件，由於影響太大，我不敢講出來。以後，十一月十二日之夜，我破例打越洋電話要盡心為此事出些微力，這事的當事人都知道了，這裏只留一個保密紀錄吧！十月底，震榮打電話來說：「妹妹駕車去唐人街，丟了身分證和小銀包，請叔叔費神一看落在何處？」

我看過之後說：「叫妹妹不必再去找了，她的藍色小銀包已被人偷了去，零用錢是被偷走了——好在只是一、兩百元。至於身分證，那個竊賊會寄回來給妹妹的，等兩、三個星期吧！問題是竊賊不知你家地址，他只有將證件丟入郵筒了事，你快些打電話去郵局登記一下，他們就會寄給你。」

震榮依言照辦三星期後，他來說：「叔叔，妹妹的證件真的寄回來收到了。」

另外一個朋友也失了銀包，叫我察看，我却不見竊賊寄回證件，至今失主仍然無法尋回證件，也可說有幸有不幸了！

十一月初有一位C太太來訪，請我為她的丈夫透視，C先生並沒有來我家，但是以前來過一次的，我記得初會時，我就說：「你們在西邊海灘的玻璃別墅真美麗呀！」

C太太說：「你去過我們家？」

「沒有，但是我看得見。」我把玻璃別墅的內外都描述一番，C太太等人都覺得奇怪，我又從未去過她家，怎麼瞭如指掌？

「很簡單，」我笑道：「我從你的腦子看見你家的一切！」

這是確實的，人們常常把他們腦中的印象在無意中傳遞給別人，有很多陌生人，我與他們眼光一接觸，我立即看見對方的許多事物與經歷，與其說是我的天眼通，不如說是人們有傳心術吧！像這一類小實例，多得不勝枚舉。

有一位G太太，來訪多次，都不信我。她看見人人這樣深信我，她就說：「除非你能講出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一件秘密，我才信你！」

「我並不要求任何人信我。」我說：「我只希望人家信佛，你不信我，我一些也不在乎，只要你信佛就好！」

終於，有一天，G太太還是來請我為她透視。我說：「你非要我講出你自己才知的秘密，今天我講給你聽。」

我講出她幼年 and 少年的悲慘遭遇，我講出來之後，她感動得淚流滿面，我為她分析因果，我為她透視健康，我勸她虔信佛菩薩。她說：「現在我才信你真有透視能力了。」

G太太現在篤信佛教了。

像G太太類似的事實，還有好幾位，也都因為我一講出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事，他們就聽信我的勸告而更虔誠信佛念佛了。十月有一位D女士來見我，也是從未見過的陌生人，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說有事問我。

我運用天眼一看，她真是一位極虔誠的佛教徒，非常樂施好善，是一位很發心的護法弟子，她更是一位奇孝的孝女。

我就將所見講出：「D女士，你是一位虔誠的佛徒，更是一位難能可貴的孝女，你日夜唸佛唸經，迴向給你的父親，你祈求菩薩允許你以你的生命壽數來轉給你重病的父親，你的父親已經病重了，他的肝臟已經不行了，他感到肝部好像針刺或尖刀刺戳那麼痛，又像給千刀剗割那麼痛，真可憐啊！」

我被D女士的奇孝所感動得落淚，我說：「我知道你日夜擔憂痛苦，你祈禱願以身代父親受苦，可是，我看見無數的豬、牛、羊、雞、鴨等等圍住他，這些動物的身受屠宰痛苦，如今都傳導給了你父親，所以他這樣痛苦，你的孝心唸經迴向給他，雖可減少他一部分痛苦，並不能全部推翻因果，尤其是他本人並不相信佛教，不信因果，他自己不懺悔，不拜佛求祐，他自己不接受佛力，以致你的孝心唸佛唸經迴向給他，也不能收很大的功效的。」

D女士淚流滿面，問我：「這麼說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嗎？」  
我說：「一定要他本人自己信佛，自己懺悔，這樣才有希望，免得將來墜落輪迴。」



D女士的父親曾經在大陸和香港做過數十年的屠宰公司，手下的伙計殺過不知多少豬牛雞鴨，雖非他親自動手，他也難逃此厄，因果之事，真是不可不信啊！

我常常走路看見地面有橫路的蚯蚓，我必好好小心把它拾起，放在安全的草堆中，還祝福它：「別讓知更鳥看見你，快逃入泥土去吧！」

我勸D女士多放生多做善事，以為父贖罪滅孽，更盼D老伯心轉明白。可是他後來不久就逝世了，至死仍是不信佛，真可惜！

另外也有兩位訪客，他們是屠商的子孫，他們一進門，未開口，我就知道了。我指出她們的祖父是屠商，曾經屠殺過成千成萬的動物，如今祖父病入膏肓，內臟與全身肌骨都痛楚不堪，好像刀割。

「他割人家多少刀，就須償還人家多少刀的痛楚。」我對這兩位陌生人說：「他至今還不悟，我是無能為力了。」

兩人說：「不錯，我們的祖父是屠商，我父親也是，我們也是，這是謀生的生計呀！沒有我們屠戶來殺豬殺牛，你們哪來肉吃呢？我們對社會有貢獻的呀！」

「人並不一定非吃肉不可呀！」我說：「你們瞧我吃素的人，紅光滿面，身強體健。你們天天吃肉，反而臉色青白，全身疾病，人類本來不是肉食動物呀！你們不信因果，主張殺生，卻又來見我做什麼呢？」

「我們以為你是一個神醫，人家說你醫好過好些奇症。」

我說：「那是誤傳，以訛傳訛，我根本不會醫治任何疾病，也從未膽敢施方醫人。」

「但是人家說你開了些方子，人家就病好了。」

「什麼方子？」我笑道：「我哪配開方子？是寫些青菜、水果之類的素食罷了，我勸人放棄肉食，改吃青菜水果，這是有的。有些人吃肉太多以致中了毒而不自知，如果改為吃素，身體就漸漸好了。」

我的遙遠透視實驗，至今也還在繼續研究之中，我曾經為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倫敦、美國、巴西、秘魯、夏威夷等各地的一些求診的人遙視。

著名作家謝冰瑩，住在三藩市，她一向極其愛護我，視我為子姪，我也尊稱她為姨母。彼此已好幾年未見面了，十一月份我拿起筆來寫信問候

她，我心中惦念她，突然我天眼張開，看見她的健康詳情，我細心為她透視，把所見寫在信紙上，寫滿了兩張紙，寄給她，請她珍攝。後來她回信說：除了兩點不符之外，其他都完全準確。我知道，我說的某兩件事，是未來尚未發生的，我提出請她和她的先生都預防。

謝先生是熟朋友，當然較為容易遙診。但是那些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就不太容易了。比方說，香港突然來一個越洋電話，是一位陌生的女士，請我在電話中為她越洋透視，她一些提示都沒有，只講了生辰，問我要不要知道八字？我倒不需生辰、八字，也不要聽她講出病情，只要她闔上眼睛祈求佛力加被。

「我們先祈求佛力吧！」我說：「或者可以看得見，或者看不見。我若看見就講。看不見就講不出來了，你不要怪我。」

我蒙佛恩，賜我張開天眼，看見這位女士有嚴重的心臟擴大，我就把我的「X光透視」般的影像描述給她聽，她在香港那邊就哭泣了起來，一定要我救她。我不懂醫道，怎能醫人？我最多只能建議她怎樣用營養食物治療而已。

紐約的一位H先生，素昧生平，半夜打長途電話來叫我為他遙遠透視，我睡眼惺忪，接聽電話。他說他非常煩惱，一定要我幫助他，我的天眼張開，影像模糊不清，我說：「你信心不夠，誠意不夠，你又不信佛，又不信基督，你是個無神論者，你對什麼都懷疑，你的性情搖擺不定，你徬徨不安，你精神痛苦！」

「是的，是的！」他在紐約電話中說：「你說得對，請再講下去！」  
「你現在是在近大橋加油站旁的電話亭打來的。」我說：「你眼望著來往奔馳的汽車燈光的光弧，你心中想著要自殺！你太傻了，跳下橋多受苦呀！」

他在那邊哭了起來：「是的，你真的看透我了。」

「因為你血液中染了毒菌！」我說：「這是你自己尋歡自找的病，你患了B型肝炎，無藥可醫，你又失了業，你貧病交迫，無面見父母，走上了自絕之路，你今晚試圖找我，你心想假如我救不得你，你就只有跳下曼哈坦大橋了。」

他在那邊不講話，只聞他哭泣，我可以看見他是個二十六、七歲的漂亮青年，來到美國留學成績本來很好，只因誤交了一羣洋人劣友，走上墮落之途，濫交縱慾，染上了無藥可醫的新型濾過細菌性病「B型肝炎」。

「你也不想，你去跳海自殺死了，你的有心臟病的母親還能活嗎？消息傳到臺北，她一定就會心臟病發作死亡了。你忍心這樣做嗎？」

我又說：「不要再尋短見了，你快到醫院去醫治你的病吧！也許他們有一種新的治療方法救回你的生命。」

「你不能救我嗎？」他啜泣問。

「我不是醫生。」我說：「我只可建議幾樣食物來減輕你的痛苦。但是我要你答應我，你不再自尋短見了，假如你再有今晚這樣的精神崩潰，你可以再打電話來談談！」

他說：「我的事，我又不敢對任何人講，在紐約，我也沒有什麼朋友。」

「我知道，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住在異國，差不多都有這種寂寞感覺的。」

「我可再打電話給你嗎？」他問。

「可以，」我說：「但是你必須振作起來，我勸你信佛，祈求佛祐，因為我到底還是個凡人。」

「但是你知道我的事。」

「你以為是我的力量嗎？」我說：「不是的，那是佛菩薩的力量，我只是一個導體工具。」

「好的，」他說：「我開始有一些相信真的有菩薩了。」

「紐約市也有好幾處佛寺，你不妨去拜佛和歸依法師，這是你必須自救的時候了！」

「謝謝你，馮先生，」他說：「我不知怎樣謝你好；我的名字是……。」

「我不要你謝，」我說：「也不要知道你的名字，我只要你好好做人，振作起來！」

這是一件事實，並非小說，我的任務完成之後，佛力就把我的天眼閉上，一無所見了。

溫哥華有一位Z先生來求診，我看見他的血液和內臟都有很多鉛毒，我看不甚清楚，我就禱佛讓我將他的血細胞放大五千倍來再化驗，果然那血液的各細胞影像放大了，使我看得很清楚，使我能看出它的成分。

我將細胞放大來透視，在十一月份的這一次實驗，倒是初次，我發現Z先生患的是職業病，他的工作環境使他得了太多的鉛毒，後來，他的病情給證實了。

以後，我又舉行過幾次放大透視，馮伯伯曾在場目擊我的實驗，他也感覺很驚奇。

由於我漸漸演變成爲一個替人診病的「顧問」，我不得不多讀些中西醫學書籍來充實自己的知識，我於是每晚拚命補習醫書，從解剖學、病理學到針灸學……每晚看到將近天亮，這樣子，我更能明白地講出天眼所見的人體內的疾病，否則雖能透視，而不知所見是什麼？就好比一般人見到X光透視底片，見而不懂。現在我的診斷能力略有進步了。

現時，一般來說，我所見的，診病似比其他問題較為精確，我的天眼，最不靈光的就是看財富名利，更不行的是看婚姻。你們千萬別當我是

「全知」，千萬別問我這些問題，否則一定失望！

有訪客來問：「我的媳婦懷孕了，你能不能看將來生男生女？」

這種問題，我感到噁心，未得同意，我怎好去透視婦女的腹部？何況，我對於我所放射出的能力射線，我自己也還不明白是什麼性質，不知是否會對胎兒有害，我怎敢亂來透視？所以我拒絕回答這些問題。

「請到醫院去用超聲波檢查吧！」我總是這樣回答：「我不會看懷孕。」

有些夫婦爭吵，也來找我，我也感到不便干預的，我說：「夫婦爭吵的事，恕我無能為力，我不能如此濫用天眼。」

有人問我：「你能預見彩票頭獎號碼嗎？」

「我如果能預見，我自己不會去買那張彩票嗎？」我忍不住大笑說：「我又何必告訴你？」

有一次，我看見一個頭獎彩票號碼，照射在空中。可是，到那裏去買這一張號碼呢？根本就找不到的。到開了獎，果然是這號碼，但是，這樣的預見有什麼用？我再也不去追求它。



九月中旬，我突然看見白聖老法師到了美國洛杉磯，將會到溫哥華來，我打電話問馮伯伯及羅伯伯，他們都說尚無消息。後來馮伯伯問出了，原來是有一位女居士邀請白老來此作私人訪問，所以外界都不知。

我較早時又看見兩位尼師來了，有一位是戴眼鏡的，我起先以為是觀音寺的兩位尼師從多倫多回來了，但是再看不是，我見的兩位尼師是較為年輕的，都很面生，從未見過，我打電話到處問，也問不出那兩位尼師來了？

後來，我看到白聖法師將來溫哥華，又看到這兩位陌生尼師同來，還有一位法師駕車，有些面熟，但不知他是誰。

像這一類的預見，我常常有，但都不完整，也不清晰，不能像診病那樣清楚。

我在舍下準備供養白聖老法師（約二十多年前，在臺北我曾見過白老兩次，所以我認得。）我準備請溫哥華的佛教友人來舍下一同歡迎白老，怎知白老在登機之前，臺北來了越洋電話，是蔣經國總統叫人請他回臺北會見，白老臨時改變行程，趕回臺北，不來溫哥華了，我沒能供養到他，

真是空歡喜一場，也可見我的預見是靠不住的！

後來，白聖老法師的弟子明湛尼師，偕同香港覺光法師的弟子果德尼師，聯袂來訪，由羅午堂居士及王鴻昌居士陪同來，我一見，原來我所預見的就是這兩位尼師。

羅午堂伯伯於九月十九日赴港，十一月十九日歸來，帶來幾幅友人照片，叫我試診，我都一一診斷，寫出各人的健康問題，有了照片為依據，總較為容易診看，不比毫無依據不著邊際地去找尋那麼辛苦。

羅伯伯特別為我從臺北帶回一尊特別定製的韋陀菩薩雕像，送給我供奉。韋陀菩薩是很威靈的，是一位降魔的大菩薩，我知道他的來歷。古代印度以他的佛名韋陀作為經名：Veda Sutra。但一般人誤譯為「吠陀經」，也很少人知道韋陀菩薩原是一位法力無邊的古佛。在中國廟宇中，都不重視韋陀菩薩，每每把他供在不重要的角落，這是不對的！

我時常接觸韋陀菩薩，我知他的降魔驅邪的無比威力，故此我懇請羅居士為我請一尊韋陀菩薩像來供奉。同時，我也趁此機會呼籲佛教徒要多拜韋陀菩薩，各寺院應當多尊奉他！

羅伯伯拿來的求診照片之中，有一個是在巴西的男孩，我看出此孩是先天性白癡。又有一個是秘魯的婦人，我看出她因多吃「穿山甲」進補而致被「穿山甲」的寄生蟲進入了她的肝臟，此一病案，我束手無策，因為穿山甲的寄生蟲，須高熱至一千二百度以上才能殺死。

在中國大陸和在香港的人，很多人喜歡吃「穿山甲」，視為補品之珍品，殊不知穿山甲一類食蟻獸，無論是中國的穿山甲，或是南美洲的「犛徐」(Amarillo)，都身有寄生蟲，存於甲下，人吃了它，就得惡性肝炎，無藥可醫！我希望香港、中國大陸與臺灣等地的讀者看到拙文，多勸人別再吃「穿山甲」了，見到應買它送到山中去放生。

蘇太太在十一月廿三日下午打電話來說：「W老伯病了，你看他怎麼樣？是什麼病？」

我當時一看，大吃一驚，慌忙說：「W老伯現在體溫升到一百多度，他得了肺炎，快些請醫生送院急救，肺炎不是絕症，不要慌！但是防他今晚升到一百零五度，最好請特別護士看守，明天就沒事了，會好轉的。」

我從未會見過W老伯，也未在電話中講過話，我這樣診斷，未免是太膽大了。

後來，深夜，蘇太太再來電話：「你的診斷完全正確，W老伯已於四點多被醫生送進了醫院，醫生診斷他是肺炎，現在為他吊注鹽水，他的溫度是高到一〇五度！」她又說：「我不知他已於四點多入了醫院，我在六點才打得通電話給你，然後我打電話去給W老太太，才知他已入醫院了，你看他有無危險？」

「沒有，」我說：「他會康復的。」

W老伯後來康復出院，大家都歡喜。

羅伯伯說要帶一張另一位W老太太的照片來給我診斷，我這一次嘗試一種新的實驗。

我預先把這位W太太的樣子，用筆畫了出來，把她的病狀與療方都預先寫出來。

羅伯伯幾天之後，與鴻昌兄同來，鴻昌兄說我畫的W太太，非常相似，只嫌畫得胖了一點。我看了羅居士帶來的W太太照片，果然和我畫的

一樣，就連衣著也一樣。

這一次的預畫預寫成功，鼓勵了我後來常常如此做，一方面是對天眼的又一新實驗，也是新的考驗，一方面也是要說服我自己。因為我自己至今仍沒有自信心，我有時懷疑我是不是完全僥倖言中，雖然我從不懷疑佛力對我幫助。

最奇特的新考驗隨之又發生了。

十二月二十日之夜，馮伯伯突然打電話來。

「有一個世姪的弟弟得了急病，他很著急。請你用天眼看一看是什麼病？他弟弟現在頭痛又兼嘔吐。」

「這可太難了，」我說：「伯伯，我這幾天在鬧情緒，年年聖誕到新年，我都鬧情緒低落，無法集中心力，今晚不知能不能開天眼呢？」

馮伯伯說：「你盡量試試吧！你知道我不會叫你濫用天眼的，他這個弟弟，現在已送到總醫院了，正在候診，他很焦急，打電話來叫我轉求你！」

「既有地點，那麼總算有一個範圍，不至於大海撈針，我姑且求佛力加被，看能不能開天眼吧！」我說：「不過我這幾天鬧情緒，心力不能集中，看不見，請勿責怪。」

「我明白。」

我闔眼禱佛，很幸運地，佛力許我重開天眼，我得以看見，就說：「伯伯，我天眼開了，看見溫哥華總醫院急診處了。那邊有三個中國男孩，一個是車禍，一個是食物中毒。」

馮伯伯說：「他不是這兩個。」

「那麼，我看這一個青年，大約二十五歲，頭髮很黑很長，穿著『鴨尾裝』，眼神態有些像女孩子，兩顴骨比一般人高，個子瘦瘦，面白，身邊蓋有一件寶藍色絲棉襖，是不是這個人呢？若是對的，我才再看一下。」

馮伯伯和馮伯母都說：「就是他！」

我說：「咁就得，我再運天眼細看下去，我現在看見他的大腦內部中間有一粒小小的腫瘤，好比小手指甲一半大小。它使一條小血管塞閉了，

引起他的頭痛，他如今的溫度高到一百零二度，提防他今晚再升高熱度，應該整夜看守他，應該請腦科醫生檢查他！」

馮伯伯問：「聽來可能很嚴重呢？」

「是，」我說：「不過，仍未見危險。我也看見他喉嚨有很多肺炎菌一類的菌，入了他的腦內，造成這個腫瘤。不過，還沒有見到有什麼大危險，請告訴他哥哥不要擔心，須禱求藥師如來保佑，我也會為他禱求的。」

我又說：「我看見病人病床旁站著一個男子，瘦瘦的。」

馮伯伯說：「那是他哥哥。」

聖誕節以後，十二月二十八日，馮伯伯、馮伯母、鴻昌，麗瑛、張太太、陳太太、羅伯伯等許多人，一共十二人，來舍下與我母子聚餐，馮伯伯帶了一個陌生青年來。

「我帶來一個新朋友。」馮伯伯說：「這是H先生，就是那天晚上你診斷的男孩的哥哥，就是他打電話來的，他今天特來謝謝你。他說你真是活神仙，你的診斷完全準確，腦科醫生注射一種物質，為他弟弟照X光，

診斷報告到今天中午才開得出來，是有一粒瘤在大腦中，一條血管栓塞。醫院的檢查，足足做了七、八天，才查得出病源，而你在電話中立即就講出他的 Tumor，真是神奇！」

在座十多人無不驚奇，馮伯伯與 H 先生把詳情向大家報告，頗多過譽之詞，我差點要躲到桌子底下去。

馮伯伯說：「我們大家不可對外太宣揚培德的天眼通，更不可事無大小都來找他，天眼是不能濫用的。」

大家都應承了，我說：「馮伯伯和各位太過獎我了，我很慚愧，愧不敢當，佛力使我開天眼為人看疾厄，我斷不敢居功自滿，更不敢濫用天眼，恐遭天譴，華嚴經說：『天眼可得亦可失！』若濫用於名利及不正當用途，就會失去天眼的，世上有很多人有一天眼通，可惜都流於濫用，淪為商業化表演或牟利，漸漸失去天眼。我不敢走上這些人的覆轍，因此，任何人若有疾病危急，我一定盡力透視，但是，那些問財求利，問婚姻，問戀愛等等，恕我不服務，我的天眼得來不易，我必須珍惜善用於正途！」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都說：「不可再隨便介紹無關重要的或只是好奇的人來了。」

我又說：「我不接見任何只是為了好奇心而來見一見我的人，我不是動物園的猴子，來人若有尋開心的動機，我必知之，斷不開門接見。」

這話不是誇大，我真的會知道來人的心術的，我曾擋駕過好幾位這類訪客，來人就算是富豪大人物我也一樣拒見，我還有一點文人的「硬骨頭」的！文人脾氣一發，只恐酸得人受不住！

本文都是實錄，其實未能一一寫下這半年來的百餘件透視實驗。

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之夜，蘇太太與觀音寺的主要護法多人，陪同一位香港著名的大醫生來我家聚餐。蘇太太說Y醫生與夫人在香港聞我能透視人體，特來此一會。

我笑道：「Y醫生是名醫，又是基督教世家，怎會信我這些小技？」

蘇太太說：「Y太太是佛教徒，他倆這次為建觀音寺募捐籌款，很出力的。」

我說：「我知道，要不因為他很開明又很熱心幫助佛教，我怎會肯會見他們？不過，」我又說：「Y醫生是有名的西醫，這一次他來，可會考倒我了！」

三號晚上，蘇太太陪同Y醫生夫婦及他倆的兩位掌珠來舍下，他們一到，我就拿出我預先繪好的他們一家四人的相貌，及他夫婦兩人的健康情況與個性，交給Y醫生。

「Y醫生！」我笑道：「你是有名的西醫大醫生，我這是班門弄斧了！」

Y醫生夫婦一看我寫的，都感到驚異，都說：「很準確！」

Y醫生半信半疑，叫我為他的兩個女兒透視一下，他與太太在一旁靜聽，我把女孩們的健康狀況講出來，Y醫生不住點頭。

客人到齊，在場有：造船工程師蘇先生，建築工程師關先生，藥劑師甄先生，和兩位護士共有十四位。Y太太把我預繪的畫像給大家看，眾人都說很像，只是畫得年輕了一些，大家都說驚奇：「怎麼未見到人，你就可以預先畫出來和寫出診斷了？而且又準確！」

「這是佛力加被於我，」我說：「我做這些實驗，是要證明確有佛力的存在！並非我自己賣弄什麼詭計！」

我知Y醫生仍未深信，我就笑道：「Y醫生，你在香港的醫院辦公室，窗口望出去有海景，可以望見……」我把該處的景物描述一番，又說他打高爾夫，我又補充說：「你們的醫院裏有一位大聲巴閉的姑娘，連你也被他管住了，你們回港，告訴這位大聲姑娘，不要這樣巴閉，有人在加拿大也聽見佢把聲哩！」

大家都大笑，Y太太說：「我們醫院是有一位大聲巴閉姑娘，你怎知道的？」

「佢咁大聲，咁巴閉！」我笑道：「想唔聽見唔睇見都幾難呀！」引得大家狂笑。

Y醫生於八三年底再來溫哥華，到佛恩寺聽我講經，又帶兒子來給我診斷，都說我診斷正確（我看見他頸背有一良性瘤腫）。

一口氣寫這篇實錄，寫了兩三天，字數也太多了。手也寫痛了。我這半年內的實驗，只是擇其有趣的，作一大概記錄，我無意公開各當事人的

秘密，更無以之作為宣傳，只想略一提及證明確有佛力助我開天眼，我希望讀者因此更加虔誠拜佛信佛，多作慈善事，以行佛心！那麼，各當事人就請原諒我藉他們的事跡來作證佛力吧！

我的天眼通，比諸佛教的許多高僧大德們的神通，我還差得遠，也更難望於佛菩薩的偉大佛力的億兆分之一！我的天眼通，只不過是人人都有的啊！如果你肯信佛，肯發心，一定比我的能力強出不知多少倍！

但願你別誤認我是在矯詞自炫！我毫無自炫之心，實在我巴不得深藏不露，免被太多訪客來擾我靜修呢！



## 謗佛毀經罪孽最深

「內明」月刊登出拙文「禪定天眼通之實驗」之後，引起不少讀者函電賜問，大家對此題材都感到有興趣，紛紛要求我再續寫此項實驗的實錄。我本來不敢多談這些我尚在初步實驗的經過，因為我的境界，比起佛教許多高僧大德的神通，我還是極其幼稚膚淺，怎敢時常班門弄斧？同時也恐怕我講的事會引起人們誤會我是未證言證，這是修行人的大忌——就更別說我怕難免有些懷疑者會指我「妖言惑眾」了。

可是，也有很多朋友鼓勵我續寫這些實驗報告，留供研究參考。我想這也有些道理，如果我們只是心存研究態度來看這些拙文，只當它是實驗報告，應該也是無傷大雅的。

心靈通、天眼通……等等，在美、加、歐洲是相當常見的事，早已被各著名大學的心理學系與物理學系列入作為研究與實驗的專門學問，在心

理學系，將這些心靈力量的現象列為「超常心理學」(Parapsychology)，物理學系則認為這些屬於微粒物理學與量子學的範圍。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最高的是無神論思想支配的幾個共產國家：蘇聯、捷克、匈牙利。蘇聯已經在太空站上開始與地面基地進行「心靈通訊」的實驗多年，同時也已經進行對於「生物潛能」的能力放射研究多年。蘇聯太空署的科學家們做了很多的實驗錄影；其中有些已經公開於世——例如著名的「心力移物」實驗錄影，其中包括一位農婦用心力使桌面的火柴、鉛筆、小刀、及玻璃盒內的物件等等移動，還有一位著名的蘇聯電影導演，能用心力使女子連坐椅凌空浮升兩、三尺，在空中停留達一分鐘之久……這些科學實驗錄影，都已成為世界各國科學家研究的參考資料。

基督教影響的國家之中，對這一方面的研究，顯然比無神論國家遜色，可能是因為首先就遭遇到基督教思想排斥一切非基督的神異現象的影響，對於凡是異己的一切神異超自然現象，都斥為「妖邪」「假先知」。幸而也還有不少科學家擺脫了基督教教會的影響，毅然從事於對超自然現象的研究，成就斐然。不過，也總嫌遜色於蘇聯與捷克。

這不是信口開河，也不是讚美蘇聯等共產國家。而是有事實為據的，在這些共產國家有恐怖特務統治與人權受到壓逼，但是，無可否認地，他們也有優異成就的一面，他們的某些科學與體育確比西方國家先進，我手頭有一本厚達五百頁的美國人著作「蘇聯與其他共產國家的超常心理學成就」，內容十分詳盡，都是由蘇聯國家科學院與太空署供給的實驗報告所提供的實錄，以其可以公開的程度來看，就已經非常驚人，更無須想像其不能公開的新實驗的神奇了！這位美國作者說：在心靈科學方面的研究，西方國家是瞠乎其後的。他也不客氣地指出這可能是由於基督教思想排斥異端的影響。

我在這裏無意批評基督教，事實上，我認為基督教思想自有其優點，對於西方文明自有其貢獻，不能以一點而抹煞它的巨大貢獻，我這裏只是藉此來作比喻而已，任何宗教，不單以基督教為然，一走上權威的地位，就很容易也走上排斥異端的道路，扼殺了許多研究實驗！

在中國人的世界裏，儒學真髓已經逐漸湮滅，斷章取義與一知半解於孔夫子的學說，加上已經演變成「殆如宗教」的尊孔觀念，使很多人認為



凡是「子不語」的，都一律是神怪異端，而並未想到孔夫子的時代還未有對超自然現象的科學研究，而且孔夫子雖是聖哲，却不是核子科學家。

同時，大多數人對於現代科學的知識，都缺乏密切的「追上認識」，多半停留在已成教科書的基本物理化學定律上面，殊不知很多已經被新太空時代的科學發現所推翻（例如著名的牛頓萬有吸力定律）。這些人自偏於狹窄的落後科學觀念斗室之內，而妄自否定了一切他們所未見過或未經驗過的現象或事物。他們不知道佛經中講的時空觀念是超出地球的；是以宇宙太空為對象的。他們就說佛經是講神話，他們不曾研究「生物電磁學」，就妄指佛經中所講的佛菩薩的佛光、寶光是「迷信」。他們未曾研究過微粒物理學與量子學，就斷定佛經所講的一切超自然的佛力是「幻想」！他們自以為很「權威」，一開口就說：「這是不科學的嘛！」「這是不合物理原則的嘛！」其實，他們不能虛心接受新太空時代日新月異的科學，又不能悟知佛學已經逐步獲得太空科學的證明，他們固步自封，自居井中觀天，這才是迷信哩！

又甚至有些學者名流，大做考據功夫，甚至推翻了佛經，又指法華經是偽經，又指華嚴經、楞嚴經都是偽經，又有人甚至說觀世音菩薩無其人！又有人去推翻佛陀的本生故事；這些學者們鑽入了牛角尖！尚不自知，仍沾沾自喜以為考據功夫到了家！這些學者，縱無謗佛毀佛之用心，亦有著了想魔之病，他們執著於物質觀念的世界觀，他們不知宇宙的多重多元交錯交織實相，他們只從有限的假相去考據與推斷，他們所依據的只不過是殘缺不全的文獻，去追尋欲界色身的證據，找不到木乃伊，就斷言無其人！大概也必須聽到錄音帶，看到錄影帶才肯相信真有佛菩薩？凡是佛陀弟子記錄的佛語與佛經，無疑地，在這些學者們眼中，都是「偽造」的了。這些學者之流，必須親眼看見佛陀親筆簽名或在他們面前揮筆打字，他們才相信那是真實的！大概也須到法院請大法官公證，認明簽字真偽才行！

姑不論這些學者們是什麼居心？也不論他們的考據考古如何認真？怎麼自鳴得意地推翻了佛教和觀音菩薩？他們的所謂「學術性」成就，都已經造下了惡因惡孽，害己害人！

觀音菩薩的靈異感應實蹟，自亙古以來，不知有幾千萬人深受菩薩佛力加被，虔唸觀音菩薩名號，必得菩薩尋聲救苦出厄！就是當代的許多新知識分子也有無數人曾獲菩薩拯救，就更不用說千千萬萬廣大的一般羣眾了！觀音菩薩已經是眾生在苦厄中惟一的希望之所託，佛力不可思議！苦難中的人得藉以平安及心安。如今竟有某學者自仗其學問深博，東考西證來指出：「觀音菩薩並無其人！」此位學者所作的惡孽罪過，他自作自受不要緊，他粉碎了千千萬萬人在苦難中的祈求希望，這一種惡孽罪過，才是罪大惡極！用心可誅！他自己迷途，是他自受惡果，他不該以其迷來破壞世人的希望！

為什麼我忽然提這些？因為這位某大學者在一些刊物大大發表其大作，一下子說法華經是偽經，一下又說普門品是後人加進去的，再又否定觀音菩薩。我很詫異佛刊居然也刊登這樣的文章，想是惑於某學者的名氣？

我認為某學者以他在儒學方面的成就與考據功夫來否定佛教，而又自以佛學學者招牌炫世，這樣地來否定觀音菩薩，毀了千千萬萬人的希望所

寄，這是不可饒恕的惡孽！世上沒有比這更心腸殘忍狠毒的人了！他所做的這些文章，可說比殺生千萬人還要罪孽深重！枉費他幾十年的精勤研究哲學與佛學，到老來竟被魔邪所利用來破壞佛教！做下這樣深重的、狠毒的惡孽！倒不是詛咒他，我們且看他將來要怎樣來自食其惡果吧！他將來輪迴千千萬萬世，受盡痛苦，到時他才知道自作孽的報應！希望這位學者回頭是岸，趕快更正他的錯誤，勿再誤了自己，還要以免魔道誤盡蒼生！他以純粹的人文科學態度來治學，可以；但是，他不該粉碎他人的希望！佛學是綜合太空科學與許多科學、哲學的一門超自然學問，並不是一味抱殘守缺只講訓詁文字學的學問，若不能信佛者，研究佛學，難免就容易著了文字相惑走入歧途！

我確實虔信確有佛與諸天菩薩。我絕對不會被某學者這一些邪說所動搖我的信心的。

記得幾年前在三藩市，有一位女居士，她因常與其他女居士說笑，而被法師勸告不可在佛寺內高聲說笑。法師說：「在佛像前面必須莊嚴恭敬，不可隨便放肆。」那位女居士立刻變了臉，跑到客堂去大哭，心說法

師罵了她，她從今也不再拜佛了，不信佛了，世間沒有佛菩薩的。

我當時在場，就自告奮勇對法師說：「待我去勸她？」法師點點頭：

「好，你去！」

我找到她，問她為什麼自己躲在客堂，心中謗佛疑佛？

她大吃一驚，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心中謗佛？」

我說：「我都知道，這是觀音菩薩叫我聽到、看到你心裏因法師教訓了你，因而心生瞋念，從心裏否定了佛菩薩！我也看見你自己躲在這樓上沙發裏大哭，所以我來勸你不要墮落瞋魔的陷阱！」

她說：「你真的能看見我心裏？你是猜測罷了！我不信你真的看透我！」

「隨便你怎麼說我都不緊！但是希望你不要因法師教訓你就生瞋，我們來佛寺是來學佛理的，我們必須尊敬佛像，莊嚴恭敬，不可高聲說笑於佛堂，法師教訓你是應該的，你為什麼要心生瞋魔？」

她說：「他當著那麼多人面前說我，叫我面子怎麼下得來？」又哭道：「我捐了不少錢給廟裏，沒想到今天被老和尚罵！」

我笑道：「法師罵你，正是當頭棒喝，是為你的！你不悟，反要懷恨！這是不對的，至於布施給佛寺，就自以為是大施主，這種心更要不得！你心存功德，即無功德！」

她說：「你也講得有些道理；但是，我再也不信有佛有菩薩了！」

「你這樣容易就道心崩潰又著了魔，真是可惜！你還要謗佛；就更不對了！佛菩薩是有的。」

她說：「我不信！你再講也講不服我！你說佛菩薩是有的，在哪裡？指給我看看！」

我笑道：「佛菩薩何須現身給你看看？佛菩薩已經救過你兒子的生命，這還不夠證明嗎？」

她大吃一驚：「你知道這件事？」

我說：「伯母，你太善忘了，當年在H州，你的兒子車禍，你呼叫觀音菩薩，他終於從重傷昏迷中甦醒過來——本來醫生都認定他沒有希望了——當時你痛哭呼喊觀世音菩薩，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某太太大驚失色：「你怎知道這件事？」

我微笑：「是觀音菩薩剛才令我看見的。」於是我把事件的大致詳情講給她聽，又指出她當日為了酬謝菩薩而大施僧衣僧鞋與素點、饅頭給五百位和尚。

某太太不敢相信地望著我：「這太奇怪了！三十多年前的事，我從未講給任何人聽過，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們又是第一次見面，也未談過話，就是對老法師我也未講述過我的事呀！」

我說：「我並不知道你的事，這是剛才觀音菩薩的神力令我看見的。我還可以描述你在H州的公館的情形！」

某太太聽我講完，痛哭流涕，立刻跪下說：「我知道自己錯了！」  
「不要拜我！」我說：「我陪你去拜觀音菩薩像吧！」

後來某太太不再心生退念，她比以前更加虔拜觀音菩薩了。老和尚見到我笑道：「你把人家的幾十年前往事都講出來啦！」

我也笑道：「我就知道瞞不住法師的！」

我這是「他心通」嗎？我認為不是！我認為這是觀音菩薩叫我這樣看見，這樣去勸某太太。

最近（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底），羅午堂居士訪臺港歸來，到舍下小敘，我們有許多話談論。羅居士出示一幅彩色照片，指著其中的一人，問我：「你認得這位先生嗎？他是你的老朋友！」

我一看：「想起來了，這位是M先生。他是觀音菩薩從日本兵刀下救活的！」

羅居士和客人都問我，我就說：「這位M先生，抗戰時期，十八歲的時候，在家鄉唸中學，日本軍隊攻佔了該地，大抓民伕，也把他抓去了，日本兵驅迫他和許多男子去挖戰壕、擔泥沙。做了十幾天苦工之後，日本兵把他們幾百人拖去斬首，日本兵的軍刀，把這批中國青年一個又一個砍了頭，血染滿地，砍到天黑，把他們全都砍死了，輪到M君，他在絕望中只有不斷虔念觀世音菩薩，日本兵的軍刀一刀砍在他的頸脖子上，砍斷了他的半邊頸子，卻沒有再加一刀把他的頭砍斷，他痛苦中大叫：觀音菩薩！救我！日本兵把他一脚踢倒了跌在田溝裏，天色已黑，日本兵開走了。」

M君倒在田溝中，昏迷死去。心中不忘呼喊菩薩，天亮以後，他竟甦醒過來了，鄉人來收屍，發現他還活著，趕快送去急救。後來，他痊癒



了，他的頸子至今仍有刀砍的傷疤！現在他是一位事業非常成功的名人了。」

羅居士與眾人都驚訝，都說不知有這件奇事，從未聽M先生講過。

「我可是知道的，」我說：「我知道這是真事！」

觀音菩薩尋聲救苦度厄的靈異事蹟，不知有多少千萬件，難以枚舉！當代名人毛惕園居士的大作「觀音菩薩靈異實錄」，蒐集了真實的奇蹟數百件，著名的佛學者莫正熹老居士大作「驚奇集」之中，也蒐集了很多觀音菩薩的靈異感應事蹟，讀者從這兩位大德的大作中，當可獲得更多的明證！

我們須深信確有觀音菩薩和一切佛菩薩的存在！不可被一些學者的考據導入邪途！

佛菩薩的存在，是以「能」的方式，或「光」的形體，存在於宇宙太空各度空間之中，只為方便使世人堅信才現示各種法相。我們若以「人身」去求證佛菩薩，那就是捨本逐末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位素未謀面的西人男子，應我電話之召，來我家修理沙發，我見此人甚好人品，聽他說英文有德國口音，我就改用德語與他談話（我的德語欠佳，只可作簡單會話），我因而獲知他是奧國維也納人。我二十年前曾在維也納獲文學獎譽，故此我對維也納人不免有些感情，彼此談得很投契，我突然勸他：

「不要再到山林去打獵了！打獵是無故而殺生的行為，你太愛打獵了！」

「你怎知我愛打獵？」法蘭克詫異問我。「我知道，」我說：「我看見你曾經進入加州北部的紅木森林中，你心中驚疑，因為你覺得好像有人在窺伺你，你聽到呼吸，四望又沒有人影，你知道嗎？那是紅木的精靈在窺伺你！這些數百年的古木，他們有智慧的。」

他大驚失色：「是的，我是有一次這樣的經驗！當時我驚駭得逃跑，可是我從未告訴任何人！你怎知道呢？」

我說：「我非但看見這件往事，還看見你未來在九月左右將入山打獵！」

「你有天眼？」

「沒有，」我說：「是觀音菩薩叫我警告你，勸你別再為了娛樂去屠殺那些鹿羣！否則，你會自招危險！會有子彈飛向你的頭部右邊，甚至喪生！如果你有一念之善，不再殺生，你或可逃過此厄。」

法蘭克說：「我是基督教徒，我不信你這些話。」

我說：「你不信，不要緊，可是，我求你：九月份你入山打獵時，放過那隻懷孕的母鹿，不要殺牠！你若肯一念慈悲，菩薩必會保佑你平安歸來。」

法蘭克笑著走了。

十月中旬，法蘭克突然來訪，感激地說：「彼得你真行！」

我笑：「子彈果然擦過你的右耳了？」

「是的！」法蘭克說：「九月份我休假，朋友們約好一同入山去打獵，我們到了深山，在大雪中走了三、四天，才看見一隻鹿，我是首先發現的，我舉起槍，瞄準，忽然注意到，牠是一隻大肚子的母鹿，我突然記起你的警告和請求，我心軟了，向天開了一槍，把牠嚇跑了，免得牠被我

的同伴發現。後來，當天晚上，大家在營火旁邊喝酒，同伴們擦槍，有一位不小心，碰了扳機，一顆子彈射向我頭上來，咻的一聲，擦過我的右耳！」

我說：「這顆子彈本來會射入你頭部眉心的，只因你有一念之善，菩薩特別救了你！你以後不可再殺生了！也不可不信有佛菩薩了。」

法蘭克說：「我信了！我信了！我當時驚魂甫定，記起你講的話。我就中止入山，空手而歸，我從今再不打獵殺生了！」

法蘭克現在兼信耶穌與佛陀菩薩，我覺得這也不妨，只要他心向善念，不再殺生就好。

順便又想起了有些人，不會經意，盲導了眾生。

我認為凡是曲解佛教經典本意而錯導眾生，就好比「巨神號」（鐵達尼號）的船長一樣，雖無心帶一船乘客入於險境，却也難辭過失執著之過，終於把一船數千乘客帶入冰山航線，以致全船同歸於盡！葬身冰海！那位船長，當年以其數十年航海的豐富經驗，不聽取船上收得的氣象警報。他一意孤行，直闖冰山漂流的航線，因為他只相信自己的智識，不

相信別人的忠告。

我對於佛經是所知極有限，不配參加任何辯論，不敢多說，因為深恐自己會錯經意而盲導眾生。

不過，我很希望有些飽學的佛學學者們，不要太著「文字」相了！最好還是根據佛理的觀念來判斷。

中文裏的許多字是有相通通用的，往往並無劃一的用法。於是，「業」字不時與「孽」字相混淆使用。往往使人難分「業」字到底是「善業」抑或「惡業」？歷代譯經者，植字者，都常有混淆使用此一「業」字，使人困惑。我們最好是多讀些經典，取得佛教的真義觀念，而不宜根據局部或未充足的典籍來鑽研一個字。

我以極膚淺的推想，印光大師所說的「帶業往生」是指的帶善業往生，「消業往生」，是指的「消孽往生」，他的兩句「業」字相同，可能是當時時代業字與孽字可以相通互用，亦可能是抄寫者或口傳之誤，我愚見認為印光大師的兩句是符合佛教的，也都有佛經依據。

沈九成居士與朱斐居士兩位學者都已把依據說得很明白、很清楚，我拜讀之餘，已不敢作任何續貂之言。只想奉勸其他學者們不宜太著文字相而必須要在經典中找到一模一樣的字句，才算有依據，却把經中的真義捨棄。更不要以一字的模稜而曲解佛教的真理，自相水火！徒然使如我之淺識者感到迷惘！若使得有人失去對蓮宗的信心與修行，或者失去對密宗的信念，這都不是佛教之福！就更不用提種下了什麼惡因了。



## 善有善報並非迷信

偶然在電視上看一部臺灣某公司出品的影片，一開場，那位有名的男明星就說道：「這部電影名叫XX，可是並非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些因果迷信。我們要破除這種天網恢恢的迷信！」

這片子本來不失為一部頗有社會教育意義的劇情片，却不幸被這位自負破除迷信的影星兼電視司儀員的一段畫蛇添足說明破壞了！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宇宙中真理因果律的一環，早已歷經多少哲學家 and 太空物理學家證明宇宙中確有因果律存在。現代當今的許多太空物理學家都認為因果律符合宇宙太空物理的循環法則——簡淺而言之，就是運行的方向與終點回歸到起點，我以前曾經也發表過，就好比手中擲出去的「飛曲尺」(Boomerang) 投飛出去，會飛回來，擊中投擲者自己，這是最淺近的比喻。



整個宇宙的一切運行都是循環的，回歸的。太空時代的大科學都在客觀地研究和證實因果律，而一個影星竟敢公開在電視上指說因果律是迷信，又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迷信！此事反映出他個人的學識太低與他對社會太不負責任！

他自以為懂得「科學」，自以為很聰明，破除迷信！他以其落後了幾十年的昔日中學教科書的理化常識來看世界，他以其愚昧無知來盲導眾生，從來也不想想一想他自己講的話對於社會有什麼不良影響！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維持這世界人類社會秩序的惟一最有力量的觀念與法則，人為的法律對於人心並不能發生絕對的阻嚇犯罪作用！明明法律規定嚴懲殺人者，可是，死刑與無期徒刑能嚇阻了一切謀殺案犯者嗎？法律對於人心的管束力量是極有限度的也不夠深遠的，而且，各國各地的法律也都因國情與民族性不同而迥異。在臺灣，法律較嚴，販毒與謀殺犯，必獲判死刑。但是在美加，法律較寬，沒有死刑，最大的極刑祇是終身監禁，而且刑滿二十五年可以假釋，對於犯罪根本起不了太大阻嚇作用，更談不到教育改造功能了，所以美加不斷出現許多慘無人道的滅門

血案、姦殺幼童案、販毒案……犯罪比率較高。

美加與西歐社會，一般人都不知道佛教講的宇宙因果律，不懂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所以西方社會的道德淪亡，所以西方社會人人重視目前的功利與物慾享受，而不管別人死活。在往昔，西方人士尊崇基督教，至少還畏懼上帝而知善惡，現在基督教對於西方社會，尤其是新一代青年已經失去了道德約束力，而刑法又太寬，難怪西歐社會犯罪率越來越高了。

假如世界人士也如中國佛教徒一般普遍認識因果律，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世界就平靜得多。也許就不會有黎巴嫩境內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互相仇殺了！事實上，五千年前，以色列人從埃及出走，由摩西率領進入迦南地區，所至之處，屠城殆盡，殺人每以數十萬計（請參看舊約列王紀及士師紀各章猶太人的自豪自白）。以色列人強佔了今日的以色列、黎巴嫩、約旦河一帶，屠殺滅盡了當地原有的土著民族（請詳閱列王紀與士師記），自稱為上帝惟一的選民，排斥一切異族，以色列人已經種下了惡因，往昔被其屠殺的冤魂萬萬千千，再來人世報復，於是有納粹德國之

排猶。希特勒與其徒眾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固然是殘酷，但也正是因果循環的報應。以色列人的祖先五千年來不斷滅絕他族子孫，自種了惡因，於是自食惡果，以色列子孫今日遭別人屠殺，現在黎巴嫩境內的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互相屠殺，互嚐惡果！

以色列是一個極端排外的民族，並無所謂「博愛」及「上帝愛世人」的思想，在以色列的宗教「猶太教」，是一個極端排外排他的原始民族迷信宗教，與「基督教」根本是兩回事。兩千年前耶穌在印度研究佛學，大約是他十八歲至三十歲的階段，詳見聖彼得著作「使徒行紀」(Apostles Chronicles)，該書述及耶穌在印度修學之事甚詳。不幸，聖保羅與聖彼得不睦，將聖彼得的使徒行紀剔除於新約之外，使世人不得見耶穌在印度修學佛學與實行淨土宗的事實。耶穌經波斯大馬士革等地，經土耳其回到以色列，採用佛教淨土宗的簡便法門，另創宗教。主張博愛平等，主張人類應互相親愛，提倡「信主得永生」「天國在你心中」……凡此，都類似淨土宗講的：「一心持念阿彌陀佛可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怨親平等」。

佛教無「分別心」，耶穌也講「愛你的鄰人，也愛你的敵人」，佛教講忍辱精進，耶穌也教人「如有人唾辱你，就讓他唾辱另一邊臉。」

如果我們細心詳查，就會發現耶穌也多次說過善行必會獲得福祉。這觀念就是「善有善報」。

總之，佛教與基督教有許多是相通的，就算你不相信耶穌曾經去印度研究佛學，你也不能否定佛耶兩教有很多相似的美德與崇高理想。

新約中，連耶穌十二歲開始在猶太教聚會上講道這件事，都記載得清清楚楚，可是，耶穌十二歲至三十一歲這一段，新約隻字不提，你不覺得奇怪嗎？新約記載，從耶穌十二歲初次講道，忽然一下就跳到他三十一歲左右的正式進入耶路撒冷講道，奇怪嗎？

沒有什麼奇怪的，只不過是大門徒彼得所寫的「使徒行紀」這一本書，後來被保羅剔除了，今日的聖經，是不完整的。假如你有興趣，不妨找一本英文譯本的「使徒行紀」看看，在主要大學的圖書館都會有此書的。當然，有些基督教人士絕不承認此書。但是，他們也無法解釋為何新約內幾乎全無首徒聖彼得的語錄，而聖保羅的羅馬書等等佔了大部分篇

幅。

耶穌採自佛教的教義，當然是受到原始民族迷信的猶太教的攻擊了，排外而以屠殺異族為榮的猶太人，怎會容許耶穌的不分種族的博愛？

於是猶太人寧願釋放殺人大盜巴拉巴，而將耶穌釘上十字架。猶太人殺了耶穌，沒想到基督教反而因此迅速發展成為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很不幸地，今日的基督教內部，派系林立，彼此互相傾軋，自成水火，而且所傳的教義，也都日漸遠離耶穌的博愛原意，更有許多教會形成狹窄的排外心理。耶穌並未講過排斥佛教的話，耶穌譴責的邪教，指的是中東一帶的拜金牛、拜淫神偶像的邪教，並非指佛教。不幸地，有些基督徒誤解了，竟擅自妄解經意來攻擊一切其他宗教。而且，對於善行的觀念，也不大提起了。

舊日的西方社會一般大眾的宗教心理，受到了基督教的若干影響又摻入了其他色彩，基督教的舊教教廷對於宇宙的解釋，在中古時代，認為地球是四方的，又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更認為太陽是繞著地球而轉的，而且天上只有一個太陽。這些觀念本來不是耶穌說的，耶穌根本從未提及

宇宙構成。所以，這些天圓地方之說，實與基督無涉，只不過是中古時代教廷是有強大武力的國家，東征西討，僧侶控制了知識學問，實施愚民政策，不令一般人民獲得知識，只叫人民盲目崇拜教皇，教皇就是上帝，造成「黑暗時代」。哥白尼發明天文望遠鏡，發表地圓學說與地球繞日之說，竟遭教廷逮捕下獄，誣之為妖，予以焚死。

中古教廷鼓吹信仰上帝是絕對的主宰，叫人敬畏上帝。但是並沒有強調善惡的區分，只是教人恐懼敬畏全能的上帝。這一點事實上已經遠離了基督教的原義而復歸於猶太教，教廷的種種作為與繁文縟禮，也都具有民族宗教與邪教的色彩了。至於教廷僧侶創造了「贖罪金」措施，容許信徒捐獻金錢來贖罪消災，更形成了貪污腐化，所以後來有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另組新教。

今天，開明的新教人士已經接受了天文學上的各種新發現，也能運用新的太空觀念來詮釋上帝的萬能。教會也大多數回到耶穌的本來教訓而多勸人為善助人，不過，似乎都沒有採用因果律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些觀念，也許是因為那是佛教倡先的真理，一般基督教人士多有分別心，不

願採用佛教道理。

基督教對於西方社會有極大的貢獻，成為今日西方社會的道德支柱，絕不可因中古教會的腐化而抹煞基督教的優點。但是，基督教不講因果律，也不講善惡各有報，這對於世人的善化影響力是不夠的，尤其是方今世人大多數已經不甘神權統治，人人對於宇宙都有若干時代化的認識，知識分子多數注重於追尋真理及探討「自我」——這雖然還不是找尋「自性」，只是找尋心理上或形而上的「我」，到底也不再是盲目去奴役自己去諂奉一個喜怒無常的上帝了，可以說，專制的上帝主宰人類生死禍福，這種觀念，已經因太空科學時代的來臨而急遽消逝，上智之人開始找尋自覺與自救，但是下智之人，既失了使他震悚驚懼的主宰上帝，又不知公義所在，更受到物欲、私欲、利益等等的誘惑，人性就逐漸回到原始時代的獸性去了，這些人不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或者完全不相信因果，他們說：「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人埋。」他們只看到眼前的本身利欲滿足，再也不會想到殺人害人會種下惡因，將來會自受惡果，今生不償來生還。

於是有人殺害別人，搶掠財物，強姦輪姦弱女子，屠殺無辜滅族屠城，甚至於有人逆倫弑親。加拿大不久之前有一個二十歲男子槍殺父母兄弟姊妹全家七口，而法律判他是「精神失常」，「並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新約有一句：「主啊！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很不幸，這一句充滿寬恕精神的話，今日已被西方律師用作為辯護殺人犯的巨盾），於是，判為「無罪」！

著名的美國紐約州一〇三號鬼屋案，是一個兒子回家來槍殺了父母兄弟姊妹，也是被判為有「精神病」。紐約市的「山姆之子」在街上連續槍殺路人女子多人，自稱是上帝使他所為。詹鍾士在圭亞那驅使千人服毒自殺，也說是「上帝與基督」的意旨，基督教軍在黎巴嫩屠殺貝魯特平民婦孺，也說是奉了「上帝之命」，伊斯蘭教阿拉伯人屠殺以色列人，也稱是「阿拉」（上帝）的差使！各皆自稱是上帝的公義！

可見得，以民族本位而衍化出來的上帝觀念，所謂「公義」，根本就沒有確定的定義，而純粹是以自私為出發點！被多少人假借來行兇犯罪！這些和耶穌所講的博愛是根本兩回事！自然也更不同於講慈悲戒殺生的佛



教觀念了！很不幸，世人不察，洋化只學到皮毛！

假如全世界人人都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假如全世界人人都信佛戒殺生、戒貪、戒邪淫、戒瞋，假如人人都心中慈悲，人人都肯學佛教的「捨」！這世界那會有那麼多戰爭屠殺呢？

猶太教血系傳下來的宇宙觀念，仍然在基督教中有不變的地位：上帝創造世界，他說要有光，就有光（詳見創世紀）……如果細推舊約的年代，一路推上去，大約可數到上帝造世界的時間，約是距今一萬二千年前。

請問，這宇宙是一萬二千年前形成的嗎？

現在的太空科學，早已用各種科學儀器測定證實了地球已有至少四百億年的歷史，人類的出現，也最少有兩百五十萬年了。李奇博士在非洲坦桑尼亞河谷發現的原始人類頭骨，經碳十四放射線測定，已有兩百五十萬年，「北京人」「爪哇人」，也各有一百多萬年歷史。

可是舊約說上帝用泥土造成了亞當，又從他的一根肋骨，另外做了夏娃。

我們從舊約推算上去，這「人類始祖」被造成，只是在一萬二千年前！

難怪今日世人都已不信有上帝，很不幸地，公義觀念也隨著消逝了！尼采老早在他的時代叫出：「上帝已經死亡！」上帝一詞，本來就含有極端的猶太民族排外的專制暴虐色彩，所謂公義，純指猶太民族的利益而言，如今更隨著時代科學而消逝。基督教的努力挽救，也並未能使世人再深信上帝是「公義」的化身了。神權思想與太空科學的衝突，引起神權的沒落，這是無法避免的，值得惋惜的是，連帶著，耶穌的博愛利他教義，也受到若干連累而被排斥！

西方宗教觀念，無論是猶太——基督系列，或是希臘羅馬多神思想的神權，或其他民族神權信仰，都沒有談到因果律，都沒有提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一副題，因為他們全不懂宇宙的構成！他們全不知道因果律是宇宙的動力法則之一；因為他們只知道有限的宇宙——天與地！他們並不知道無限的宇宙！

佛教是惟一懂得無限宇宙的，佛教的無限宇宙觀念，普遍可見於各種經典，我們從最普及的法華經與華嚴經，就已經可以看到有無數的無限宇宙觀念，如果本文要引用它，恐怕佔去太多篇幅，就此不贅。

兩千多年前，佛陀就已經知道了宇宙的無限與時空的虛妄，自然知道這宇宙構成與動向，所以佛陀承先啓後，講因果律，佛徒承繼他闡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觀念，作為入眾通俗的維持道德與社會秩序的基石！

宇宙是無窮無盡的，是多重空間的，是並不靜止的，是永遠在運行著的，這無限的宇宙的運行慣性就是「迴旋」！永遠在迴旋不停！不住地循環！這是宇宙的物理法則之一！

因果就是說明這種宇宙的運行慣性法則，有什麼「迷信」呢？

因果循環，就是宇宙動力運行慣性的現象之一，一些也不「迷信」！我們每一動念，所行所為，都是我們自己發出去的動力與其影響，它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迴旋歸來，這迴向歸來的動力，也可能挾著遞增的「運動量」(Momentum)而回歸到起點，也可能受到若干其他影響而有所變化強弱。但是，無論怎樣，它是一定迴旋到出發點的！因為

整個無限宇宙的一切動力都脫不出迴旋的法則！

善的念，善的行，種下善因必會獲得善果；惡的念，惡的行，種下惡因，也必會迴旋歸來而得惡果。善惡到頭皆有報，這是絕不會假的！

如果要詳論因果，恐非數百萬字可以分析得明白其學理，本文只是膚淺的管見罷了。

善惡的「因果報應」，有時是遙遠的，也有時是來世的，但是似乎更多的是今生的。

舉一個實例吧！

八三年夏天，大約是五月底，我在溫哥華舍下，會見一位L君，我能看見他在家的父親的健康很壞，我說：「令尊生平嗜酒，每日喝上整瓶的威士忌或白蘭地，現在肝臟已有癌症徵象。」

L君大驚，但是不信，而且說：「家父不迷信，他不會信你的！」

我說：「我知他不會信我，我也無意叫他信我，但是，令尊曾經有一件大善陰德，我蒙佛菩薩令我得見，知道他的善行，叫我救他！你們若不信我，何不送令尊去看醫生？診斷後，你們來找我好了。」

「家父行了什麼善舉呢？」L君問：「家父的行事，從不跟我們談起，連我們都不知，你既然那麼說，你可以講出來他做了什麼嗎？」

「我不告訴你。」我答：「但是我可以寫下幾個字，你拿回家去問令尊好了，他一見字就會知道我說的是什麼。」

我在條子上寫著：「大約三十七年前，L老伯，身在法界警界，為一個蒙冤的死囚婦人洗脫冤枉罪名，使她獲得翻案，恢復清白無罪釋放！老伯的義行，救了她一家九條命！」

L君不信：「我們從未聽他講過有此事。」

「你拿回去給老人家看吧！」

幾天以後，L君打電話來，驚駭地對我說：「培德！你怎麼知道的？家父非常震驚，他說這件事從來沒有人知道，他也從未對人說，這真太奇怪了！」

「沒有什麼稀奇！」我說：「為善、為惡，都自然會有人知，俗語說：舉頭三尺有神明！任何人為善或行惡，都會有菩薩知道的，令尊這件善行，雖然報章無報導，也沒有局外人知道，令尊為善不居功，也不宣

揚，可是佛菩薩是知道的，叫我運天眼看見，現在令尊有肝病，若非他積有大善行，早已不治了，現在佛菩薩叫我救他！」

L君說：「家父說，這件事，甚至沒告訴過家母，我們做子女的，更是一些也不知道。現在你寫的明白，家父才講出這件事來，我們全家都極為驚異。」

「那麼令尊現在還信不信有佛菩薩呢？」

「信了信了！」L君說：「他本來是什麼都不信的，現在信了！」

「那你快送他去見醫生檢查肝臟。」

一週以後，L君來電話：「培德，專科醫生檢查，證實了家父有嚴重肝臟病，家父要來見你詳談！」

「我一定盡力幫助令尊。」我說：「首先，我要他戒絕煙酒！」

L老伯完全信任我，多年來，醫生叫他戒煙酒，他都不聽，現在聽我勸告，一下就都戒絕了，L君全家後來來見我。L老伯現時在我的勸告之下注意保養，他健康逐漸在改進，肝已不痛，我用天眼看他肝部的癌細胞顯然已經停止活動了，這真是奇蹟——佛法的奇蹟！

這件真實的奇蹟，溫哥華許多人都知道。L家與我成為好友。L老伯來訪，向在座的十多賓客宣布真相，他說當年，是有一個婦人因販毒案被判極刑，他細查之下，發現婦人是被毒販栽贓作為代罪羔羊的，他就盡力為婦人請求覆審翻案，他終於抓到真犯，洗脫了婦人的冤枉。

L老伯說：「這件事，我認為我應做的，並不認為是什麼值得一提的善舉，我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連內人也不知道有此事。就是辦案的人、圈內人也很少知道，我不明白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笑道：「我蒙佛菩薩叫我運天眼看見老伯你當年在法庭上為枉案請求開恩復審……。」

我講出當年的詳情，歷歷在目，L老伯驚駭萬分：「這是閉門審訊呀！你怎會看見？」他承認我描述的完全正確符合事實。

「有一樣我不明白，」他說：「我救的只是一個人，你怎麼說九條命呢？」

我說：「婦人腹中塊肉，她若枉死，就是兩條命了，她丈夫在悲痛中，打算是把六個子女全部毒死，然後自殺，假如這件案不獲得你出力平

反，可不是九條人命嗎？」

L 老伯說：「聽說過她全家會自殺，但並不知道居然會有九條人命之多。」老伯又說：「這件事真奇怪極了！這是我個人的秘密，怎麼你全都看見的呢？」

我笑：「善惡都會有佛菩薩與神靈知道的，也會有凡人知道的！老伯，你放心！佛菩薩知道你有此善行，叫我救你，你的病是不妨事的，因為你的善行已種下了善因，你定會得到善報！」

「我信佛了！」L 老伯說。

在座十多人個個都唸佛不止，我就解釋善惡都有報是宇宙中因果律之一，這已有一例作為實證，我在本文裏也勸請人人都必須相信因果，並且多行善、種善因，更要多勸世人相信善惡因果，別再信那些自命是有學問或有名的人，亂說因果是迷信！

像上面說的那位某某大明星，自以為是很科學，妄自利用電影、電視去指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循環是「迷信」！這種人，自誤又誤盡蒼生！自欺又欺人！種下的惡業惡因，真是罪大孽深啊！



試想，有多少人，本來就已不信因果，更因被他盲導而更不畏因果，而更加做惡業，更去害人，傷天害理！他這種人，所種下的惡業，可以算得清嗎？

有一位K老太太，也有重病，起先也不信我，後來，我在她的兒子請求之下，為她診看，我找出了她的病源，我提供療方，並勸她禱請觀世音菩薩庇祐。

我指出她的病不輕，本來早會有危險。

「幸而伯母你生平有一善事，挽救了你。」我說：「否則，你早就

……」

「我沒有做過什麼善事啊！」K伯母詫異。

「這件事，只有你亡夫與你知道。」我說：「我看見你拿錢出來親送一個急病將死的婦人進醫院，這個婦人貧病交逼，若不得你救她！就會餓死病死了，幸而你及時救了她母子三命！後來又周濟她一家，免她們餓死於街頭，也免她們死於日本兵佔領下的糧荒飢饉！」

K 伯母驚得流出眼淚：「培德！你說的全是事實！那是日本人佔領香港的時分發生的事，可是，那時你大概還未出生呢，你又不認識我，你怎會知道的？你真是有大神通了。」

我笑：「一念之善，感動諸天，你種下善因，今得善果！你以為是我有神通看見的嗎？我何來神通？」

另外有很多實例，那是有些人種了惡因自受惡報的，今天我不說他們的事（我認為善應該揚，惡應該隱）。

我說了這些，只是舉些實例來說明善有善報，我希望讀者多多行佛心善事，濟助貧病孤苦，倒不是勸你心存功德，只要你體行佛陀所教的慈悲濟眾，那麼，你自然會獲善報福祉的。千萬別認為善惡因果之說只是很淺的道理而不去行善。

佛法濟世勸善，佛有大慈悲心，慈悲與施捨是佛法根本的作為與目標，也是人類最崇高的理想。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佛教基本觀念之一，源出宇宙因果定律，並非迷信，雖簡單而非幼稚，只有無知下愚之徒，只有洋化而得皮毛之徒，

才未經深入研究就妄指為迷信！

西方許多尖端太空科學都正在致力於研究佛法，自然也正在陸續證明因果律是宇宙法則，如果有人不信我的胡說，不妨自己先去充實一下他自己的太空物理科學常識，然後，再去細細研讀佛教經論，然後才說吧！

真理外表都是簡單直入的，因果律是最複雜的真理，可是它在形而上是簡單的，我們千萬勿輕視它，我們在研究佛學精深學問之時，也應同樣重視弘揚這個外表簡單的真理。最少，我在上面說過，因果律是維持世界和平秩序與人類幸福的最大的心理道德標準與支持力！

願我們人人多植善苗！也廣推善施，普弘佛法善性！發菩提心者，須先具大慈悲心！

## 藥師如來的神奇療力

一九八三年春夏，我不再患花粉過敏症了！我從多年的過敏症禁錮恢復了自由了！我又重新可以徜徉於萬花盛開的綠野，不噴嚏，不流淚，採朵櫻花來嗅嗅也不妨了！我像小孩子一般，奔跑到樹林和山坡。我在草地上和小狗一起打滾，我到海邊赤足涉跋冰寒的海水，洋孩子們向我招手叫喊微笑，我也報以微笑，我上週還舉行下水典禮，教人游泳。學泳的朋友說我遊得像一條魚，我當時的快樂自由感覺也頗似在水中的魚兒呢！

多年的過敏症，什麼藥都試過了，醫生也看過不少，都治不好，怎麼今年突然好了呢？

記得前年春夏，我的花粉過敏症嚴重到了呼吸困難，終日打噴嚏，眼淚汪汪，流鼻涕，醫生都說沒有法子幫我根治了，給所謂過敏藥，都是治標的一時鎮靜藥，藥力一過了，過敏更甚！而且，養成了對藥物的依賴，

越吃分量越重，輕量都不生效了。

我知道這絕不是長久之計，我也擔心藥物會引發心臟病，我決定必須另想辦法。我於是禱求藥師如來！我跟大多數人一樣，也是平時不大拜念藥師如來的，「平時不燒香，臨急抱佛腳。」——等到病得不輕，才去拜佛。

藥師如來，全名該是藥師琉璃光如來，其本願功德經曰：「佛告曼殊室利（即文殊菩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

藥師如來十二誓願：

- 一、自他身光明熾盛。
- 二、威德巍巍，開曉眾生。
- 三、使眾生飽滿所欲而無乏少。
- 四、使一切眾生安立大乘。
- 五、使一切眾生行梵行具三聚戒。
- 六、使一切不具者諸根完具。
- 七、令身心安樂，證得無上菩提。
- 八、令眾生轉女成男。
- 九、使諸有情解脫天魔外道纏縛，邪思惡見，引攝置於正見。
- 十、使眾生解脫惡王劫賊橫禍。
- 十一、使饑眾得上食。
- 十二、使貧

乏無衣者得衣（以上簡述，詳見藥師經）。

藥師如來有十二位神將，兩位菩薩侍者，輔助其醫治眾生疾病（見藥師經）。

多年前，弘一大師曾於上海佛學半月刊為文說：「余自信佛法以來，專宗彌陀淨土法門，但亦嘗講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所注意者三事：一、若犯戒者，聞藥師名已，還得清淨。二、若求生西方極樂而未定者，得聞藥師名號，臨命終時，有八大菩薩示其道路，即生極樂眾蓮華中。三、現生種種厄難，悉得消除，故亦勸諸縑素，應誦藥師功德經，並執持藥師名號。」

藥師經中說：「以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及聞名號，當知是處，無復橫死，亦復不為諸惡鬼神奪其精氣，設已奪者，還得如故，身心安樂。」

佛又告文殊菩薩：「曼殊室利，……若以眾妙資具，恭敬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惡夢惡相，諸不吉祥，皆悉隱沒，不能為患，或有水火刀毒……一切怖畏，皆得解脫……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

能至心，稱名禮讚，恭敬供養彼如來者，眾苦皆除；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

救脫菩薩言：「若有病人，欲脫病苦，當為其人，七日七夜，受持八分齋戒……，禮拜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讀誦此經四十九遍，……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為諸橫惡鬼所持。」

救脫菩薩言：「若諸有情，得病雖輕，然無醫藥及看病者，設復遇醫，授以非藥，實不應死而便橫死，……耽獵嬉戲，耽淫嗜酒，放逸無度……而橫死……。」故此均應放生，至四十九，持念藥師如來名號，可得脫厄。

我一向都知道藥師如來靈異神威與觀音菩薩一樣普渡濟苦。只是我自己都以事忙為藉口，較少拜藥師如來。這一年多以來，我深悔不敬，於是我恢復持念藥師如來名號及藥師經，每天七遍（七七四十九）。

大半年下來，藥師如來開示我多次，示我如何選擇食物醫治自己。到了今春，我已漸漸康復，至今不再患過敏症了，而且，我身子經常好似有火焰四射，焰光閃閃，全身經常溫暖，下大雪也只穿兩件衣服——一件港製

棉布線衫，一件恤衫，頂多在外出時加一件布製夾克（我不穿動物毛衣的），有些心靈家能看見我的腦後與全身熱能放出光焰，客人來舍下，常感我家太冷（不開暖氣），客人冷得要穿毛衣、皮大衣，顫抖不已，我却若無其事，有時還感到全身暖得「太熱」，人家發抖叫冷，我熱到出汗！

當我靜坐時，常見自身發出熱焰光芒，照徹一室——我不是學道家坐功，從不求通不通氣脈，也不管它是什麼火候，更不理它什麼周天，我亦不觀心，亦不數息，也不去絕想斷念，心亂由它亂，也不強求坐多久。三分鐘不算短，半小時也不算多。要靜攝時，散步之中，一閃即入定，與人談話，另心也進入定境，而此心仍與人周旋——我的靜坐是無所求的，一切順其自然，所謂一切「隨緣」。這就是我的坐法。是的，我不妄求，更無奢望做菩薩或成什麼道。我坐著站著走著，都可入定。只為自己的「悠然」而已，我也從未強求五通，我覺得做一個凡俗的凡人已經很滿足，知道信佛修行就已經很快樂了，何必多所求？

我唸佛時也不數珠，更不關心到底是唸了幾萬遍，我常對友人說：「念佛，當以持念佛名，心想佛為主，若太注重數珠，豈不變成了捨本逐



末？到底是唸佛呢？抑或是數珠來代替佛名？數珠是分神的，使人不能專誠念佛的！除非你能做到念佛而心不在珠上。」

我這些野狐禪，自然不登大雅之堂，也自然是毫無成就的，我的不怕冷，全身如火、火焰出現，無疑是由於佛菩薩的加被！藥師如來對我的庇祐，也是極重要的。

經過這大半年的切身經驗，我更加深信藥師經的神效了，也更虔誠拜念藥師如來了。

有些佛教與耶教、道教朋友來訪，其中有些是患有疾病的，也有人要求我用我的熱能為之治病（他們有人能感觸到我手指放射出的熱能），但是我還不敢妄用這些我自己仍未了解的熱能射線，我怕會治不好病而燒灼了人家，所以至今我仍不肯，也不敢用熱能射線為人治病（這種熱能人人都有，強弱各別而已）。

我現在常常奉勸病人持念藥師如來，誦念藥師經。我只可為之心持念藥師如來真言，我常說：「你請我治病，我是不敢的，你不如持念藥師如來，祂才具有偉大力量醫治你的病！」

我的確能透視人體內臟骨骼，但我並不能治病，現在港臺各地都有人來信求我治病，他們的誠懇，令我感愧，來信相當多，我已無可能一一都回信，不但是不勝負擔航空郵資，也是應付不來，恐怕從早到晚都寫不完回信了，而我只是個「無業遊民」般的窮作者，又沒有秘書代寫信。我家現在每天日夜都有人來叫我看病，半夜三更也有越洋電話叫醒我，問吉凶，我家門診看到子夜一時，客人在客廳排隊等候，坐上四、五小時，是很常見的事。

我這些話，並非言過其實，溫哥華的佛教友人許多都做夠了義務車伕接送親友來求診視，他們都累壞了。他們可為我作證。

對於許多寫信來問的人，我仍儘可能擇其重要去回信，但是，一定不能很週全，顧此失彼，抱歉極了！

我有三種朋友來信，一種是文學上我的讀者，一種是佛教讀者，又一種是已認識的友人，合計起來，每天從世界各地的來信，已經使我無法應付了，有些信都來不及拆閱。（當年我在臺北，郵局用專用郵包，一天送兩包文學讀者給我的來信，現在當然不會那麼多，可是也夠瞧的了。）

這些話不是在此「老鼠掉落天平」，只是要說明，一個人的時間精神的有限，有心無力，無法和來信的讀者一一筆談，其實，我巴不得能夠一回信詳談才好。

內明月刊也不時轉來熱心朋友的信，最近的一些信件中，有幾位特殊情形的，一位是求我醫治他的朋友的鼻骨癌的，一位求我治他朋友的精神病「自殺症」，我但願我具有奇能，治好世間一切疾病，挽救一切眾生病患！可惜，我並沒有能力！讀者請別太高估我了！千萬別誤以為我真有什麼神通，我沒有！絕對沒有！尤其是，問及男女戀愛、婚姻、錢財、生意，如何鍊成天眼之類，千萬別寄信來！我無法回答！讀者也別冒然寄照片來，我這兒收的信太多了，積壓半年也處理不完，也沒有這麼多錢買郵票回信，若寄來照片遺失了不太好。

捺甘耆域因緣經說：「……逢一小兒擔樵，耆域望視此兒五臟腸胃，縷悉分明。」

可見自古以來，就有很多人能透視人體，今人也很多，可是，能透視者，未必就有醫治的力量！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

對於像上述的兩位讀者的要求，我的答覆就是我不會治病。我只有很微小的營養知識來幫助人們保健，我沒有能力治癌症！也不會治精神病，尤其不能幫助那些自己悲觀厭世，整天以自殺為念的人，他的問題，須由他自己振作自救！他若不振作奮鬥，佛也不一定能救他！

我的答覆之二是：持念藥師如來名號！虔念藥師經，我深信必有神效！

我勸過很多人持念藥師如來，港臺加美都有，他們不少來信說都漸漸病況改善了！也有說是已經完全康復的！

我自己已經蒙藥師如來的佛恩加被，治好了我的過敏症，香港的一位大德也持念藥師如來而逐漸病癒，另外兩位精神病患者也因持念而情況好轉（內明主編沈九成居士函示此訊），溫哥華的一位腦瘤患者，聽我言後，勤持藥師如來名號，數月後，腦瘤已消失了（此人是我遙遠診見其腦瘤的，三週後經醫院證實）。又有一位西人已有初期肺病，我勸他念藥師經，半年後已經沒有病徵……要一一舉例，是說不盡的，總之，都有事實為證，不勝枚舉，可以證明藥師如來的治病佛力之神驗偉大！

我不可能一一回信，只好在此奉勸讀者們：有危有難，呼救觀音菩薩，有病有痛，亦可求觀音菩薩，更可念求藥師如來，你求佛菩薩，才能得益，何必求我這個無用的凡人呢？若求凡人，就找醫生不更好嗎？

有病的人，最好是既請良醫醫治，亦祈念藥師如來加被保佑！

就是我們平時無病，也應常持念藥師如來，保佑我們身心健康平安的，藥師經並不長，也不難唸，我們為什麼不多持念呢？

## 作者特別鳴謝：

本書多蒙天華出版公司董事長李雲鵬先生惠予出版發行，天華編輯部編輯組費心籌劃協助及校對。香港內明月刊總編輯沈九成先生惠准作者輯彙在該刊原載拙文成為此集。美國「萬佛城」月刊及南洋檳榔嶼「無盡燈」月刊等同意原載拙文結集，溫哥華世界佛教教會會長馮公夏老居士及副會長羅午堂老居士多所指教及鼓勵結集。各均盛情可感，謹此致謝！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禅定天眼通之实验      ( 下册 )      ( 第 2 版 )

作者 = 冯冯著

页数 = 1 0 4 5

S S 号 = 1 1 4 7 5 6 8 9

出版日期 = 1 9 2 2 年 0 3 月第 2 版

封面  
书名  
目录  
怎得了？  
静坐与走火入魔  
可否谈佛教的神异？  
楞严咒的神奇功效  
普陀佛影之谜  
为济公辩诬  
达赖喇嘛谈转世  
荔枝龙眼核  
有相皆妄  
佛寺尊严  
护生诗之英译尝试  
佛菩萨的形象  
时空、古战场与鬼闹营  
齐天大圣与哈纳曼那  
喜见温哥华筹建观音寺  
菩萨托生？  
三昧真火的分析  
须弥山在何处？  
管窥佛教的宇宙观  
再窥佛教宇宙  
初探柏峰佛光  
佛顶放光明的科学证据  
揭开人体自焚成灰之谜  
救救海豚！  
念佛感应述异  
念佛感应巧事与旋舞  
心力移物奇能  
从「心力移物」谈到佛力  
佛力遍及宇宙无边时空  
文殊菩萨的灵异  
有量世界与无量世界  
管窥佛教卍字与莲花之奥秘  
心力与预感是否神通？



放大蒙山与游魂  
我闻神仙亦有死  
土星千层光环之谜  
摩诃曼殊沙华与紫色光焰  
地球千层光环失踪之谜  
凌空升浮  
我写「空虚的云」(原名：虚云和尚)  
佛经中的龙  
科学般若  
从疑古谈到因果律的科学浅析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  
禅定天眼通之实验  
禅定天眼通新实验实录  
谤佛毁经罪孽最深  
善有善报并非迷信  
药师如来的神奇疗力  
作者特别鸣谢